**۞ I C U 传 奇 ۞**

**†Legend Of Intensive Care Unit†**

主角团：田浩克 唐迩仁 萧帝氪 孙王韦（WangWei·Sun）

当前剩余重点生物：欧阳问 彭蚩章 朱达·奈特（朱大爷） 黎昊桀 宋石叄 长弓马也 舟震岳 崔无坚 西门文刀 肖博识 何裴纪 谢特·海灵顿 东方厂公 北镇日召 南宫斐笱 苏鳏遒

**起之卷**

战争，不知从何时开始。没有善与恶、正与反。有的，只是立场不同。无数年的战争中，数不尽的文明消失，星系湮没。生命在这场波及大半个多元宇宙的战争中是如此的脆弱。

平凡的角落尚未被波及，小小的河系带着它的群星孤独地旋转。一颗蔚蓝色的小球点缀其中，如此平凡，如此脆弱。

**☯第一卷：风暴伊始**

**☀旧元·混乱年代**

呜——呜——

狂风肆虐在大地上，巨大的气旋聚集在地球的上空，酝酿着一场恐怖的风暴。在风暴的中心，代号“风潮”的能力者就在那里静静等待着什么。

一架无人机飞得低了些，试图探测风潮护体念气的强度。

噗——

无人机瞬间被撕成了碎片。

指挥厅里一片寂静，只有设备运转的嗡嗡声。所有人坐在那里紧张地都等待着。很快，耳麦里传来了声音：“狙击手就位。距离目标八百公里以上，不建议实行狙击。”

“呼叫当地的分部...算了，都这样了多半早就死完了。嗯...派一名，哦，不。一队敢死队员，上去搭话。”命令从指挥室中下达。有人听到这命令后沉不住气了：“指挥官，你...”

听了这话，指挥官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摇了摇头：“算了。撤回刚刚的命令。来，这个你接着。”

指挥官脱下大衣，把它丢给了刚刚那个开口的人。

“这样的话就叫作战部准备好洲际导弹吧，时间来不及了。”

说完，指挥官双足发力，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了众人视野中。指挥室中剩下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崔无坚来到备战区，走进了“破碎穹顶”。他坚定地向发射台一步步踏出，每走一步就会有不同的设备或是人为他穿上一块块甲片。当他踏上发射台时，最后一块零件正好完美的拼接其上。他随后又接过了研究人员递给他的一小块深蓝色的、有着点点银星的奇异金属。他低头看了看，摩挲着金属的表面，口中喃喃：“又要打破那个神圣的誓言了呀，老伙计...”他闭上眼，似乎在怀想什么。

“指挥官。”

突如其来的呼喊将他拉了回来。崔无坚叹了口气，结束自己的回想。

稍微扭了扭肩膀，略做活动便坐进了洲际导弹的弹头里。随后又熟练地在战甲上划动出启动指令，将这套可以支持叄烈度战斗的单兵战斗装甲启动了。

“出发吧。”

经过处理的电子合成音从战甲中传出，下达到每个作战部人员的耳麦里。

“干活吧，小子们。我走了之后记得遵守上面的命令呀，可别再跑一个出去了。”

随着崔无坚下达升空指令，数个发射井中依次传来轰鸣。六枚用于混淆视听的导弹和装载着崔无坚的导弹一同升空，在天际划出七道白线，飞向战场。

**☼新元202年**

“所以这是成功了？”一个声音问到。

“这...院长，您要知道，虽然看起来是这样，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或许就是您的臆想，我们也一直建议...”

被称作院长的人侧过头看着这个站在培养槽前的白大褂，微微笑着，平缓的念出白大褂胸前的身份识别卡上的信息：“肖博识。第五能级能力者。念气强度5.6，肉体强度5.3，精神强度5.1，当前权限6...”。

白大褂浑身一震，仿佛挨了一个霹雳——要知道像他这样的中位第五能级能力者屠城都只不过是一套连招的事。即便他不是变异系的能力者，肉体强度并不是很高，可什么眼皮接炮弹，空手捞铁水都是手到擒来。大大小小的斗智斗勇更是数不胜数，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因为一句话、一个眼神而颤抖。

并不在意肖博识的反应，院长接着说：“肖博士，我希望你清楚你的位置，你的工作，以及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很欣赏你的才华，但不代表有些事一定要你来做。”

院长稍微顿了顿，似乎很乐意欣赏他人的恐惧，负着手围绕培养槽转了一圈，这才接着说：“所以，请不要质疑我已经强调过的事，好吗？”

肖博识低头看着培养槽中那副完美的身躯，嘴巴张开又合拢，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摇了摇头，他又低下了头继续他的工作。他看着培养槽光滑的外壳上反射的倒影，看着倒影当中自己胸前的身份识别卡，看着简洁的身份识别卡上唯一的识别标识——一串用激光微雕刻印在金属片上的加密编码。

院长走到他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离开了这间实验室。阳光照在院长绣着道道金色纹路的白袍上，闪亮的光辉勾勒出五片连为一体的图案。院长戴上兜帽，向前跨出一步，在空间中留下一条无限小的裂痕，就这么失去了踪迹。

这之后，肖博识也设定好实验室最后的指令，扫描了一下自己的ID卡，上传了数据，没多久就起身离开了。

实验室中又只剩下一只生物了。

在他走之后，空间中一条无限小的裂缝稍稍波动了一下，如同一只小小的蝴蝶扇动了翅膀。

**片刻后**

培养槽中传来微不可查的动静，随后是剧烈的晃动。然而实验室中精密的监控设备却并没有发出任何警报。

哐哐——嗤！

培养槽的上盖被暴力的掀开，其中的冷却液直接与常温空气接触，带来了大量的水汽。

弥漫了整个实验室的水汽仍然没有触发任何警报。

在重重水雾的遮掩下，一具身躯缓缓从培养槽中坐起，在没有任何管控的情况下这个“人”企图离开实验室。祂缓缓放下双脚，第一次接触到这片陌生的土地。

“冷。”意识深处传来一个意识。

“什么是冷？”第二个意识传出。

“是谁？谁在我脑子里说话？”没有人回应。

祂大声吼了出来，震散了面前的水汽，露出了光洁的地面。

祂蹲下，看着自己的倒影。他伸出右手，于是倒影也伸出手。祂缓缓摸了摸脸，倒影做出一样的事。祂看着这另一个自己，发出了质问：“你是谁？”

但新生的生命无法控制自己的音调，小小的质问变成了恐怖的咆哮。狂暴的声浪荡开了实验室中弥漫的水汽。环顾四周，祂很快注意到了墙上有一个地方与其他墙不一样。

“门。”意识再次传出。

祂开始记起什么了。

“跑。”祂动了起来。

第一步踏出，祂摔倒了。祂又站了起来。这一次祂站稳了。向前迈出一步——他成功了。

“万事开头难。”意识越发复杂了。

脑海中开始闪过各种画面，纷纷乱乱的记忆像纷飞的雪花片那样涌来。他抱住自己的头，蹲了下来，感受着记忆的风暴。

数秒后他睁开了眼，再一次向前迈出步伐。

第一步摇摇晃晃，如喝醉了酒的醉汉；第二步东倒西歪，如邯郸学步；随后是第三步，第四步。他的步态越发稳健，到了最后已是健步如飞，如训练了无数年的长跑冠军。无人知，无人晓，他就这么堂而皇之的从实验室里跑了出来。

在实验室的门口，他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阳光！”他叫到。他蹲下来用手抚摸着地面，仿佛要感受整片大地的脉动。“世界！”他叫到。他站了起来，准备走向未知与远方——本该如此的。

下一瞬，空间中微不可查的裂缝微微一张，他消失了。

地球上的另一处，一座古香古色的大宅中。

少年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清点着背包。突然，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少年灵巧地探出身子，侧耳倾听：

“萧帝氪！快出来，老祖要生气了！”

“萧少爷！求求你了！快出来吧！”

“二弟！别玩了，给老哥一个面子吧！”

各种人的呼喊声连成一片，但都是在做着同样的事。这样的盛景在萧家可不常见——上一次这样的全族动员还是两百多年前旧元的事了。不过今天，这样的劳神费力都只是为了一个人。

“还真是看得起我。”少年，或者说萧帝氪缓缓收回身子，一个人悄悄呢喃。他把背靠在墙上，躲在这个阴暗的祠堂角落里。这里是每个男孩都有的“秘密基地”，是埋葬着童年幻想的坟墓。“没准还是某个不受欢迎的老东西的坟墓呢。”他忍不住想到，并且小声说了出来。

不过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脚步声上，他很确定自己这么小的声音不会被任何人听到。“唉。”萧帝氪叹了口气，一下子觉得人生实在是寂寞。接着习惯性的摸出手机准备开始氪金。但无论他怎么搞，屏幕始终是黑的。

“我@#￥%&\*。”萧帝氪口中吐出一串芬芳。

“差点忘了，这鬼地方是成也此处，败也此处，他@#的用不了电子设备！”萧帝氪脑中暗骂。但接着又不禁感慨：偌大一个萧家连在自家祖宅里都找不到我，果然是我太强了吗？能找到这种地方躲着...躲着干啥来着？

“嘿嘿嘿...”萧帝氪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好笑，控制不住的低笑几声，但回应他的只有阵阵阴风，搞得他打了个寒战。

“但有什么好怕的？”一想到自己小时候三天两头就往这个“秘密基地”里跑，他就一下子有不抖了。

“我干，那我今天又为啥要来呀？”他心中没由来的一阵诡异，打量了一下四周，最终还是觉着这里实在是有些阴暗，于是走到祠堂正中的宽敞地方，从背包里找了根不知从哪里搞到的蜡烛，准备点亮。

放哪里好呢？

他走到本该放先仙人板板的台桌前，清理了一下上面的蛛网，瞧了瞧。

没有仙人板板？

他愣了一下，着实没懂为什么。不过随后脑袋一歪，干脆放弃思考了。萧帝氪接着从包里掏了块打火石出来，擦出火星点亮了蜡烛，放在了桌子上。

蜡烛发出明亮的光，晃得他眼前一阵恍惚。他揉了揉眼，抬头等待着视野重新清晰。但视线恢复后，他突然发现在光亮下，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祠堂的天花板上似乎有什么图案。他一下子来了兴趣——没办法，像他这个级别的大家族嫡系后代，想把家败光都是件难事，物质生活基本是“要啥有啥，没有的可以花钱造”这种级别。而物质生活的极度美满直接就导致了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这让萧帝氪对于未知充满了向往。

此刻，他便没有任何顾虑的把蜡烛拿起，开始借着火光观看天花板上隐约可见的图案。

“似乎是...一种...文字？好像在哪里...不，不对!没有可能的。”

萧帝氪试图否认自己的观点：“自我有记忆开始，就是被逼着学这学那，满世界到处留学。就连休闲时间不是鬼混就是氪金，那里有时间学这么个冷门玩意儿？难道是什么游戏里的？”萧帝氪觉得可最后一种可能就是正解，但心中却突然冒了一个点子——干嘛不把它抄下来？回头找个纹身店纹在身上怎么都比其他人花花绿绿的玩意儿吊多了好吧？！

他从包里掏出纸和笔，走回桌子前，把纸放在上面一笔一划的把天花板上的“图案”绘在了纸上。当他画完最后一笔时，正好从上到下把整张纸画满。他满意的瞧了瞧，右手放下笔准备把纸收起来。

“嗯？怎么还有这么多灰？”萧帝氪嫌弃的把手在纸上擦了擦，留下了一串手印。那一瞬间，他感觉内心被什么东西撅住了——就像在温暖的海滩上晒太阳时突然被一只从深海里伸出的冰冷、光滑、柔软的什么东西触碰了一样。

想至此处，萧帝氪不知怎地忍不住哼起了一串意义不明的语调：

“是谁在远方呼唤我，召我来到这遥远的世界？是谁点亮禁忌的信标，为我指引降临的空间？是谁又一次写下邀请，要我来此传播意志？是谁...啊——！是！！！唔...”萧帝氪一下子不受控制的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双目正好望着天花板。萧帝氪瞪直了眼，盯着那副“图案”，目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张口想说些什么，可是却只能启开嘴唇，随后就昏了过去。

随着他这一叫，萧家的人这才纷纷想起有一个地方似乎没有被找过，但当大家在这里找到萧帝氪时，每个人却都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一个人对这间奇怪的祠堂起任何疑心。

**当夜·萧家祖宅**

“怎么样，劳先生？这孩子还有救么？”苍老的声音问到。

“老兄弟放心吧，这孩子只是身体亏虚，\*\*过度了。平时注意点\*生活就行了。我知道你们这些大家族\*生活都有问题，但年纪轻轻还是得注意一点，别纵欲过度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老中医。这么多年了，年轻时太放荡，老来举不起的见的多了。”劳先生语重心长的嘱咐到。

萧老祖听后无奈的叹了口气，向下人挥手示意送客。劳先生拱手作了个揖，跟着下人退了出去。

“蜡烛...还在燃烧...祂要来了...唔...”

听到萧帝氪的低语，萧家老祖只当是萧帝氪的梦话，并未做理会。他看着萧帝氪那张和那个人相似的脸庞，慈爱地为萧帝氪盖上了被子，摸了摸他的额头，随后愣了一下，像是在思索又像是在倾听。

片刻后，萧老祖叹了口气，在怀里掏了掏，最终不舍的拿出一个锦囊放在萧帝氪手心。他帮萧帝氪握紧手，紧紧攥住锦囊。老祖起身离开了房间，走到了屋外的小院里。边走着他还边自言自语：“老了，老了...实在是没用呀...这么多次了，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萧老祖走在月光下，四周都被皎洁的月光照的清晰。整个小院没有一丝阴影——除了一个不起眼的墙角。这情景看起来简直诡异。似乎是察觉到了异象，萧老祖扭头的对着空无一人的墙角无奈道：“好了，别乱跑了，该去干正事了。去吧，把他送过去，是时候开始了。”

墙角的阴影似乎不情愿地缓缓蠕动着，一点点钻过门缝向房间内涌去。片刻后，屋内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但却没有任何人赶来查看。

萧老祖背着手在房外站了片刻，阴影从门缝里再次涌出，在墙角那里不舍的转了几圈，最终还是回到了老祖的身后。周围的环境这才恢复了正常。

月色下，老人背后的阴影张牙舞爪，仿佛涌动的黑暗正肆意扭动着祂邪恶的身躯。那样子，简直像极了一团漆黑的火焰在月光下不断摇曳......

**拳头大陆·某个山洞**

全身披挂精钢铠甲的战士手舞足蹈的叫唤着：“队长，使不得呀！”

被叫做队长的青年对他翻一个白眼以示回应：“唐二，我问你，要是当初我把你从奴隶贩子那里买来的时候也像你今天这样，那你现在还指不准在哪个煤矿里挖煤呢，哪能跟着队长四处冒险呢？”

唐二急了：“不是啊！队长！你看这个人明显不对头嘛！明明身上没有半点拳气，可是却有着拳灵级别的拳力！这简直是诡异呀！我看着人憨憨傻傻也不像闲的蛋疼的深山老怪出来当“送绝世功法老爷爷”玩，依我看这...呜呜...”

唐迩仁把唐二的嘴捂住，同时仔细打量着这个刚刚救了自己二人的家伙——身高比自己略高，年龄看不出来，应该是当地土著。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突然出现在围杀自己二人的包围圈里，并且以一敌四，瞬间干翻了四个巅峰大拳师，起码都是四星拳灵的实力，这一点倒是唐二判断错了。

唐迩仁搓着下巴，松开捂着唐二嘴巴的手，绕着各个尸体转了一圈。

“外伤几乎没有，可见这四个大拳师都是死于内伤。”唐迩仁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把小刀，极为熟练的剖开这几个人的胸膛，把他们的内脏都挨个掏出来检查了一遍。不过越是检查，他就越是感到心惊：无他，除了心脏之外的所有器官都基本没有一点损伤（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就连唯一有损伤的部位——心脏，也都是只有内部才能够窥见损伤。

这是什么概念？唐迩仁脑袋有些发蒙，转回头去盯着那个倒在地上半死不活的人，心中交杂着恐惧与喜悦。恐惧的是这个人虽然实力看起来只有拳灵级别，但是他的境界简直是...

咽了一口唾沫，唐迩仁故作镇定的搂过唐二的肩膀，语重心长的说道：“唐二呀，你看，这和当年的情景是多么的相似。”边说着唐迩仁的眼中还边露出了追忆的神色。

“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一天，你也是像这样浑身伤痕累累。孤身一人，只能等着人来救你。” 说到此处，唐迩仁还卖力的挤了几滴眼泪出来，看的唐二都是一阵皱眉头。

但唐迩仁越说越来劲：“但是你们之间却有着一些不同！”说到此处，他转回去盯着唐二，用手指指着他：“你！那个时候你很及时的遇到了我。”他又转过去指着倒在地上的那个血肉模糊的人：“他！他遇到我了，可是却晚了太久。”唐迩仁用另外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脸，似乎有些伤心：“天呐唐二，就算不说这些，好歹这家伙也算是救了咱们两个的命吧？难道，难道你是这么对恩人的吗？”

唐迩仁把手放下来捂在胸口，跌跌撞撞的向后退了几步，并用一种“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把我当老婆”的惊诧而又幽怨的眼神注视着唐二，那眼神简直就是摆明了在说：“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唐二看到唐迩仁这样子，一下子就给跪了。

咚！

穿着厚厚的铠甲，高大的战士拜了下来。他为自己先前的无礼而致歉，为自己主人的美德而颂赞。他二话不说，从储物戒指里掏了一个麻袋出来，三下两下把倒在地上的那个裸男装了进去，扛在了肩上，走到山洞外面等待着他的队长出来。

看到唐二这副模样，唐迩仁长吁一口气，心中暗道：“奶奶的，听王威·尚说别的穿越者又是金手指，又是气运加身，又是家族支持，又是什么身份加成。结果劳资穿越过来，不光全身裸体，说不来当地语言，而且年龄还小了几岁！关键是这副身体居然资质如此差，完全没有什么修炼的可能！可这他妈偏偏是个武力至上的世界，大家都喜欢靠拳头说话，要不是我脑子实在好用，好用的炼金产品还能做几样，那早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叹了口气，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拳头：“拳力千斤，可称拳师。我现在这幅身躯根本就没有办法修炼，逼不得已去搞些偷鸡摸狗、坑蒙拐骗、伤天害理的行当，花了别人无数倍的时间，无数倍的精力，可增长的实力却...”

唐迩仁恨恨的握紧了拳头，痛苦的闭上了双眼。他想起自己原来那副躯体的天资纵横，当年过的人上之人的愉悦生活，嘴中就忍不住泛起一片苦涩：“现在对付自己一个九星拳者都能够出现6个九星大拳师围杀，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想到此处，他松了一口气，睁开双眼，看着面前这6具尸体，眼中露出决然之色！

他从储物戒指里倒出一堆瓶瓶罐罐，极为熟练的将其中几管奇怪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接下来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操作，搞得山洞里一时间烟雾缭绕，火光四溅。但无论洞里面有什么样的动静，山洞外的唐二都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仿佛山洞中发生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一样。

最终，把地上的资源消耗一空后，唐迩仁看着那一坨正在不断涌动的泛着奇异金属光泽的物体，发出了疯狂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六具完整的九星大拳师的尸体，个个都是九万斤的拳力呀！嘿嘿嘿嘿嘿，再加上我这么多年来收集的材料，虽然配方有一些变化，但终于成功了！！！”

盯着那一团不断涌动的，泛着奇异金属光泽的物体，唐迩仁双目泛红，兴奋的握紧了双拳，第1次在这个世界流下了眼泪——刚刚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拖着幼小的身躯倒在山里面要饿死的时候，他没有落泪；好不容易混进了一家武馆，却因为完全没有办法修炼，被一帮人渣抓去吊起来“腌制”的时候，他没有落泪；重伤濒死，被一名好心的隐居山林疗伤的拳王救下来，可自己却因为贪恋他的宝物和丹药花了30多个月设计亲手将他杀害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落泪。

可是今天他终于落泪了。这是第1次，第1次落下如此激动而炽烈的眼泪——他知道所有事情可能终于迎来转机了。无论是今天凭空出现的裸男，还是这个成功的炼金仪式，都昭示着他命运的转折。他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又慎之又慎地掏出了一卷样式古朴的羊皮卷，并用一把小刀割破自己的右手食指，用自己的鲜血一笔一画在羊皮卷上写下一些晦涩难懂的符号。

可奇怪的是，再怎么弱他也是拳力900斤的9星拳者，流这么点血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才对。可就是在一张卷轴上写写画画所消耗的鲜血，竟然就让唐迩仁摇摇晃晃的看不清东西了。他猛的一咬舌尖，强迫自己清醒过来，继续用右手食指在自己身体上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这个过程持续了数个小时，对他的精神和体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但除了最开始在自己身体上画下第1个符号时，他奇怪的闷哼了一声，这之后的过程中，无论他脸上的神色怎样扭曲，他都不曾发出过一点声音，搞得门外的唐二都以为自己的队长是不是死在里面了。

最终，扭曲的符号铺满了唐迩仁除了右臂之外的整个躯体。远远看去，仿佛一条条红色的虫子在它身上蠕动。在不知名的因素影响下，他眼前已经彻底模糊了。但他还是咬紧牙关，没有喊山洞外的唐二来帮忙，是不敢还是不愿？没有人知道。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唐迩仁脸上露出恐怖狰狞的神色，内心仿佛在进行着什么常人难以想象的挣扎。最终他脸上的表情还是平和了下来，但如果仔细看，却能看到他瞳孔深处有一丝无法掩饰的悲凉。他轻声呼唤着唐二的名字，让这个陪自己出生入死，比亲人还要亲的家伙过来帮帮忙。

“过来帮我搭把手。”唐迩仁尽力挤出一个微笑。

看着自己最敬爱的队长这副模样，唐二坚毅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急急忙忙的掏出一套早就准备好的工具帮着唐迩仁接着用鲜血在右臂上绘制符号。但哪怕只是帮着唐迩仁画了几笔，唐二都感觉脑袋开始昏昏沉沉。

“不行，我才只是画了几笔而已，天晓得队长自己之前在里面划了多少笔，怎么能让他再独自承受这样的痛苦！”唐二咬了咬牙，脸上露出刚毅之色，继续绘制着奇怪的符号——这些符号当他接触到唐迩仁的鲜血的时候就自动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仿佛他本来就会一样。他没有去想，为什么也不用去想为什么，他所想的只是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队长，这个当初带他在星空下散步，指着漫天的星辰，说自己以后要成立一个小队，带着所有的队员征服星辰大海的家伙完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可是第1个队员呀！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冒险小队，什么叫坦克，什么叫炼金术，什么叫能力者，但这么精彩的世界，我也想去看一看啊！！”唐二也从他痛苦而扭曲的脸上尽力挤出一个笑容，他望着自己的队长，用他纯净而真诚的双眸，盯着唐迩仁略显迷茫的双眼，虚弱的问：“队长，接...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继续冒险呀？”

唐迩仁试图动了动嘴，但是他没能说出话来。

唐二望着他憨厚的笑了笑：“好了好了，队长，我知道你现在很累，过一会儿估计会跟以前一样又直接晕过去。不过你放心，有我这个呃...什么...坦...哦对坦克！有我这个坦克在，你的安全绝对有保障！”

唐二试图保持他的笑容，但他突然感觉到嘴唇有一点湿润。他用一只空闲的手擦了擦，发现自己在流鼻血。他又往上抹了抹，发现自己眼眶上也有血。他把手背靠在耳朵边上，果然他感觉到手背也流过一丝温热的液体。然后他放开了双手，深吸了一口气，随即左右开工，开始全力而又专心的帮着唐迩仁绘制着符号，再不关心自己的情况。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唐迩仁的瞳孔中突然有了一丝神色，他的双眼倒映出唐二苍白的脸庞上道道从七窍涌出的血痕！喉结蠕动了一下，口中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要竭尽全力说出什么来一样。

同时唐二已经看不到东西了，他的眼帘开始渐渐垂下，但他双手上的动作仍旧没有停下，依然在坚定地完成他的工作。当画下最后一笔时，他直挺挺的就倒在了地上。唐迩仁歪坐在一旁，浑身的鲜血符号在这一刻诡异的蠕动起来，像无数张牙磨爪的魔鬼要冲出牢笼。一旁的羊皮卷无风自动，缓缓飘到空中，自己燃烧了起来。画满鲜血的羊皮卷消散在了火光之中，燃烧的烟雾分成两缕，一缕飘向那团诡异的蠕动的金属，另一缕在空气中徘徊。

唐迩仁已经做不出表情了，他尽力保持着瞳孔的焦距，看着那里的烟气向他飘来——然后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不！

他发出无声的呐喊。

不要啊啊啊！！！

他的内心泛起剧烈的波澜。

混蛋啊，凭什么要这样作弄我啊！！！

抖动的躯体显示了他剧烈的情绪波动。

但这个世界并不会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原地转了几圈之后，这一缕烟气向下飘去，钻入唐二的口鼻之中。唐二像是回光返照一样，一下子跳了起来，他的双目瞬间变得清澈，只是浑身上下仍然是没有力气。但他仍然坚持着，用意志支撑着自己站起来，然后将他的队长扶正，好像他舒服些。

他用手臂抹了抹自己的双眼附近的鲜血，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是那么吓人：“咳咳...队...队长,咳...队长你感觉好些了吗？你看，你看我都没有事了，你也要赶快好起来呀！咳...呃...”

高大的战士再一次倒在了地上，这一次他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一旁那团诡异的蠕动着的金属缓缓靠近，一点一点的啃食着唐二身上的铠甲，在这个过程中，这团奇怪的东西一直在长大。

最终这团奇怪的东西包裹住了唐二除了头部以外的整个身躯，并且开始...缓缓缩小！

咔吧、咔吧

骨骼碎裂的剧烈疼痛将唐二的意识又拉了回来，他闷哼着，却只是因为体力不够，让他甚至无法痛苦的嚎叫。莫大的痛苦让他侧过脑袋，他模模糊糊的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男人，只是他的脑子有点迷糊，他好像记不起来他是谁，但却有感觉这是自己最亲最亲的人。

“队...队长？”他尝试着呼唤，并且用尽了力气，发出自己最后的声音：“我...我还在呢，你...你放心睡...睡吧...”

忠诚的队员泄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

伴随着这个对唐迩仁来说最特别的灵魂的逝去，唐迩仁全身的鲜血符号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然后就看见那些符号，一寸一寸的，像是被吞进了他的皮肤里。等最后一丝血色的符号完全没入他的体表之下，那诡异蠕动着的，泛着金属光泽的奇怪物体放开了唐二的残躯，向唐迩仁涌了上来，缓缓将他包住。

这绝对是世上最温暖的怀抱。唐迩仁感觉到自己的骨骼正在一寸一寸的被替换，肌肉一点点重生，气血渐渐充盈;他感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从四肢百骸里涌出，就连头脑也跟着灵动起来；曾经晦涩难懂的拳技在他眼中现在是如此简单；往日像小溪一样在他体内缓缓流动的拳气，此刻在他体内如同奔腾的怒涛般狂涌。

现在自己到底有多强？他忍不住在心中发问。

恍惚之中，他隐约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回答：反正以后会更强。

唐迩仁吐了一口气，缓缓平息着自己体内激荡的拳气。但他隐隐约约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什么后悔的事，只是此刻却全然想不起来。

“管他的，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他对自己安慰到。

“姓唐的！”山洞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声，随后一个浑身肌肉凸起，龙精虎猛的壮汉踏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进来。壮汉环顾四周，只发现了地上有一具残破的躯体，而自己和其他几个人联合派出的那6个前来追捕的手下却连尸体都没见着。

“没想到你身上竟然真的有天煞雷珠！”壮汉极为惊异的看着在一旁行气运功，像是没有受过任何伤一样的唐迩仁。

“天煞雷珠？”唐迩仁歪着脑袋想了想，隐隐约约记起来似乎是一种自己编撰出来，用来威慑他人的不存在的东西。当初为了造成这个假象，自己还和唐二一起演了一出戏呢！

“等等，唐二是谁？”唐迩仁脱口而出。

他这一说就连那个壮汉也愣了一下：“怎么你连你那个傻卵手下都不记得了？你们还他妈一起演过一出连环戏，来坑老子钱呢。不过今天我们一大票人可都是约好来杀你，没想到你居然能把我们凑出来的6个巅峰大拳师都解决掉，这可倒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说到这里，壮汉的神色突然变得狰狞起来：“不过现在你小子好运也到头了！我他妈可不信你身上会带着这么多天煞雷珠！小子还不快快给我死来！”壮汉暴喝一声，浑身上下拳气涌动，右臂之上，隐隐出现猛虎之形！

“猛虎穿肺拳！”壮汉猛力将右臂推出，催发出一记他赖以成名的玄阶下品拳技向唐迩仁打去。壮汉嘴角高高上扬，已经在等待着唐迩仁你血肉横飞的场面了。

咔吧

壮汉感觉自己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不过他并没有在意，继续催发着这一式拳技。拳头距离唐迩仁的胸口越来越近，壮汉甚至都能看到唐迩仁憨憨傻傻的盯着自己的脚下。

“难道自己刚刚踩到了什么陷阱？”但是壮汉已经不想管这些了。他现在想做的就是撕碎这个可恶的小子！

“死来！”

电饭锅大的拳头撞击在了唐迩仁的胸膛上，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唐迩仁呆滞的看着地上的目光，壮汉得意洋洋的笑容，狠狠的锤击在胸口上的拳头，骨骼碎裂的声音，这几者共同构成了这一刻的画卷。下一秒，壮汉的表情陡然变化——他收回右手，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变形的手指，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唐迩仁甚至都没有拍拍自己的胸口，仿佛刚刚只是被苍蝇叮了一口那样。他蹲了下来，缓缓的靠近壮汉的脸。那壮汉跟见了鬼一样，手脚并用哭爹喊娘的向后退去，但他退哪里有唐迩仁动的快？没几下就被唐迩仁追近了。壮汉看着唐迩仁那双有些失神的双目盯着自己，惊恐的大叫：“别别别杀我，我给你丹药，我给你女人，我...我甚至还可以给你拳技！你想要什么我尽全力去给你找！求求你放过我！”但唐迩仁仿佛没有听到一样，他只是呆呆的盯着壮汉，或者说壮汉现在的身下，之前的脚下——那发出咔吧一声脆响的地方。

壮汉愣了一愣，发现唐迩仁不是在盯着自己看，如释重负的跪到了一旁。他这才看到自己刚刚踩碎了一颗头骨。因为角度的缘故，头骨虽然碎掉了，但尸体的面部却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是那个唐二的！

壮汉一下子反应了过来，感情自己只是踩了一个仆人啊！

这就好办了。

不就是一个下人吗？别说是一个忠诚的男仆人，如果这个唐迩仁答应放过自己的话，自己每天给他换不同的女人上来服侍也不是问题！壮汉的心思一下子活络了起来，却全然没有注意到唐迩仁的神情。壮汉凑上去，拍了拍胸脯对唐迩仁说道：“唐少侠，你放心。不就是一个仆人吗？您要是放了我，我领地里的所有男人女人，你想要的我全都给你！”

唐迩仁把头转过来，用看死人的眼神看着他。

壮汉惊了一下，赶紧改口：“哦，不不，不光是人！丹药武器拳技随便你选！”但唐迩仁依旧只是冷漠的看着他。

壮汉眼珠子一转，急中生智：“我连我的领地都一起给您，还把我所有的珍藏全都奉上，只求您放过我啊！”

唐迩仁活动了一下身体，仿佛被壮汉说动了。他招了招手，示意壮汉把耳朵凑过来。壮汉心中欢喜，知道今天自己的小命多半是保住了。

他凑上前去。

却只听到了唐迩仁一字一顿的嘶哑声音：

“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

咔吧

山洞中传来最后的响动，随后便彻底沉寂了下来。唐迩仁走了出来，俯身扛起那个麻袋后便独自在山中前行。他就这么不知疲倦的走着，从白日当空一直走到了夜月高挂。天空中的星辰闪烁出他们独有的光辉，编织出了一片灿烂的星河。唐迩仁抬头看着这片星空，正好看见一颗流星从天边滑落。

“是你吗？”他自问着。随后摇了摇头：“不，我不配。”

“那就忘了吧...我不配记得你，你也不该和我脑子里那些肮脏的回忆放在一起...”

他的双目再一次涣散，像一个睡着了的人，就那么向前走着。

他是否在后悔着当初在山洞里叫唐二来帮他搭个手？没有人知道。人们所知道的只是号称拳头大陆第一大善人的伊万大帝和拳头大陆无数年来最神秘的强者朽帝的友谊似乎就是从一个山洞中开始，却从来不知伊万大帝有一个叫做唐二的跟班。

**费伦世界·某座法师塔**

一个身影在螺旋的楼梯上走着，穿着一袭华贵的法师袍，身影略有一点消瘦。

蓝色的底料代表着星空，金色的花纹代表着星轨，璀璨的宝石代表着每一颗星辰。能够把这件星空法袍穿在身上的，只有星辰塔的成员。

星辰塔！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星辰塔一直是所有法师们向往的圣地。但这一切自从星辰塔的创始人，伟大的星空探索者加加林·逐星离开了费伦大陆之后发生了改变。曾经让每一个法师引以为傲的星空法袍成为他们避而远之的索命符——神圣帝国宣称星辰塔是反大陆组织，并且拿出了充分的证据指证星辰塔这个组织在过去的数百年中犯下的种种罪行。每一条罪行都简直都是罄竹难书，哪怕最恶劣的人渣看了之后都会吓得哭出声来，星辰塔在一时之间也成为了帝国之中能防止小儿夜啼的恐怖词汇。

所有与星辰塔有关的人或物，都被帝国派出的圣战部队所清剿。上到圣域法师，下到魔法学徒，所有穿过星辰法袍的人都被圣战部队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坑害了。星辰塔中所有的魔法装备、金币、材料，全部被帝国没收。所有的法术书籍、卷轴、秘典全部被宣布为帝国禁读书目。最惨烈的一场围剿，发生在帝国的首都——阿玛利肯。那一天整整8个圣域强者出手，打的日月无光，天地动摇。即便是在空中交战，阿玛利肯城中还开了防护法阵，可战斗的余波依然将小半个首都夷为平地，数万人被直接杀死。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光是那一天直接或间接因此而受伤的人就多达数十万，整个下城区的下水道都被尸体堵塞了。难以计量的鲜血染红了下水道中的每一坨砖块。

“可是为什么啊？”似乎是想到了这一切，穿着法袍的身影停了下来，仰头发出质问。

没有人回应他

他痛苦地闭上双眼，抬头吐了一口气，双手郑重的放在自己的头上，从头顶将自己的兜帽缓缓摘下，露出一张每一个帝国贵族都渴望拥有的惨白消瘦的面庞。但这张惨白的脸左侧眼珠的位置却没有黑白分明的眼珠！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浑浊的珠子！而那便是他现在的左眼。曾经，他的左眼眼睛拥有着被费伦世界称为“通往真理的捷径”强大天赋能力——微察之眼。

“不过现在那只眼睛已经放在了那个混蛋的眼眶里了吧。”孙王韦握紧了拳头，恨恨的念叨：“觊觎星辰塔的财富，慑于星辰塔的实力，这帮混蛋可真是吃人都不吐骨头啊...”

孙王伟走到一处墙壁前，用右脚在地上跺了三下，接着向后退了一步，又伸出右手在墙上敲了三下。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他静静的等待着，因为他知道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人是绝对不可能骗他的——那是自己在一场意外的空间魔法事故中失踪的挚友，炼金术士唐迩仁！他至今都还记得，那一天是两个人约好的交流日期。唐迩仁想要向他展示一个独特的炼金仪式，但是自己非要给他看一看自己最新学会的空间魔法。他谦逊的让自己先来，甚至还拿出了一块价值不菲的空间水晶来帮自己降低施法消耗。

“可是...”想到这里他忍不住低下头，显得有些失落：“果然是无知者无畏嘛？玩弄自己根本不理解的东西...以为仗着自己的金手指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代价吗？”他闭上了眼，从储物戒指中掏出了一张卡片，卡片正面是他挚友的照片，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把奇怪的武器。孙王韦稍微笑了笑，想到了自己告诉唐迩仁什么叫AK-47的时候，他脸上那吃惊的表情；想到了他们制作火药失败的时候，两个人被炸得灰头土脸的狼狈样子；但每每想到这些，他就会忍不住把卡片翻过来，看着背面那一串玄奥的符号，以此来提醒着自己，唐迩仁被空间风暴刮走之前，把这张卡片丢给自己的原因。

“没想到你说的话居然都成真了。”即使到了现在，孙王韦依然觉得大清洗来临的那一天，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知道那时他都不愿意相信唐迩仁说帝国要对星辰塔动手的消息是真的。他仍然清楚的记得大清洗的前一天晚上二人还谈笑风生，自己还吹嘘着说什么主角光环无所不能，金手指之下众神颤抖的屁话——没错，孙王韦在一天之中遭受到了人生中最重的双重打击：上午自己的好朋友因为自己的魔法失误被空间风暴刮走；下午自己呆了十来年的组织就被自己的帝国派军队来剿灭了。

“不过幸好有你呀。”他摩挲着卡片的背面，脑海中闪动着这串符文解码出来之后的结果，那是一句话，一个坐标，一段密码。这是唐迩仁所在的那个炼金组织，无数年来为手下的精英成员筹备的避难所。他至今都还记得自己万念俱灰，跟随着指引在下水道的最深处找到第1个避难所的时候，心中那种希望。

是的，希望。

这希望像火光一样驱散了他轻生的念头，点亮了他生命的希望，给了他活下去的温暖，让他在那样的绝境中仍然坚持了下来。但可惜他或许并不是什么主角吧，即便唐迩仁所属的那个神秘的炼金组织把每一个避难所都藏得很深，但是圣战部队的那些走狗们依然每次都能找上来。他不得不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四处奔逃，曾经高高在上，吃饭都有人侍奉的法师，沦落到为了学一个疾跑而到大街上去变戏法赚钱的地步，就连他引以为傲的金手指都被人给取走了。

“那个人...”他浑浊的左眼中闪动着仇恨的火花，在他耳边却传来了空空空的机关运行声。他叹了口气，看着墙壁上缓缓打开的机关门，拖着沉重的身体走了进去。并没有直接走进去，而是熟练的伸出左手，在墙上摸索到了一个凸起。

稍稍用力，将凸起向外拔了出来。然后明亮的魔晶照明灯瞬间点亮了整个避难所，他打量着这间卡片上所记载的最后一个避难所，用目光清点着自己这次能拿走的东西。但当他的目光移动到避难所的正中央时，他愣住了。

那里有一把很大的椅子，椅背对着他。

孙王韦的双手不可抑制的颤抖起来，左手的EX·照明术，右手的短距离折跃门都已经完成了预备。长期的逃亡，让他对这样的法术都能够进行瞬发。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高大的座椅缓缓旋转过来，一张让他终身难忘的脸庞出现在了孙王韦的视野中。

金色的头发，贵族们喜欢佩戴的金丝单边眼镜，圣战部队高级指挥官华丽而又不失防护能力的作战服，但要说这个年轻人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一定是他那只湛蓝的左眼。那左眼中仿佛蕴含着通向智慧和真理捷径，那是孙王韦曾经最引以为傲的金手指——微察之眼！

“朱达·奈特，你这个渣滓！你他娘的下地狱去吧！”孙王韦没有放出那个自己发明的“闪光弹”，也没有放出那个用来逃跑的短距离折跃门，他把两只手上准备的法术全部换成了他现在能施展的最强力的火系法术，龙息术！下一个瞬间，狂暴的烈焰在狭小的空间中爆发，高温的火焰焚烧着避难所中的一切，就连孙王韦自己都被恐怖的威力震飞了出去。

“啊！”他在空中大叫。

他竭尽全力伸出一只手，扣在了一个阶梯的边缘上。孙王韦现在全身都是酸软的。他很清楚，这是魔力抽取过度的后遗症。哪怕他现在身上有一丝魔力的话，他都可以凭借精湛的技术释放出一个浮空术让自己缓缓下降，没准还能甩脱追兵。但是现在...

“虽然不知道那个家伙是怎么做到的，但哪怕是他也不可能在龙息术糊脸的情况下幸存...吧？”想到这里，他突然惶恐了起来，想到了自己，无数次的以为将这个最可恶的家伙彻底消灭。

“不，不，没可能的吧...”他低声自我安慰着

啪啪啪！

响亮的鼓掌声回荡在法师塔中，甚至盖过了火焰熊熊燃烧的声音。孙王韦的脸一下子变得更白了。他看到朱达·奈特走到自己的面前，缓缓蹲了下来：“恭喜你，愚蠢的法师小子，你又猜对了。不过你让我给你什么奖励好呢？”朱达拖着下巴，仿佛真的在思考给他什么奖励。孙王韦绝望的闭上了眼，等待着他一脚踩在自己的手上，让自己掉下去摔个粉身碎骨。

但等了几秒后，想象中的粉身碎骨并没有到来。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朱达将脸凑了过来，他眼角的余光撇到他的右手上，拿着一把长锥。“你觉得我会是那么无聊的人吗？啊？”朱达嘲弄着他，看着他努力抓在阶梯上的那只手，轻蔑地笑着：“都说了要给你奖励，那我就一定会给的...”朱达把手按在他那只手的手背上，似乎要把他给拉起来。

“准备好了吗？”朱达像一个好朋友那样问道。

但孙王韦知道这个家伙绝对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神情。未知带来恐惧，孙王韦盯着他那只湛蓝的左眼，咬牙切齿：“你这个疯子，你要干什么？”

“哈哈哈哈，都说了要给你奖励，奖励就是啊...”朱达以肉眼难辨的手速把那根长锥狠狠插进了孙王尾抓在台阶上的那只手中，将他这只手牢牢的盯在了那里。

“啊啊啊啊！！！”肢体被摧残的痛苦，让孙王韦忍不住大叫了出来。疼痛使他松开了手，但锥子插的太牢固了，他甚至没有掉下去——长期的死里逃生锻炼而来的体魄让他的肉体强度甚至不输同级别的一些武者，但在这一刻却成为了他痛苦的根源。

“你看你看我都说了会奖励你，这不就帮你稍微固定了一下吗？你说我怎么可能是那种无聊的人呢，难道你真以为我会上来给你一脚吗？那该有多无趣啊？”朱达·奈特摊开手无奈的露出一个标准的贵族微笑，然后就靠在了一旁的墙上，欣赏起孙王韦痛苦的样子：“你觉得帝国叫圣战部队来围剿你们，怎么会没有注意到你这个和水银组织精英深交的家伙？哦，顺便一说，估计你还不知道你朋友是什么组织的人吧？嘿嘿，那可是水银啊！听说这个组织中的正式成员，每一个都是不死不灭的老怪物，这样的庞然大物，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还是你觉得你一个什么狗屁的魔法天才就有资格让本大爷来亲自对你出手？”

说到这里，朱达揉了揉自己的左眼，接着说：“不过你这微察之眼倒属实是个好东西，帝国那边让我来试探一下水银组织，我自己都没想到能捞到这样的好处。”讲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准备看孙王韦的反应。似乎是太疼了，孙王韦依然是那副哭爹喊娘的表情。

朱达叹了口气：“所以我觉得你一定很失望，对吧？你以为自己是什么狗屁的天命之子？每次无论是再怎么密的天罗地网，都一定会被你找到空子钻出去？每次你命悬一线，总是能够找到机会逃出升天？”讲着讲着，他突然就大笑起来：“你知道吗？我每次看着你逃出升天之后，脸上那喜悦的表情，找到避难所之后，目中希望的火光，我多么想直接冲出去把你抓住啊！但是我都忍住了。不光是因为帝国要我试探水银组织的忍耐程度，也是为了今天这一幕啊！！！”

朱达举起双手，对着天发出疯狂的大笑，还时不时的向四周鞠躬敬礼，仿佛在进行着什么万人观摩的表演：“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看着我，谢谢你们看着这出闹剧陪我把它演完了！啊哈哈哈哈哈！多么美妙！多么美妙！”朱达停止了狂笑，又蹲下来凑近孙王韦的脸，笑眯眯的对着他：“好了好了，根据帝国情报部门的推断，这应该就是水银组织对我们忍耐的极限了，所以你以后也不用跑啦。”朱达把手放在那根锥子上，一点点的从台阶中抽了出来。这一过程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上，都给孙王韦带来巨大的痛苦。

但孙王韦没有求饶。

只是咬紧牙关，用炽热的眼光一直盯着朱达，也不曾把另外一只手放到台阶上来，就那么直勾勾的盯着他。朱达愣了一下，突然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超乎寻常的直觉让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超敏后跳。

“还是差了一点呀...”孙王韦叹了一口气：“不过不死也得让你脱一层皮。”他闭上了双眼，按动了另外一只手上那个按钮。耀眼的光辉从这只手上奇怪的装置中传来，恐怖的波动充斥了周围整片空间。

“耀阳审判？看来水银组织还真是好东西不少呢，这次试探可真是划得来，连这样的大杀器都探出来了，”朱达站在高处笑嘻嘻的说道：“不过你觉得我能亲自来找你，会没有一点准备吗？”他笑了笑，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张制作精美的传送卷轴，就这么当着孙王韦的面把它激活了。淡蓝色的光辉很快就把朱达全身包裹了起来。

“哦，倒是忘了，再送你一个礼物吧。”最后一个瞬间，朱达丢了一个东西出来，正好掉在了孙王韦的面前。

空间锚

看着水晶中逐渐暗淡的法术余晖，他一眼就辨别出了这块法术水晶中所存储的法术，咬紧的牙齿也松开了。

法术水晶早就就启动了。现在这颗放在外面价值连城，固化好了法术的法术水晶在没有新的魔力灌注时，暂时成为了一颗漂亮的宝石，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几束光辉照进了他的口中，照亮了他那一颗被制成了可以用来瞬发法术的特殊“牙齿”。

这是他根据前世在特工片看到的那些特工服毒的模样，利用避难所中的各种资源，费尽千辛万苦制造了一颗超小号的法术水晶，并且花了花了三天三夜往里面灌注了一个超距离不定向传送，然后敲掉自己的一颗大牙，所为的就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自己被擒住了，那就将计就计，装作同归于尽然后引爆这颗耀阳审判，并且在爆炸前的最后一刻传送出去，以此来假死脱身。这是他能够在急急忙忙的逃亡中想到的最精密的计划了。但此刻随着朱达的一发次元锚，这一切都成了一个笑话。

艹！艹！艹！

孙王韦很不服气：“凭什么老子穿越过来，不他妈是天命之子啊！我他妈不服啊！”在最后的辉光中，他歇斯底里的咬住了那颗魔法水晶，将它含到口中，用尽全身最后的力量，狠狠的把它和自己的大牙一同咬碎。

耀眼的光辉在这荒郊中绽放，紧随其后的是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朱达·奈特站在远处看了看这幅盛景，叹了口气，随即换了个朝向，恭敬的弯下腰向着他身后的人鞠了一躬：“我最最尊敬的陛下，看起来您猜的果然没错的，那个王威·尚确实是个天才。”

神圣帝国的皇帝一言不发，冷峻的面庞望着缓缓升起的蘑菇云：“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前6次都失败了，无论怎么样，这都是最后一次了，希望能成功吧。”皇帝感受着爆炸中心传来的一阵异样的空间波动，冷峻的脸庞上涌动了一下，泛着金属光泽的奇异物质从皇帝的身体中延伸了出来，在他的四周铺展开来，看起来倒是像太阳能风帆。他抽取着这片空间中的能量竭力输向未知的地方。

片刻之后皇帝停了下来，整个“人”仿佛脱力了一样，直接垮成了一滩泛着金属光泽的蠕动着的液体，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聚成人形。

“走吧。”他对着朱达说道：“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剩下的只有等了...”没有带着任何侍卫，任何部队，皇帝就这样和朱达一前一后行走在帝国边境的荒野上，没有魔兽敢于出来阻拦，没有臣子能够上前谏言，世界在这一刻仿佛失去了生机。

把时间向前拨一点。

在法师塔的旁边，有一个垃圾堆。这个垃圾堆是如此的祥和，又如此的安静。这里好像是法师塔曾今堆砌废料的地方。层层叠叠的建筑废料保护着这里，让栖息在这里面的小小生命，不用担心外界的威胁。在一个被建筑废料包围的最紧密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茧。爆炸波及到这里之前，里面有一个倔强的生命刚刚开始挣扎，茧随着它的挣扎开始晃动。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茧沉寂了下来，倔强的生命仿佛失去了力气，或许今天这个倔强的生命注定就要陨落在这里吧。但下一瞬，耀眼的光辉从远处传来，随后是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堆砌的建筑废料吸收了高温和冲击，震荡传到这里来的时候，正好只是让这个茧又晃了一下。

咔...

咔咔咔...

细密而微小的碎裂声从茧的表面传来，倔强的生命终于突破了它的束缚。它挣扎着向上飞起，飞出了被废料保护的区域。在这里，爆炸产生的狂风瞬间将它刮向了远处，可是它倔强的挣扎着，在天空中不断的翻动。它不断的向下落去，很快就要接触到地面。

终于，在落地前的一瞬间，它成功的又飞了起来。它在空中飞舞着，挥动着它那渺小的双翼，去向了未知的远方。

**☀旧元·混乱年代**

“哈哈哈哈哈哈，偌大一个天朝，此时居然连一个第五能级的能力者都找不出来了吗？”风潮在故作沉静的试探一番之后，还是显露出了自己的扭曲嘴脸：“没想到啊，没想到。那个家伙给的消息居然是真的！”他兴奋地舔了舔嘴唇，仰头向上看去，双目之中黑白二色倒转，看起来就像两团黑白相间的漩涡。风潮举起双手，似乎在引导着什么。

在外围侦查的无人机捕捉到了这一幕，并且忠实的把画面传输了回去。

看到风潮摆出这个姿势，指挥室中一下子炸开了锅。

“艹\*\*\*！这家伙是人吗？tmd，居然想在主城区用这一招？我们的疏散工作根本没有完成啊！”这时候指挥室中哪怕是没有看到图像的人都明白了是什么意思——风潮是不止一位第四能级的场域系能力者，一位穷凶极恶的第四能级罪犯。他真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能力“天气诱变”在适当的引导之下，作用范围可以近乎无限的扩大！

“靠！”指挥部的一位武官一下子把手里的文件拍在桌子上：“mlgb的，那几家的人真的是疯了，不就是为了那一个人吗？当初至于把这几个变态全部要过去吗？有这么大的事吗？”

旁边一位参谋翻了个白眼：“当然有这么大的事了，不然怎么能杀的四大家族的联军丢盔弃甲，现在跟死狗一样到处乱跑，还弄得这几个变态跑了出来？”

口吐芬芳的那位不高兴了：“你他妈倒是把话说清楚啊！当初把这几个犯人借出去，我们可都是签了字的！你娘的，现在好意思说？”

“你神经病吧？跟这个有什么关系？”然后又是一个白眼。

“艹！”口吐芬芳的那一位似乎动了真火，一巴掌把拍在桌子上的文件全部按碎，左手向上一抬，用念气带起一片片纸屑。接着深吸一口气，右拳向前猛地打出——就见那一堆纸屑仿佛天女散花一样全都嗖嗖嗖的飞射而出。

看着这个武官出手，指挥室中知道这位臭脾气的人瞬间亡魂大冒：这货的能力叫虚无力场，可以将肉体的蛮力以力场形式作用于现实世界。而当他以第三能级能力者蓄力后的力量将自己这一拳打出的力作用到每一团小小的纸屑上推动而出，基本跟散弹枪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

“woc！这货疯了吧？”

“妈的，趁早跑路吧，这组织也要散了！”

“哎哟，我早就说过，不要听那四大家族的鬼话，去贪心那点东西干啥？”

“你个马后炮，当初怎么没站出来阻止？这会儿在这BB？”

......

平时一个个身居高位，享受着常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权的人们在这一刻和一帮乱哄哄的土匪没有什么区别。眼见着指挥室里的人都有些渐渐的失去了理智，指挥室里在崔无坚走了之后军衔最高的一位长官终于开口了：“各位能安静一下吗？”

没有人听这个年轻的长官的话。

“我请各位安静一下！”年轻的长官再次发声。

依旧没有人理他。

看着这场面有点控制不住了，他叹了口气，缓缓的蹲到地上，将两只手掌一左一右的按在冰冷的特制混凝土地板上。

“我说——”

年轻的长官再一次出了声，同时两只按在地上的手掌分别攥紧拳头，使劲向上一提随后用出全身力气大喊道：“——安——静——啊！”

一瞬间，指挥室里的所有人，无论老老少少，这一刻全部都像被大汉掐住脖子，拎到空中的小鸡仔，被黎昊桀用念动力掐着脖子提了起来。过了好几秒，他才把所有人放了下来。这时候众人才算是安静了下来。或许刚刚他这么做，确实让大家都不舒服，但至少他这样做，展示出了他的手腕和决心。胆小的人被他所震慑，不敢造次；胆子大的人能明白他的用意，干脆就给他一个机会。但无论怎样在，在这一刻所有人似乎都达成了默契，全都一言不发，只是盯着这个年轻的长官，看看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黎昊桀环顾了一圈，发现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他咽了一口唾沫，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清了清嗓子：“今天，我们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酝酿情绪：“我可以说的是今天这一场危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职责。不论是负责传达命令的传令官，还是坐镇大局的参谋，如果在一开始就有人能提出有效的质疑，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惨剧了。”

然而话听到此处，指挥室中许多人脸上反而露出了不屑之色：搞笑呢？当初谁能想到呢？四大家族联手发难，结果弄巧成拙，搞得现在反而维持秩序的四大家族城的破坏者。这什么鬼情况？一开始谁猜得到啊？预案里面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好吧？何来质疑之说呢？

而且就算有质疑的机会，当初谁敢站出来啊？谁又为什么要站出来呀？想象一下，瓜分一个传承了无数年的古老家族，这是什么样的利益呀？怎么可能会有人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情况下提出质疑呢？

四个出手的家族都是从上古年代就一直暗中统治着这个国度的古老家族啊！四族联手，四个第五能级压阵，数百个第四能级主战，其他更低阶位的能力者和科技装备更是数不胜数，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呀？当初怎么可能会有人想到他们会输？输给了落魄到连一个第五能级都没有了的欧阳家族？

嘿嘿，现在想起来倒是好笑呢。

四大家族联手向逆鳞施压，要求“借”几位特殊的能力者罪犯，还信誓旦旦的保证说有四个第五能级能力者压阵，办完事就把他们原模原样的送回来，绝对不会有任何意外出现。可现在呢？四大家族高端战力死的死，伤的伤，那几个特殊的能力者罪犯全他妈跑了，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压力，本来说的瓜分欧阳家族多年的积累，来发展什么狗屁的国防科技，现在反而搞得民不聊生？！

兴许是想到了这里，指挥室中有一些人低声的笑了出来。

没有理会这些人，黎昊桀继续着：“各位可能会觉得我这时候说这些是马后炮，是屁话。但我必须告诉大家，有些事做了就一定要承担后果。或许当初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但这并不代表着后果出现时，我们这些起因的人能不为这个结出的果买单。同志们，请你们看一看吧，当我们在这里无意义的发牢骚，争吵，甚至斗殴的时候，我们的家园还在被丧心病狂的人摧残。”

他在自己的平板上点了几下，调了一份视频文件进行全息播放：

“第四能级重犯，代号‘地动’”

视频的画面有一些模糊，但这里的人都是能力者，身体素质再怎么也比一般人要好上不少，所以还是能够分辨出画面正中有一个浑身赤裸，肌肉壮硕的男人双脚踏在地上，两只手一边抓着一辆汽车，把两辆数吨重的汽车当洋娃娃一样在手上甩来甩去，给街道周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果看得仔细一点的话，还可以发现周围的大楼上甚至还插着许多汽车，一看车头的朝向，就知道是被这个人从下往上扔上去的。虽然画面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声音却非常潮——爆炸，燃烧，建筑的倒塌，孩童的哭泣，血肉被碾碎...指挥室中正义感比较强的人已经咬牙切齿，纷纷握紧了拳头，恨不得赶快派出镇暴部队把这个地动制服掉。

黎昊桀悄悄看了看四周的人的反应，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调出下一份视频文件：

“第三能级重犯，代号‘水妖’”

这份视频文件更短，内容却也少了许多：宁静的湖泊边上，许多游客正在安详的晒着太阳。远处传来一声爆炸声，一小部分人选择离开。但更多人还是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过一会儿，一个异样的物体滚进了湖里，然后水面就开始不正常的波动。几十秒过后，整片湖活了起来。湖水像生物的触须一样伸展开来，将四周的人卷起，纷纷吞没到了其中。视频到此戛然而止，

“所以长官给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发问了。

黎昊桀二话不说，走到控制台前，调动了一下卫星摄像，把实时画面传输了过来：一团巨大的水在城市当中肆虐，然而这水却不怎么破坏建筑，反而专门朝着人多的地方去，显然就是那一位代号水妖的能力者。但此时这一团水和一开始的清澈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整团水都变成了深暗褐红色！

黎昊桀推了推眼镜，无奈的说道：“显然，当初把这些人关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像这个水妖一样，他只是纯粹的喜欢把自己红色，所以他根本不去毁坏建筑，而是直接杀人。我们的心理专家做过很多次测试，我下来也专门研究过报告。这些罪犯没有丝毫值得同情的地方，他们只是滥用着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考虑其他的一切，只是做着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事。”

周围有人沉不住气了：“长官，您耽搁了这么多时间，不会是想告诉我们这些人有多危险吗？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人有多危险！”说着那个人指了指屏幕上显示着风潮的那个画面。

“我的意思是，”黎昊桀双眼之中寒芒一闪：“授权大规模致命杀伤！你们难道还没有看懂吗？我们这里只有崔无坚一个人拥有着和第四能级正面对抗的能力，而外面现在还剩下三个极度危险的犯人。我就想问一问你们，等崔无坚把风潮处理完了之后，剩下的三个呢？他们所处的城市呢？城市里面居住的人呢？”

黎昊桀说到这里咬了咬牙，显然下了一些决心，然后才继续开口：“反正到时候，他们都！会！死！”

哄！

指挥室中再一次炸开了锅。这下大家算是知道这位长官打的是什么主意了。如果说一开始他的鬼扯，但是还听不懂的话，那么意思到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迟早都会死的人，早死晚死有什么区别呢？与其被那些变态一个一个玩死，还不如直接调用大规模杀伤武器，让他们早些一起上天，也算是“物尽应用”。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残酷，但这似乎看起来真的是目前的最优解——逆鳞的成员收到了总部下的死命令，要求保留有生力量，不得随意分兵。也就是崔无坚那样的牛人了，不然谁敢违抗命令。而作为国家维稳后备力量的几大家族现在更是自顾不暇，被一个人追着砍了大半个国家了，根本生不出援手。至于其他国家？哇靠，这个时候不落井下石，都已经是多年的外交成果了，你还指望着他们派人来帮忙？

只是道理，或许不光黎昊桀一个人懂，但这时候敢于提出来的，确实只有他一个。见大家纷纷沉默，黎昊桀心中更是焦急：“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了。”他对自己说。

“这样吧！”黎昊桀走到战术桌面前，掏出自己的身份卡，极为不舍的看了一眼，把它丢在了上面：“愿意跟着我干的人，我们就是叛徒。我们放弃逆鳞的身份，所有的罪过由我们来担。不愿意参加的人，你们都是被我们挟持的，整件事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转过头去，扫视着所有人：“而跟着我干的，你们都是被我挟持的！”这话说的斩钉截铁，丝毫不拖泥带水。但足足过了10多秒，都没有人上前来。

终于在数分钟的沉静过后，第1个人走了上来。

黎昊桀满怀期盼的望着他，可这个人却羞愧地低下了头，默默的走到了一边，蹲下来抱头默默哭了起来。黎昊桀抽了一口冷气，继续等待着。

很快第2个人走了上来。这个人正是之前那个脾气暴躁的武官。暴躁老哥伸手掏了掏，把自己的身份卡丢在了桌上回过头去瞪着黎昊桀：“别用那种感激的眼神看着老子，我只是觉得把你们都挟持了，以后就是你们一辈子的黑历史。”边说着他还边用挑衅的眼神看着之前那个对着自己翻白眼的参谋，气的后者又是翻了一个白眼。

“干！老子跟了，这些人与其被那些人渣弄死，没有人记得，还不如今天死在我们的手上，被铭记一辈子。”

“这太没有人性了，我不干。”

“我们组织的宗旨就是不开杀戒，这违背了我加入的原则，我退出”

“一帮蠢货，这明显是目前的最优解，我跟了”

“算了吧，要死这么多人，万一那些人不会把他们杀光呢...我不参与”

......

各色各样的人有各色各样的理由，有的人是头脑冷静，能够接受这个最优解；有的人只是生性耿直，做了觉得自己对的事；还有的人只是纯粹的想过一把体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瘾。黎昊桀都知道，但他一个都没有点穿。他看着一张张身份卡堆在桌子上，仿佛看到了未来，他们这些人一个个被推上绞刑架。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他自问着。

“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该死，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可是为什么我...”黎昊桀使劲甩了甩脑袋，像是要把这个想法甩出自己的脑海。但他越是想要去忘记，就能越清晰的看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扫过那几座城市之后，遍地的焦土，干裂的尸体...黎昊桀磨了磨牙，按耐住了自己的情绪，有条不紊的下达着大规模杀生性武器的部署：“这次在逃的4个能力者，分别是只要双脚站在大地上，就能够借助星球转动力量的‘地动’，能够将自己的躯体转化成液态，并且吸纳其他液体的‘水妖’，能够引导天气骤变，导致大规模气象灾难的‘风潮’，以及可以加热自己皮肤周围空间的‘火拳’。这4个人当中风潮已经在被崔无坚处理了，而剩下的三个人中，保命能力最强的无疑就是水妖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这三个人正好分别在三座不同的城市里。”

黎昊桀分析到这里，自己也愣了一下，感觉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但事情已经这样了，他也只有硬着头皮顶上：“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特性，分别作出不同的猎杀方案。对，你们没有听错，我说过是要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我决定只对水妖所在的城市用，火拳和地动都是可以依靠常规方法解决掉的，只有水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所在的城市必须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该死，我在说什么？”黎昊桀在自己内心发问。

不过现实中他仍然是继续说着：“因为水妖能够变成液态的特点，如果是空投类武器很容易让他钻到地下就躲过去，因此我们需要速度够快，指向性高具有一定杀伤范围的天基武器。”黎昊桀连接了一下数据库，发现80%以上的武器授权接口都是开着的。

“果然啊，就是让我们来做决定吗？就连这锅也要甩给我们？”黎昊桀悄悄调用自己的限权查看了一下日志，发现访问日志里面有一些很拙劣的入侵手段，简直就是明摆着告诉人：有人趁乱入侵了武装数据库，然后发射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切”黎昊桀小声哼了一下，觉得上面这帮人真的是不要脸。

“不过倒是省了我的事了。”他的双眼飞快的动着，快速在列表中筛选择合适的武器：“上帝之杖？不行，地形破坏能力太大了。‘钢雨’？不行，杀伤深度不够。宙斯之怒？嗯...娘的，今天云层太厚了。”时间飞速流逝，黎昊桀等人陷入了激烈的讨论，实在难以决定到底用什么武器。所以干脆先把对付火拳和地动的小队安排好。火拳的能力虽然一般，纯粹针对他的能力几罐子液态氮就搞定了。但这个人还兼修了古代系的能力，在城市当中的机动能力非常强，又是一名近战好手，战斗经验丰富，在之前的抓捕行动中就明确记载过有好几次他用高温导致空气膨胀，扭曲周围人的视觉，最终逃出升天的记录。同时他这个级别的能力者躲子弹都是轻松的很，想要下阴招，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所以黎昊桀直接安排了几架旋翼机，先分了一批人让他们驾驶着装满了特殊的货物的飞机先行出发了。

反而是对付能力最强的地动倒是最简单的——这货虽然能力强，但是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对能力本身开发程度比较低，只能够用蛮力。而且空有一身力气，又不像火拳一样练习过古武，所以针对他还是比较方便的。直接就放出计划，安排几个人火速向那边赶去。

这时候指挥室里面加入他们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

指挥室中又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经过所有人的投票决定，使用天基武器焦痕审判来对付水妖。这种武器能够在太空中将地表上直径数十米的圆圈内瞬间加热到上千摄氏度（但是对周围的环境影响依然很大），用来对付水妖倒是最适合不过了——水妖被关押期间的测试显示，瞬间损失大量的水能够让他在一定时间内无法使用能力......乃至死亡。

然而唯一的问题来了。

焦痕审判是安装在卫星上的，而且距离是调试好的，不然保证不了杀伤力，上面的人再怎么nt，还是知道不能够直接把天基武器的运行轨道修改限权放出来的，所以想要等这颗卫星绕到水妖所在城市上空，最近的一次是三个小时之后，到时候利用减速装置，还可以为他们争取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从这里赶过去，再怎么快也要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到了之后，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找到水妖，并且把它驱赶到一定的范围里。

然而到了这里，两个更重要的问题出现了：一、谁留下来？二、如果他们没能驱赶成功，那么谁去当“敢死队”，带着焦痕审判的定位信标直接冲上去？不过这种放在一般团队里甚至可以导致反目的问题，在黎昊桀这里却完全不是问题：“信标带在我身上。”黎昊桀指了指屏幕上的“武器说明”左下角的图片：“体积不大，没必要提前安放。你们只用尽量把水妖驱赶到打击范围，然后...”他转过头去看着唯有的几名队友：“你们就不用管了。”

“如果没有问题，现在来决定谁留下来吧。”他掏出一枚骰子。

“等一下。”一位抱着一件厚实大衣的传令官开口：“你说‘你们’，对么？”

黎昊桀点了点头。

“所以说你不和我们一起行动？”传令官问到。

“......”

“喂，你倒是解释一下呀！”传令官凑上前去。

手腕一甩，骰子从黎昊桀的手上飞到了空中，挡在二人面前。心念一动，骰子加速，打在传令官的头上。

砰，传令官倒在地上。

勾了勾手，黎昊桀把骰子招了回来，转身向装备区走去：“他一会儿就会醒的，就让他留在这里吧，不然要是崔无坚回来没有人给他把衣服还回去还是蛮尴尬的。”

这都是什么蹩脚的理由？众人摇了摇头，跟了上去。

眼见着行动开始，没有参与的人这时都有些尴尬了：该走的人都走了，咱怎么办？众人面面厮觑，不知如何是好：

“要不，散了？”

“滚吧你小子，现在走了还回得来？”

“嘿嘿，谁想回来？反正我不奉陪，告辞了。”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要不把那小子弄醒？”

“呵呵，die善人，咱们不下绊子就算好了。”

“\*\*，别人好歹在做事，你在干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

众人再次吵了起来。

但并不是所有人。

有的人找出一个便携式安全箱，把战术桌上的身份识别卡极为郑重地一张张收好，整整齐齐的放在里面；有人坐回了之前的岗位，已经开始接入黎昊桀他们的频道了；有的默默用自己的权限处理着指挥室的监控录像。

他们扶起倒地的传令官，打开机甲远程辅助驾驶座舱的舱盖，重新调配卫星运行的优先度；他们接入通讯频道询问黎昊桀指挥官有什么信息需求，他们掏出自己的身份卡，毫不犹豫的刷去上面一道道宝贵的权限，远程解锁刚刚的人们带走的装备上的杀伤限制。

黎昊桀等人在运输机中听着信息终端中传出的种种提示音，纷纷放下手中的事，转过身去向基地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但是下一刻，天空中一道惊雷闪过。

**☼新元202年**

黑暗。

起伏。

闷热。

这是身体上传来的直观感受。

疑惑。

饥渴。

回忆。

这是脑海中传来的深层感受。

田浩克的记忆开始缓缓苏醒，零零碎碎的记忆，像是一块块破碎的拼图，给他的意识重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过仍然难不倒他。在之前感受到了那一次剧烈的空间波动之后，他的人格意识基本上就已经回来了。就像是狮子看到羚羊就知道上去咬住它的喉管，母亲看到婴儿就想去拥抱。当田浩克感受到空间的力量时，他就本能的调动了时间的力量。

“但还是受了这么重的伤...这次转生实在不成功啊...”他感受着自己全身的状态，以及周围黑咕隆咚的环境，心中暗道：“所以是到了阴影地域之类的地方吗？”检查了一下这具身体的状况，田浩克并不觉得一个深受重伤的活人在呆着阴影地域是一个好的选择。想到此处，田浩克开始做他以前经常做的一件事。但足足过去了好几分钟，也没见着有半点动静。

“该死，现在连世界意识的沟通不了，这还怎么恢复？”田浩克显得有些恼怒。他皱起了眉头，尝试舒展一下身体。

感到麻袋里传来了动静，唐迩仁停下脚步，将麻袋放在地上。

砰！

麻袋一瞬间被撑大，碎成了一堆破布，制造了一大堆呛人的麻絮。唐迩仁掩住口鼻，眯着眼睛盯着麻絮的正中央，一个浑身都是烂肉的人站了起来。那人舒展着自己的身体，还时不时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这些动作仿佛有自己奇怪的韵律，却感觉又与周围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如果硬要唐迩仁打个比方的话，那就像是王蜥在水面上奔跑，海鸟潜入水中捕鱼，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错位感。

下一秒唐迩仁就反应过来了：就像是他刚来这里，在感受不到魔力之后尝试着制作了一个极其不稳定爆炸符文但是却怎么也爆不了的时候感觉一样，是那么的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等一下！这不是跟王威·尚跟自己讲的穿越者很像吗？

“话说回来，我也是穿越者呀...”唐迩仁小声的嘀咕着，却不料这句话正好被田浩克听见了。下一瞬唐迩仁双眼之中瞬间失去了田浩克的踪迹。

咚！

一只挂满烂肉的手按住唐迩仁的头部把唐迩仁直接摁摔在了地上。然后唐迩仁所捕获到的画面就变成了蓝蓝的天空。

“嗯，今天的云朵真好看。”他如是想到。

不过很快唐迩仁也开始反击。他的头部瞬间化成一团银色的液体，包裹住了田浩克的手，同时的下半身也蠕动起来，生成出几根尖锐的利刺向田浩克的背后袭去。面对这出乎意料的攻击，田浩克冷哼了一声，没有被包裹住的那只手从指尖开始诡异从指尖开始扭动，然后就听见他体内的骨骼发出“噼啪”的脆响，甚至隐隐能听到水流的声音！

下一刻抖动的方向瞬间逆转，由内而外传到了他的指尖上。

噗！

包裹住田浩克一只手的液体瞬间被震开，那只手掌所对的地面上也出现了一个深深的掌印。袭向田浩克背后的利刺瞬间软了下来，重新变成了一滩银色的液体。

不过田浩克也并不好受。

其实这一招施展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心中暗叫不好：即便他以许多巧妙的方法替代了这招原本的运劲方式，但就像电脑游戏优化，你配置太低了，再怎么优化还是会带不动。田浩克用出这一招的情况，其实差不多。他能够用其他的运劲方式来代替，但无论他怎么代替，怎么把这一招的消耗降低，这个降低过后对于身体的伤害，依然有那么大——他浑身上下爆出一团血雾，把四周全都染红了，看起来骇人至极。

不过田浩克并没有倒下，他支撑着，站了起来：“你知道吗？”田浩克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开始了对空无一人的四周说着话：“穿越者就像一群老鼠，一群蛀虫，他们来到一个世界，往往只知道索取。他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田浩克活动了一下身子，继续对着空旷的四周讲到：“而更为过分的是，当他们觉得一个世界不能再给予他们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反过来抛弃这个世界。”讲到这里，田浩克眼中显出奇异的神色，仿佛有什么不好的回忆在他脑中浮现。不过他嘴上也没有停：“所以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到他们这样的行为，对于本世界的‘土著’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他走到一小坨银色的液体旁边，俯身将它捏了起来，回身扔到那一大滩银色液体里去：“那是背叛！是一种无法容忍的背叛。你知道这是多么的让人感到痛苦吗？我们的世界不钟爱我们，却偏偏钟爱着这些该死的穿越者，把积攒无数年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满足他们一切的要求，容忍他们的一切行为！”说到这里，他几乎是开始吼了：“凭什么？！凭什么这些该死的外人可以在我们的世界里为所欲为？凭什么，他们一个个带着这个世界的资源，去往一个更富饶的世界，却没有一个回来过！凭什么命运垂青于他们？却对我们冷眼相看！！！”

田浩克一拳地上

大地一声不吭的扛下了他这一拳。

咔吧

感受着自己骨骼的破碎，田浩克满不在意的笑了笑，回身走到那一滩“唐迩仁”的旁边，居高临下的看着那滩银色的液体：“所以很抱歉，刚刚一听到你说你自己是个穿越者，我就对你出手了。我知道你这样的很难杀，会浪费很多没有必要的时间。但是你放心，我这个人一向不缺时间。”

说完这句话，田浩克打了个响指。

当唐迩仁下一次感受到周围的世界传来的信息时，他惊恐的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分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999份，躺在999个不深不浅的坑里，整整齐齐排被排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正圆。

“如果不是这附近的地势实在是不平坦，我还可以给你玩出更多的花样来。”田浩克站在这个圆的圆心的位置，操着双手，冷冷的说：

“臣服还是死亡！”

......

没有人回应。

田浩克低下头，笑了起来：“呵呵呵呵，那么你就是...选择了——”

听到了这里唐迩仁的信息捕捉又断了一瞬间，当他下一次恢复信息捕捉能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突然感受不到自己的储物戒指了！

“所以你是在保护这个呀，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嘛？”田浩克冷笑着，手中玩弄着一个东西，那不是唐迩仁的储物戒指，还能是啥？不过唐迩仁一点都不担心这个家伙能够把自己的戒指打开。要知道，这个戒指是星辰塔代理塔主，号称传奇之下第一人的圣域法师，王威·尚（虽然唐迩仁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王威·尚一直要自己叫他‘尚·王威’，还一直说他把名字喊错了）的老师，惊爆大法师，雷诺·杰克逊的得意之作，绝不是常人所能撼...

最后一个字还没想完，唐迩仁的脑子里所有的想法就被一个词替换了——怎么可能！！！

哗啦哗啦...

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瞬间倾倒在了这片土地上，其中甚至不乏一些蹦蹦跳跳的玩意儿。田浩克轻蔑的笑了笑，屈指一弹，将戒指弹到了地上。戒指咕噜噜的滚了几圈，躺在了地上。

惊讶之后便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愤怒。唐迩仁也顾不得隐藏什么了，999团蠕动的银白色的液体飞快地聚拢，重新构成了唐迩仁的人形态。先进的炼金材料惟妙惟肖的在他脸上刻画出了何为愤怒：“你混蛋啊！”唐迩仁双脚一蹬，如一颗炮弹般冲了出去。田浩克脸上撤下所有表情，摆出一副msl的脸严阵以待。

不过想象中的冲击并没有到来。

唐迩仁冲到了那枚戒指旁边，郑重的把它捡起来，重新放回身体里。然后他就开始不管不顾的，在地上那一大堆东西里摸索着，搞得田浩克在一旁一阵尴尬：“搞什么？”田浩克凑了过去：“不打啦？”

唐迩仁置若罔闻，继续找着什么。他找了半天也没见到什么成效。他抬起头，注视着田浩克：“你知道吗？今天我连续失去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几样东西。”他没有等田浩克什么反应，直接把脸拉长，一字一顿的说：“今天，不管你到底是谁，你之前做了什么，你今天必！须！死！”

砰！二人激射而出，对撞在一起。

嘣嘣嘣...这是肉体与炼金产物的碰撞！是两个不同世界的来客在一个陌生世界的初次交锋。

唐迩仁右手手肘猛地向田浩克脸上打去，后者止住前冲，灵巧地俯下身子躲过。唐迩仁冷哼一声，一根利刺从手肘生出，向下伸展而去。感受到背后传来的威胁，田浩克右脚前踏，再次向前冲锋。他双臂在脑袋前交叉，狠狠撞在了唐迩仁的腰部，将他的身体打凹下去一大块。

田浩克得势不饶人，左脚换到前面来，再往地下一踩，腰部发力狠狠向上一挑，将唐迩仁带到了空中。没有站在地上，唐迩仁难以借力，手肘处的利刺终究还是没能刺下去。不过下一刻，唐迩仁爆喝一声，周身爆出一阵拳气辉光，将田浩克震开。

咚。

二人几乎同时落在地上。唐迩仁乘机开始调整身体结构，以便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能占到优势。但见他周身拳气反卷，包裹着他的身体形成一套全身铠。

大拳师！拳力达万斤，并能够使拳气外放，将拳气化作铠甲，聚拳气化固态！

不过还不够。唐迩仁身体剧烈蠕动，一根根利刺从身体中长出。这些利刺上同样闪耀着拳气的辉光，看起来极为危险。他对田浩克露出一个挑衅的微笑，摆出一招他之前看过的拳技的起手式，又勾了勾手掌，再次挑衅。

深吸一口气，田浩克又一次消失在了唐迩仁的视野里。唐迩仁瞳孔一缩，立即开启全视野状态，然后以人类无法完成的动作——腰部拉长，向一边弯曲，整个人拉伸成一个大大的横着的“U”形，躲开了田浩克的一拳。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田浩克后面的动作就不是现在的唐迩仁可以观测到的了。唐迩仁试图把自己收缩起来，但当他这么开始做时，他已经在自己身体上检测到了超过997次受到冲击的记录。

“艹！”唐迩仁忍不住暗骂：“这是什么拳技？竟然能做到类似九环魔法时间禁止的效果...不可能呀！这还有没有天理！”

等等，天！

想到这里，唐迩仁脑中闪过一幅画面：之前自己被田浩克打翻在地，那个时候看到了一次天空，而今天的天空中有几朵云特别好看！想到这里，唐迩仁迅速接受头顶的画面，并且得出了信息：云的位置变了，和之前第一次自己被打翻在地的时候，看到的云的位置已经有了一定的偏差！  
 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有什么意义？或许对普通的人来说没有，但他的液态金属躯体忠实地记录了周围画面的每一次变动！所以在他的记忆库里，可以清晰地“看见”云朵的每一点位置变换都对应着时间的变化，没有产生被时间暂停过的那种位置变化对不上时间变化的情况。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

“不是我变慢了，是你变快了！”他兴奋的叫了出来。

“哦？你才看出来呀？”

回应他的是田浩克的冷言讥讽：“被打了接近2000下才反应过来的人我可没见过。”田浩克稍微顿了一下，歪着脑袋笑了笑：“哦不对，今天见到了。呵呵，可真是长见识了，毕竟难得看到这么蠢的人。”

唐迩仁深吸一口气，面部的金属开始蠕动变形，最终形成了一个类似大喇叭的形状：“啊啊，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个男人，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快，我还说想给你个面子来着。”经过放大的声音传遍四面八方，惊起一片飞鸟走兽。不过这货显然还不过瘾：“您可真是个快男人，快到连我都看不清楚，你这也太快了吧。还是说你就根本没有？哦哦，是我忘了，是我忘了，你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你那玩意儿当然也被切掉了。”

如果说第1句话，田浩克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第2句话是个男人就都能听懂了。

田浩克脸上青筋暴起，恶狠狠的瞪着唐迩仁：“让你逞的一时口舌之快！一会儿非要让你...”

“让我干啥？是不是让我教教你如何才能不那么快？哎呀，兄弟呀，我告诉你呀，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我天生就是这么慢，干什么都是这么慢，不像您啊，啥都快！这我可教不会呢~”唐迩仁的大喇叭继续放出声音，配合上他浑身尖刺的身体，显得非常有喜感。

“小子找死！”田浩克懒得和他废话，直接开启能力冲上去就是一顿暴打。田浩克纯粹凭借格斗技巧尚且压制唐迩仁，这一刻开启了能力之后更是容不得他还手，直接一套组合拳就把唐迩仁打的浮空，然而能力的持续时间还没有结束，田浩克看唐迩仁脑袋上那个大喇叭实在不顺眼，一拳就砸在了上面。

不过下一秒他就后悔了。

“哼。”田浩克解除能力，甩了甩拳头。拳头上的肉似乎平整了一些，好像被什么东西打磨过一样。

看到田浩克这般模样，唐迩仁把脑袋变了回去，得意的笑着：“怎么样？你爷爷我的磨砂外皮滋味如何呀？”这时候如果把唐迩仁全身上下的皮肤放大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现他的皮肤表面其实非常的不平整，完全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大大小小的颗粒状凸起，错落有致的排布，一看就知道在与其他非绝对光滑物体表面接触时能够提供巨大的摩擦力。

唐迩仁这时自认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生怕田浩克逃跑，于是又把脑袋变成大喇叭的形状：“我告诉你，你现在跑路还来得及，毕竟你那个样子跑起来，没有人拦得住你。不过丑话我先说在前头，你今天要是跑了，以后见着爷爷要么就老老实实躲远点，要不就过来磕三两个头，看看爷爷答不答应让你停留在视野范围之内！”巨大的声音传遍四周，可怜周围的那些飞禽走兽，又一次被惊动了。然而这一次不知道是唐迩仁的运气好还是坏，一声巨大的吼声从远处传来，仿佛在回应着唐迩仁的“挑衅”！

“我擦！不会，不会是...不会是那个吧...”刚刚还在装13的唐迩仁这时候一下子就软了，两条腿直接化成一团液态金属，整个人就瘫在那了。

不知是不是看见唐迩仁这副模样，田浩克心中没由来的居然涌出了一股暴虐的情绪，这让田浩克眉头一皱。不过他仍然能压制住自己的情绪：“小子，你不会以为这样吓一吓我我就会放过你了吧？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祸从口出？知不知道做了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见田浩克要接着和自己打，唐迩仁连忙解释：“不是啊，不是啊，大哥，不是我在吓你！这吼声可不是一般的猛兽。你听这声音，听了之后是不是感觉心中热血澎湃？是不是感觉自己想要大干一场？是不是觉得想要战斗想要宣泄？”

田浩克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自己心中莫名其妙升起的那一股暴虐之情，发现这小子说的好像没错。他觉得奇怪，这刻便操起手，开口道：“你什么意思？”

看见他的表现，唐迩仁就知道计划有戏了。不过他还是继续装出一副软脚虾的模样：“大哥，你看我之前跟你战斗的时候打的那么凶，可有半分胆怯？”

“你管那种程度的过家家叫做战斗？”田浩克做出一副惊讶的表情，并且不像是装出来的。

“......”唐迩仁沉默了一下，重新构建了一下说辞：“总之大哥你看我可像是那种怯战之人？”

“我看像是。”

“......”唐迩仁面色不变，接着说：“这样吧，一开始你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小忙，算我欠你个人情。但后来你私自打开我的储物戒指，还把我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弄掉了，那么就两两相抵，你看这事到此为止如何？你要答应的话，我就走人了，毕竟还是小命要紧。”说完便恢复双腿，转身开始收拾之前掉在地上的东西，还时不时惊恐的回头盯着传来吼声的那个地方，做出一副随时准备跑路的样子。

田浩克眉头一挑，心中暗道：“这小子之前攻击我，那个状态一看就知道是受到了刺激，这是没有办法装的，可见我似乎确实把他的什么东西弄掉了，而且应该如他所说是一件对他来说比较重要的东西。但是是什么样的存在，只靠一声吼声就能让这个有些难缠，而且还情绪上了头的家伙放弃挣扎（显然在田浩克的眼里唐迩仁的行为只配叫挣扎，不配叫战斗），随时准备落荒而逃呢？”

想到这里，田浩克一下子来了兴趣：“看这小子这样子，那发出吼声的东西起码都是称霸这片山脉，如果这里不属于特别偏僻的地方，那么其实力应该够练练手，熟悉一下这个世界的武力体系。而且...现在有些饿了呀!”

于是他点了点头，看着唐迩仁：“小子，你可知那发出吼叫的是什么？”

上钩了！

眼见钓鱼成功，唐迩仁脸上却依然是那副惊恐的表情：“大哥你不会下一句是要说，今天晚上烤肉吧？”

田浩克听后哈哈大笑：“这么说就是生物喽？”

唐迩仁听到这个说法，觉得有些别扭：“额...魔兽的话算是吧。”他眼珠子一转，就开始接着收网：“这片咯叽山脉有一个恐怖的传说！世人相传这片大山的深处，栖息着许多恐怖的魔兽。他们之中修为最低的也是6阶，相当于人类之中的拳王强者，而且因为种族天赋的问题，一般的拳王是打不过一般的6阶魔兽的。但6阶还只是起步。传说上古时代，魔兽之中有许多通天彻地的强者，而我人族蒙昧，不通修炼，因而致使魔兽横行，将我人族当成小甜点。”

“说重点！”

唐迩仁做出一个你别急的手势，依旧自顾自的讲着：“幸而高阶魔兽哪怕实力至强，也不乏智慧，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智慧。整个种族混沌不堪，每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想象一下，如果拳头大陆上隔几年就有拳帝不加收敛的大打出手，数月就有拳圣陨落，每天都有无数的拳尊互相厮杀，那这个世界会换成什么样？但在魔兽统治这个世界的日子里，这都是日常。而这片咯叽山脉，相传就是一位拳帝级别的十一阶的天阶魔兽陨落之后的身躯化成。而之后人族开发修炼体系，渐渐强大，最终推翻了魔兽统治之后，却因为人类的本性又开始了内斗。于是许多身怀地阶上品阶甚至天阶血脉的魔兽逃过了当时的捕杀，纷纷躲入湖海山川之中。”

“你能不能讲快点，我感觉自己要错过晚饭了！”田浩克耐心已然消耗殆尽，都准备自己循着声音的方向冲过去了。

不过唐迩仁钓鱼经验丰富，最擅长把控制收网的时机。于是声调一变：“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这片咯叽山脉是一位十一阶的魔兽，也就是拳帝级别魔兽陨落之后所化成的山脉。但你知道这么强的魔兽是怎么死的吗？”

“像你说的，当然是被打死的呀？”田浩克为了让他快点结束，只有配合他回答问题。

“不不不！”唐迩仁摆了摆手：“所以传说之所以是传说，就是因为传说确实有一些...额...不靠谱。”

讲到这里，唐迩仁专门停了好几秒，好吊一吊田浩克的胃口。不过当感受到田浩克的杀气时，他这才急忙开口：“在世人的传说中，魔兽之中有几位在拳帝级别也堪称无敌的强者，历史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少有记载他们的存在。而这片咯叽山脉或许生前正是其中一位。拳头大陆上的人都知道，修炼到拳帝级别，就能够改变自身血统，以一人之力振兴一族。而对于魔兽来说更是如此——一个魔兽出生时，血统程度的高低基本上就决定了它未来的高度，而不像人类一样可以通过系统化的修炼逐步打破自身血脉的桎梏。或许是这位魔兽太强大了，有一天呀，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敌人——要么是太远了，懒得去，要么就是太近了，又弱的很。于是他很无聊，就开始睡觉。这么睡呀，睡呀，睡呀，然后他就死了，他的尸体极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血肉在接下来的无数年里逐渐分解，化生成了各种的魔兽，骨骼和大地融为一体，形成山脉。但是一位拳帝的生命力何其强悍？即便经过无数年的岁月，其精血精华或许仍然会存在！根据我最近在这附近游（偷啊）历（骗啊）得（搞啊）来的一些古籍看，这尊强大的魔兽也许在山脉深处留下了不少拳帝级别的精华，其中甚至包括天阶血脉种子、拳帝真骨、拳帝髓液，或许还有十一阶魔兽无数年来积攒的宝藏！”

田浩克不敢相信自己耐心的听完了，不过他有些疑惑：“为什么这货睡死了之后，没有其他的魔兽去瓜分他的尸体？”

唐迩仁脑袋上划下三条黑线：感情这货真的是穿越来的？连境界威压都不知道？他干脆向田浩克讲解了一下拳头大陆的基本分级：

拳之气，一至9段，滋润筋骨，强壮身体。

拳者，拳力达百斤，一至9星，内视，聚拳气成气旋。

拳师，拳力达千斤，一至9星，拳气纱衣，聚气化液态。

大拳师，拳力达万斤，一至9星，拳气铠甲，拳气外放，聚拳气化固态，呈菱形。

拳灵，拳力十万斤，一至9星，拳气凝物，固态，形似海胆。

拳王，拳力百万斤，一至9星，拳气化翼，调动外界空间少量的能量。

拳皇，拳力千万斤，一至9星 ，拳气化翼，可大量调动外界同属性能量，不借外力短时间停留虚空（高阶拳皇）。

拳宗，拳力亿斤，一至9星，不借助外力停留虚空，可以制造空间锁（高阶拳宗）。

拳尊，拳力十亿斤，一至9星， 可以掌握并运用空间之力。

半步拳圣，拳力91~99亿斤，低至高阶，初入圣境，远胜尊境。

拳圣，拳力百亿斤，一至9星，举手投足间，山崩地裂，空间破碎。而从虚无空间中开辟一方可供人居住的空间，则是拳圣强者的标志。6星拳圣的标志则是空间挪位。拳圣巅峰强者，血脉开始变异。

拳帝，没有星数之分，纯粹以战斗力划高低。拳力千亿斤(5千万吨及以上)可称自己为X帝或XX大帝之类的封号。改变自身的血脉，令自己的后人得益，能以一人之力振兴整个种族。

同时拳技品阶、法宝等级、丹药级别、魔兽血脉层次都使用“天地玄黄”的分法。天地玄黄四个阶，每一个阶位对应上述12境界中的三个境界为上中下三品。魔兽实力分一到十一阶（魔兽时代没有半圣的说法），对应人类除开的半圣的11个大境界。而魔兽的血脉层次指的就是先祖修炼到对应实力之后所产下的后代怀有的血脉级别——但即便如此其后代却不一定能达到先祖的高度！就像十一阶魔兽留下的就是天阶上品血脉，可他的后代不见得就能够修炼到十一阶。再加上血脉源头之祖陨落、杂交稀释血脉、后代不努力修炼等导致的血统不纯粹，或许八阶甚至六阶就是它们的极限了。所以怀有天阶魔兽血脉并不等于那只魔兽就是天阶魔兽。而且血脉的稀薄也要分类别。

“所以比如说一只11阶魔兽有两批后代，第一批的后代就再也没有出过十一阶，也没有出过十阶，而第二批后代中出现过十阶，那么即使这两批后代再繁衍的后代血脉都是一样稀薄，同年龄条件他们之间的实力可能也会有差距，我说的对吗？”

“呃，差不多吧...”

“那你他妈跟我扯了半天，到底想说什么呀？而且你不也是穿越者吗？怎么对这里这么了解？莫非你是入侵类世界派来的的先锋？专门到这个世界来打探消息，收集信息的？”讲到这里，田浩克又是一股杀气涌出。

唐迩仁捂住了脸：“服了。我这语言暗示是白暗示了，亏我还演了这么久的戏，结果这家伙对这探险、杀怪这方面完全没有兴趣啊！难道是我牛逼没有吹到位？没有让他感受到我想让他做的事会有多大回报？是这货不为利益所动？还是说这个人根本就不会从别人的话里面提取到有用的信息？”

“怎么？你不好意思回答啦？难不成你真的是啊？”田浩克不知为何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唐迩仁无言以对，翻了个白眼以示回应。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你到底想表达些什么啊！！！我都听你哔哔了半天了，我说你到底跑不跑？”田浩克觉得这个唐迩仁越来越诡异。

唐迩仁深深吸了一口气，俯下身去捡起了最后一件能够捡到的东西，第一次觉得自己骗术不好用了：“您真厉害！您真是太厉害了！我真的服了。您去吃您的烤肉吧！老子跑路去了！”然后双腿发力，就准备跑路。但正在这时远处又传来一阵吼声，震得二人心神激荡，情绪一阵变化，脑袋都有些昏昏沉沉了。

这回轮到唐迩仁激动了：“我擦！这绝对是了！没错了！就是这个！这种能力和实力基本没有关系，这是种族天赋能力，只与血统的浓厚程度有关！”

“所以？你的意思是发出吼声的是怀有天阶血脉的魔兽？”田浩克发问。

“不一定。但巧的是吼声能明显引起周遭生物情绪变动的，在这咯叽山脉里正好有一族是大家都知道的——咯叽山脉特产，天阶下品魔兽电掣炙狼！”

“那跟这座山脉是一只11阶魔兽化成的有什么关系嘛？”田浩克脑回路又卡了。

“冷静冷静，这件事必须要靠这个傻子帮忙，我就当慢慢哄傻子吧。”唐迩仁对自己不断催眠，脸上依旧是“激动”：“当然有关系了！你可知道？这只11阶的魔兽是什么品种？这货极有可能就是拳头大陆最强的狼类魔兽，后世近乎所有狼类的血脉源头，天阶上品魔兽——额...我之前不是说了历史上没怎么记载他们的名字吗...”

“好，好，好。我算是明白了。那什么电掣炙狼就有可能是那只天阶上品魔兽的后代吧？如果这座山脉真的有什么的话，是不是答案很可能就在他们身上？”说到此处，田浩克一下子和双目放光，直勾勾的就盯着唐迩仁。那眼神简直像极了狗闻到了食物的味道那样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渴望。

见田浩克终于开窍，唐迩仁终于可以继续钓鱼，开展他的工具人大业了：“兄弟你先别那样盯着我，我是不会给你当向导的，你就别想了。”

田浩克（不明所以）：？？？我...

唐迩仁（自我陶醉在“计划成功”的喜悦中）：“好了好了，你别用那种渴求的眼神，我这个人最心软了，既然你要我给你当向导，那我就勉为其难当吧。不过规矩我可要说在前头，千万不能贪功冒进，如果顶不住的话咱们杀两只狼跑路了就行，再怎么说电掣炙狼也是天阶下品，肉的营养也是含量极为丰富的。”

田浩克（完全没有搞懂这个人到底在干嘛）：？？？我...

唐迩仁（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那好吧，新的冒险小队又成立了。以后就叫我队长吧。”

田浩克（一脸懵逼）：蛤？蛤？？蛤？？？什么鬼？我...

正当二人在这里干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时，另外一声声势更大的咆哮从与之前相对的另一个方向遥遥传来。田浩克听了这咆哮声之后，心中仿佛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冒犯了一样，内心再次涌起一股暴虐。一旁的唐迩仁一开始还没什么，但几秒后就直接变成一滩液体，好半天才重新聚拢。

“你知道吗？”重新聚拢成人型的唐迩仁呆呆地望着山脉深处：“传说不止一个版本。”

他僵硬的把脑袋扭转180度，侧头对着田浩克接着讲：“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山脉本来只是一座充满魔兽的普通山脉罢了。但千年前一块陨石从天而降，改变了这一切。据说这块陨石蕴含着生命本源的奥秘，甚至直接触摸、观摩就可以踏足生命大道，提高生命层次，洗练血脉。”

田浩克皱起眉头，压制住自己的情绪：“那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系？”

唐迩仁咽了口唾沫，抬头看了看天空：“传说里还说，其实咯叽山脉每隔千年就会降下一颗这样有着奇异力量的陨石...”

“而我翻看的有记载天象的古籍，要是按那个传说算，从上一次咯叽山脉这一片区有天地异变，距今正好...千年！而每到这个时间段，山脉中的魔兽就会极其暴躁！”唐迩仁脸色沉了下来：这不就是自己和唐二把战场选在咯叽山脉的原因吗？想到唐二，他体内液态金属构成的动力源就是一阵绞痛。

然而这话刚刚说完，天空中凭空爆出一团巨大的火球，仿佛是在应验一样...

田浩克突然转过头来严肃的说：“兄弟，你刚刚说了这么多东西，把我拖在这里，不会就是看中了我的速度，想让我带你跑路吧？”

唐迩仁（这回轮到他懵逼了）：？？？我...

“嗯？不对！那个不是陨石！”唐迩仁迅速调整为侦查视野，拉大镜头，把画面来回倒放：“这...这！这是！！！”唐迩仁一下子宕机了，脑中就那么回放着——火球中一抹深蓝色的空间魔力施法痕迹一闪而逝，接着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这...这和他当初来到这里的情况...太像了！他忍不住颤抖起来，一下子想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你吗？”他喃喃低语。

感受到空间的异样波动，田浩克也敏锐的眯起双眼，脑海中不知怎地闪过一幅画面：“是你吗？”他低声发问。

二人这刻相视一眼，唐迩仁先开口：“你看到啦？”

田浩克：“没看到。”

唐迩仁脸上闪过一丝错愕。

“但我感觉到了空间异样的波动。”田浩克笑了笑。

“！！！”唐迩仁惊喜的盯着他：“你还能感受到残留吗？”

田浩克闭上眼，沉默片刻，开口道：“可以，但范围比较模糊，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能带我去吗？”

“为什么？”

“......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巧了，这理由我接受。”

“...谢谢。”

“这话之后再说吧。”

田浩克说完就化作一道残影，唐迩仁竭力在后面跟着他的踪迹前去一探究竟。

然而感受到空间异样波动的不止他们二人。

**百里外，宋家祖宅**

宋家老祖正在给他最喜爱的小孙子宋石叄传授功法。

老祖突然眉头一皱，停下传功掐指一算：“怎么提前了...”

他站起来对着宋石叄吩咐：“小石叄，祖宗我有个任务交给你，听好......”

......

**千里外，傲天宗**

一位正在傲天宗先祖祠堂清扫辣鸡的驼背老头忽然挺立上身，转过头饶有兴趣的盯着咯叽山脉的方向。如果仔细看，会发现这老头的影子这刻在祠堂里油灯的照映下正缓缓起伏起伏，像极了一团被微风拂过的漆黑火焰。不过片刻后这老者又重新弯下了腰：“唉，第七次了，累人呀。”

老者咳嗽两声，放下扫把绕到祠堂一个隐秘的角落里。他身后的影子缓缓荡漾着，一点点挪动到墙角，把这个不起眼的一角彻底覆盖。老头俯下身，伸手向下抓去，像是在打捞什么东西：“真是，这把年纪了还来干这种活儿。”说着，他双眼一亮：“嘿，来了。”老头一拽，从阴影里捞出一具被人体。他退到一边，看着那具躺在阴影中昏睡的躯体，和他手上紧紧攥着的锦囊，脸上露出了莫测的微笑：“最后一次了，究竟能不能做到那一步？我也很期待啊...嘿嘿嘿嘿......”

吱呀——

祠堂的门关上了。

......

**万里外，一座冰山**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大能对咯叽山脉做出不同反应，这里最大的一座冰山上也开始出现道道裂缝。

咔，咔咔，咔咔咔咔...

嘣！

巨大的冰山瞬间爆裂，一个雄壮的身影从中走出。全身上下钢铁般的肌肉迅速震动，蒸干浑身水汽。水汽散去，他舒展双臂，仰天长啸：“哈哈哈哈！院长诚不欺我也！！！计划果然不是他瞎几把乱编的！！肖博士他们终究还是太逊了呀！！吼吼！！这回老子要战到天崩地裂！哈哈哈哈！”雄壮的身影振臂一喝，澎湃的力量从他体内涌出，四周的冰盖被他层层击碎，片片冰屑飞扬在空中，被无形的力量裹挟着。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男人双脚离地，伸展开他的上半身，紧接着——震耳欲聋的音爆声传来，紧随其后的是冰层的碎裂，海水的翻涌，海兽的悲鸣。男人就这么肆无忌惮的宣泄着他的威力，笔直的向傲天宗的方向飞去，似乎任何阻挡他的都将被他身边无形的伟力所粉碎。

......

伴随着整片冰洋的激荡，一场席卷整个大陆的风暴即将刮起。

沙，沙——

扫把愚钝的刮蹭在青石铺陈的地面上，发出难听的响动。油灯缓缓的燃烧，散发着微弱的光亮。这里是傲天宗的先祖祠堂。而且前不久，负责打扫这里的老头刚刚招收了一个新的杂役。

他正在一寸一寸清扫着先祖祠堂，他扫的是那么慢，脚步是那么沉，他的眼神是那么灰暗，仿佛整个人都处在绝望中。他打扫完了地面，感觉似乎这祠堂中的灯光都暗淡了一些。想了想，他给油灯添上油，在仙人板板前换上新鲜的灵果，然后跪下来拜了拜。他又站起来，盯着贡果出神：“灵果呀...我以前都是当糖豆吃的，嘿嘿，这里拿来供死人。”不过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呵呵，我这样的废物，现在连死人都不如，连这玩意儿都吃不到了......”他站起来收拾一下清洁工具，准备叫管理祠堂的老头儿来验收。他走到门边，正准备打开门。

祠堂外传来一阵喧哗。

这人眉头一皱。

虽然再怎么有怨言，他也是傲天宗的弟子，对于门派祖先多少有些尊敬，如今有人在先祖祠堂外喧哗，他即便不能阻止，也要听听该不该上报——若是换在以前，他会尝试着用拳头说服对方尊老爱幼，不过现在吧...

刚走到门边，他就停下了，现在的他体内连一丝拳气都没有，往日接刃而充盈着力量的经脉，如今就像干涸的小溪一样枯败。他痛苦的捂着头，背靠着门坐了下来。他深深的弯下腰，将头低低垂下。如今他已经没有了能挺起腰板的力量了。他侧过脑袋，将耳朵贴在门上：

“长弓哥，你说要是这回要是无论我们怎么挑衅，那小子就坚决躲在里边不出，像只小王八一样，该咋办？”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修士指着祠堂大门毫不顾忌的问。

“哈哈哈，本大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什么狗屁的‘绝世天才’，落到了我长弓马也手里还不是被废掉修为，派来打杂？”只见自称大爷的家伙身高七尺，虎背熊腰，光看身形一看便是猛士之像。但若再看看其面相，却会发现此人生得一副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呀。蝼蚁一般的东西也配和长弓哥您抢女人？他怕是不知道大哥你12岁就...唔唔...别捂我的嘴，那是大哥的光荣战绩！”流里流气的不良们接着讨论着。

一听到门外这些人的话题，这弟子眼中就流露出一股狠色：“长弓马也...这个该死的...要不是你和你手下的婊子做戏，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可恶！就不该信什么英雄救美的段子，全都是骗人的！”想到此处，他内心不禁失落：“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要躲在这里当一只缩头乌龟？一辈子不修炼然后屈辱而死吗...”他蹲坐在地上，感到越发痛苦。泪水忍不住流下，模糊了他的双眼。油灯的光芒头一次让他感都如此刺眼，如此的...令人晃得反胃！

他忽然抬起头，就这么死死地盯着那油灯，任由那令人感到反胃的光辉模糊自己的双眼。在模糊的视野中，他似乎看到了有什么东西在不起眼的地方扭动着，让他的头脑一阵恍惚；在恍惚中他仿佛听见了有什么东西在他耳边低语，他努力去听，可是却怎么也听不清。越是如此，他越想抓住这低语的意思。他瞪大了眼，任由泪水滴下，可眼前却依旧是那一阵晃得让人恶心的光辉。他翻滚，他扭曲，他撕破自己的皮肤，感受着温热的液体流出——但这还不够。他狠狠撞击他的脑袋，试图找出低语在何处：“啊啊啊！是谁呀！是谁！是谁在说话！我听不清呀！”

咚、咚、咚...

一下、两下、三下...终于，被废掉拳气的身体再无法承受这猛烈的撞击，像个西瓜一样爆开了。但躯体的动作依旧没有停下。没有头颅的躯体重复着“以头抢地”的动作，在灰白、鲜红的人体组织中起伏，如最虔诚的信徒那样不停随着不明意义的低语磕着头。当无头的身躯站立起来时，祠堂中的低语达到了高峰——火光在摇曳，角落中的黑暗在涌动。漆黑的阴影缓缓流淌，吞噬着光。渐渐地，祠堂中的能见度越来越低，直到完全的黑暗。

然而屋外没有一人透过门上的窗纱发现异常的黑暗。

在黑暗中，仿佛啮齿动物啃食血肉的声音不断传来，接着是骨骼破碎的脆响。黑暗中浓稠的恶意涌动着，做着不明意义的运动。很快，声音消失了。剧烈的咳嗽声传来，接下来是难以抑制的呕吐。但没多久，黑暗中又传来舔食的愉悦声响。当最后的动静消失后，最寂静的黑暗彻底在这里扎下了根。生物难以揣度的形态在其中畅游，欢呼，庆贺这新生的同伴。祂们交织，升腾，最终重归于阴影黑暗并开始收缩。

不可直视的力量消退了，留下了一具昏睡的躯体。

“堆在这里干什么？都散了！”

门外，管理祠堂的老头走过来，挥手打出几道拳气驱散这群围在祠堂门口的纨绔：“现在的孩子，一点尊重都不懂，不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随意冒犯的吗？还不快滚！”老头拿起手上的扫把打去，可是没有一人敢于还手。平时无恶不作的家伙们这一刻仿佛成了鶸。不知为什么竟然一人挨了一下，就连平常的桀骜不驯的长弓马也都没有还手。

长弓马也仿佛没有感觉到自己等人正在挨打，只是盯着祠堂的门，仿佛能透过门上半部分的窗纱看到里面那个滑稽的“绝世天才”在绝望的打扫灰尘。不过他爹早就再三警告过他了，这地方不要随便来，特别是那个老头，不要随便招惹。看着灯火通明的祠堂，他最终也只能捏了捏拳头，极为不满的哼了一声：“走！”

“md，真晦气...”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修抱怨着，但也只有跟着走了。毕竟没有这个长弓哥罩着，他们连屁都不如。

“闭嘴！这老头邪门！快走”长弓马也转身低吼，催促着众人离开。他眯了眯眼，心中暗道：“臭小子，算你运气好，下次再来好好羞辱你！”

看着人都走了，老头嘿嘿一笑，转身打开门走了进去。他看到各个角落中的阴影欢快的扭动着，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嘘~~~别打扰到他，现在灵肉融合才刚刚完成，这小子虚弱着呢，还没到时候直面真理。”

阴影重归平静。

......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到哪里去？

我想想...我是...我...我是...谁？

我记起来了，好像是...

萧帝氪睁开双眼，腾地一下坐了起来：“艹！劳资以后再也不搞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了！”

“醒啦？把这碗药喝了吧。”

“你谁呀？我在哪呀？”萧帝氪发问，同时观察着着四周：似乎还是在祖宅？但怎么会是一个老头子来服侍我？一个妹子都没有？靠，这管家怎么安排的？回头就把他炒了！

“小子，我可是救了你。”一旁端着碗的老头笑了笑，把药放在一旁，弯下腰看着萧帝氪：“你不记得你之前在祠堂干完活出来之后被长弓马也他们那帮人给打了？啊？”

“蛤？？？谁敢打老子？活腻歪了？长弓马也又是谁？关老子屁事！”萧帝氪直接把心所想全吐了出来。

“给打傻了？”老头摸了摸萧帝氪的额头：“不像呀，虽然体内拳气基本没有，但脉象有序，不像傻子呀。”

“靠！”萧帝氪转过头去厌恶的盯着老头：“你tm谁呀？别碰劳资！赶快叫人安排车，我明天还有个聚会，今天得回城区住。快快快，我不想再在这个鬼地方多呆一秒了，赶快去。哦！对了，今晚多叫几个雏，全都要十七岁的，马上安排下去。”

老头：？？？

萧帝氪一愣：“干啥？听不懂吗？你干什么吃的啊？这点吩咐都听不懂！算了，劳资自己安排。”说着萧帝氪就准备掏手机——然后他才发现自己全身都是绷带，动都动不了。“我擦?什么鬼？搞笑吧......”萧帝氪一下子蒙了，这辈子他都没体验过这样的感受，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嘴唇也青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老头咳嗽两声：“小子，我看你可怜收你做个杂役，你不会还沉浸在‘绝世天才’的幻梦里吧？哦，也对，那么大的打击你挺不过来也蛮正常。只是可惜了你这萧家的天阶血脉了。”

轰！

萧家，天阶血脉，绝世天才，打击

几个关键词一下子在萧帝氪脑子里炸开了，一幕幕不属于他的记忆在脑海中呈现：

堆积如山的尸体，自己被一个高大的身体挡在了下面，他在自己耳边低语：“孩子，带着萧家最后的希望，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答应我，此生，勿...勿...寻仇...快，你...发誓...呃......”高大的身影没能说完便断了气。

漫天红雪，小小少年向祖宅深深磕了三个头，抬头望天，流下两行血泪：“我萧帝氪今日发下大宏愿，此生必屠尽正一道宫满门以报我萧家灭门之仇！”

傲天宗牌匾前，所有入试者尽皆跪拜在考官六星拳师的实力下，唯有少年一人挺直身板。考官怒道：“为何不跪？”少年傲然回答：“你不配！”

然后是资质测试震惊宗门，一路修炼顺风顺水，直接破例被一位内门长老收为亲传弟子。但没多久就被那位长老的独子长弓马也嫉妒，派人勾引、下套，接着是废掉修为，被贬为外门弟子，被各种针对。名声扫地，被老者收为杂役来祠堂打下手、扫辣鸡

......

一幕幕画面闪过，与他原本的人生重叠、交织、扭曲，结合成一个全新的个体。

“你...是朱大爷？是你救了我？”萧帝氪试探着问。

朱大爷欣慰的点了点头：“是哎，现在就我这个老头相信你了。大家都说你为了一个女人偷盗宗门重宝，长老保你也只能是废你修为让你改过自新，长个教训。但稍微长了脑子都知道，如果长弓马也他老子不是长老，这么玩早就被砍了。而且你这辈子也不就废了吗？改什么自新啊！”

“......”萧帝氪理了理思路：“谢谢了，之前心智有些失常...”

朱大爷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在意：“你不想问问你们萧家的事？”

萧帝氪从记忆里得知当年的事氵深的很，于是便装出疑惑的样子：“您在这是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了？”

“呵呵，你小子倒是...防备心都用在自己人身上了。”朱大爷站起来摇了摇头，一股异样的感觉在萧帝氪心中涌起。朱大爷缓缓开口，语言中仿佛带着奇特的魔力，让他听得极其入神：“你以为正一道宫身为大陆正道魁首干这种灭门之事会留下任何隐患？实话告诉你，正一道宫出手前连你们萧家的人数都是查了又查还用了天机推算之法推演过，你觉得你当年可不可能跑得掉？不是我这么多年来暗中相助，萧家早就灭门咯~~亏你小子还不信任我。”

“为什么？”精神高度集中的萧帝氪脱口而出。

“这嘛......我得慢慢给你讲。这事还得从好多年前开始了......”伴随着朱大爷的讲述，往事再次呈现在萧帝氪的眼前：

**☀旧元·混乱年代**

吧唧

一团模糊不清的肉块被踩了一脚。

低头看了看，黎昊桀叹了一口气：“赶快吧，现在时间是最宝贵的了。”旁边暴脾气的军官回头看了看破烂不堪的运输机：“妈的，这玩意儿还真耐操，这个状态都能早到10分钟。”黎昊桀用便携终端稍稍接受了一下运输机上的物资信息：“现在应该不会爆炸了，上面还剩有些东西可以用，上去把它搬下来吧。哦，对了，还没问你的名字。话说你为什么不把名牌挂在胸口上？”

“......”暴躁老哥沉默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别告诉别人。”

黎昊桀摆了摆手：“算了，你直接说名字吧，边说边搬东西，别浪费这些时间了。况且我也不喜欢强迫别人。”

“呸！你这还不算强迫？一个人‘挟持’了一个基地的人？蛤？”暴躁老哥笑了笑，看着黎昊桀用念动力飞快地搬着东西，心中暗暗说这小子还要自己帮忙干嘛，于是干脆在一旁看起戏来：“我，舟震岳。你叫我老舟就好了。我这人没别的，就是看到不爽的事老子就得干！老子看不惯谁就得去干谁，没人拦得住老子。”

黎昊桀把能用的物资迅速的码在一边的空地上，招手示意舟震岳上前挑选。

“靠，AK-10086！”舟震岳高兴的大叫，从一个箱子里面拿出了把步枪，边熟练的把各种零件往上面拼接，边说着：“你造吗？我当初第1次来基地看到这玩意儿的时候，就他妈深深的爱上了这把枪。哟？这把还是解除了杀伤限制的！我看看...不得了，不得了！弹头初速度4.1马赫！这回赚大发了！”舟震岳愉快的吹了声口哨，又从旁边的弹药箱里也找了一捆弹夹，抽出其中一支插上，把剩下的全都别在了战术腰带上：“喂喂，你找到可以用的单兵战斗装甲了吗？”

“确实是有两台，但现在有一个问题。”黎昊桀把眼镜摘下来，收到一个匣子里：“只有一台的动力装置没损坏，另外一台的话就只能把装甲部分拆下来当护甲穿。”也没有见他有什么犹豫，直接就开口：“我的能力是念动力，对付水妖那样的人，我就没必要近身。而且动力装置毕竟也有重量，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诱（显然他一开始说的驱赶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我穿有动力装置的，反而可能会降低机动性。”

黎昊桀把手动启动密匙丢给了舟震岳：“机动性不好的后果，你刚刚在天上也见识到了。”

舟震岳接过密匙，到一边穿戴动力装甲：“奶奶的，谁知道风潮的影响范围已经扩展到这么大了，我看没准是那小子故意弄的咱半路上就死的只剩俩！”

黎昊桀皱了皱眉头：“可能只是纯粹的运气不好吧...”

真的是这样吗？你自己清楚为什么。

“闭嘴！”黎昊桀念动力猛然爆发，方圆百米内所有物体都像被榔头狠狠锤了一下，全部都以黎昊桀为中心向后退了一截。

舟震岳：“我靠，你小子心里压力太大了，发疯了是吧？你怎么过的每年的例行心理测试？你不会也是去要挟了别人心理测试官的吧？”

黎昊桀揉了揉脑袋：“抱歉，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可能...确实是吧。”

平复下自己的内心，他自言自语道：“越来越严重了呀，小时候只是每年一两次，能力觉醒之后每个月几次，到了最近一天都会有好多回...该死！偏偏是这个时候！”黎昊桀看着空无一人的城市，内心就忍不住想：“要是一会儿战斗的时候......”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那你可以跑嘛，反正跟你没什么关系。

“......”黎昊桀没有理会，而是开始校准面罩中的信息以及检查装备：“舟震岳，把你的能力详细和我说一下，我看看一会儿怎么安排。”

“冲上去干就完事儿了，安排个啥？”舟震岳在一旁大声回应。从战斗装甲的扬声器里传出的处理过后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奇怪。不过见黎昊桀在通讯频道上发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舟震岳尴尬的用手挠了挠头盔：“我的能力叫虚无力场，可以将我肉体的蛮力以力场形式作用于现实世界。比如说我一拳打出一千万吨的力量，本来这股力量只能从我的肉体上爆发出来，可是现在这一千万吨的力量便可以以一种力场的形式存在，能够以我身体为中心通过我的虚无力场延伸到力场接触的地方。你要是想着好理解的话，就把我这个能力想象成一团可以传导我肉体力量的念气，只不过这团‘念气’不是用脑子施加力的，而是用肉体来施加的。”

黎昊桀皱了皱眉：“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只要把你这个能力理解成一个可以控制接触面积的‘超传导’就行了吧？那么你这个‘团’大概有多大？”

“你这么说也差不多。大小的话...”舟震岳缓缓升起，大概上升了五米左右：“大概一百二十多立方米吧。我一般作战的时候都是用虚无立场将自己包裹起来，就好像自己等比例放大了一样。这样既可以浮空，又可以及时的将力传导到身体附近把子弹之类的挡下来，而且攻击起来的话也很顺，我只要跟往常一样把那些武技施展出来就行了，基本上就是等于一个放大版的我在跟别人打，而且一拳打到对面身上地的作用面积可以时小时大。不过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倒也有把虚无力场放在自己正前方弄成一个圆盾的样子，然后等那些恐怖分子的子弹打过来的时候我就在后边使劲的发力，结果那些子弹全都噼噼啪啪的撞在上面，你真是想不到他们的眼神，那跟见了鬼一样！那可是我最爽的时候了。”

“那你可以把你的虚无力场拉成长条状吗？这岂不是就跟超传导没有什么区别吗？隔山打牛？隔空打人？话说你这个能力其实很好用啊，怎么就落到你这种武夫的手里了？你有这能力还拿枪干啥？搞不懂。”黎昊桀看舟震岳讲高兴了，也试图活络一下气氛。

舟震岳把装备都上好，嘿嘿一笑：“我那一‘团’体积是够了，把它拉伸成底面像针眼一样小的圆柱体，然后我一拳打出去把所有的力全部传到一个针尖那么大小的地方？呵，这种操作我们都设想过，但是这样子对于脑力的消耗很大，而且我对力场的操作范围和把控能力也都有限。用来当一击毙命的手段之类的还行，正面作战的话...还是我把自己套住上去硬刚吧。”他掂了掂自己手里面的枪：“使用能力毕竟还是蛮耗体力的，我们又不是像水妖他们那样的疯子，宁愿直接透支到死，也要满足自己最后的疯狂...或许这就是能力者对社会危害大的原因之一吧——不计代价的话，大部分能力者都可以随时爆种。”

“要不是能力滥用对社会危害这么大，还要我们干嘛？先别扯那些。我再问问你，你能把你这个虚无力场弄成一个大手的形状吗？或者能够用它来包成一个汤圆？用来托住什么东西？”黎昊桀一下子双眼放光，心中似乎有了什么想法。

舟震岳稍稍一愣：“可以倒是可以，但我必须要一直发力，而且力要至少等于被包住的物体的质量，不然的话‘汤圆’是托不住东西的。哦哦，我大概猜到你要干嘛了！但是我的力场虽然‘大小’够了，可是操作距离很有限。要真这么干，我恐怕跑不出焦痕审判的范围...”说到这里，舟震岳愕然的盯着黎昊桀的脸：“你是肯定不会让我去送死的，而且信标在你手上。你的念动力也可以基本上无缝衔接的接住我的‘汤圆’，把水妖困起来，所以你是想...”

黎昊桀挥手打断了他：“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蠢，什么计划都非要自己拿命刚？放心吧，我还是蛮爱惜自己的性命。到时候咱们就先用这招，把水妖像包汤圆一样包住，然后你先消耗一下他的体力，我之后再用念动力接过来。接下来...咱们边走边讲...”

......

地下数百米深，一个坚固的避难所。

“怎么样？这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呀。”朱大爷听着黎昊桀和舟震岳的谈话，向后转过头去，对着4位族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哼，你最好能确定说的话都真的，不然那么多族人白白死去，积攒多年的资源流失，国家秩序受到扰乱，这些帐全算起来，你死个一百次都不够！”东方厂公面色有些苍白，缓了几下接着说：“不过那欧阳小贼当真是了得，倒是不负了他欧阳家族千年不遇的天才的名声...咳咳，贼小子下手可真重，嘶——痛死老夫了...”

“哎，说不得这回要没有朱先生指点，我们还真的有可能全军覆没。”北镇日召摸了摸肚皮，想到了那天的一人一刀，那恐怖的身影是那么叫人绝望。即便早就约好了，知道自己等人能全身而退，可依旧有些后怕。叹了口气：“只是朱先生所言属实是太过离奇，就算证据都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但我们毕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如果有什么冒犯，还望您不要跟我们计较。”

朱大爷摇了摇头：“我也是死了6次的人，倒也不在意这些了。但这一次的情况确实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因为这次的情况连我都拿不准，那么就说明我们还有机会...”说到这，几位族长惊奇的发现，朱大爷这般神秘莫测的人物眼中竟涌起一丝莫名的恐惧！朱大爷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狂叫：“一定不能，一定不能再让祂成功了！那是超越时间、空间、物质、能量的真理，是不可直视、不可听闻、不可嗅探的无法观测，是人类理智的边疆，疯狂的开端！绝对不能这样那样的东西降临了...绝对不要...该死，我也被影响了吗？差点就念出他的名讳...”

想到这里，朱大爷的面色阴冷下来，周围的环境仿佛也变得沉闷起来。

感受到气氛的沉闷，其他几位也不发话了。

“那就安静的看着吧，看看这次......”朱大爷平复下心情，和几位族长继续看着。

......

“十一点钟方向，大概半公里，小心一点了。”黎昊桀用念动力包裹住全身，像一条灵活的鱼一样在大楼之间穿梭，同时伸展出一部分，像触须一样扫过四面八方，感知着周围的地形，配合着特殊的仪器，绘制出一份份立体图上传到指挥部进行分析。舟震岳跟在他后面有样学样，只不过动静有点大，经常不小心就把什么窗户震碎、水泥地砸裂、房子的钢梁砸弯......

“我说，为什么咱们不在地上跑路啊？非要在这些楼里面窜来窜去。”舟震岳不解的问到。

黎昊桀突然停了下来。

“woc！”舟震岳一个急刹车，带起漫天烟尘。他挥了挥手，用虚无力场将力平均的散布到自己附近，推开自己身边的尘埃：“你怎么突然就停了？我他妈差点就撞上了！高速公路突然刹车很危险知不知道？”

而黎昊桀的内心此刻却犯起了巨大的波澜：为什么？为什么我会...以这样的方式前进？我是什么时候学会改变自己念动力的感知形态？我什么时候竟然能不自觉地将念气和念动力同时调用？妈的该死，又是这样！

不过黎昊桀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紧张：“淡定，舟震岳。我只是想尝试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狙击。”说着，黎昊桀开始从身上的各种战术包里用念动力掏出一块块零件，将他们拼接好，然后拿出一个被封存的弹头：“专门对付这种没有固定形态的能力者，击中之后会抑制一定范围内的能力发挥。如果能一枪命中的话，就是最好的结果。”

“那你怎么不早说？还只有你一个人带了这种子弹?拿去打地动不是一枪就完事吗？”舟震岳疑惑的回应。

“备选方案而已，我总不可能来之前把所有的计划透露了。而且你刚刚不也听了吗？那个计划才是我们最主要的手段，这个只是搏一搏运气。至于你之前的那个问题吗？嘿，只是纯粹的因为基地里面正好只有一发而已。毕竟制造这玩意儿是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你懂的。”黎昊桀隐晦的指了指天。

舟震岳疯狂点头以示自己明白。

黎昊桀用念动力在空中托住狙击枪，不断的调整着狙击角度，试图跟上正在一直蠕动的水妖。不过要在500米开外打中这么一团不断变换的液体对于这样的半吊子来说是有点困难的——要是一个好的狙击手这么容易当，那也就不用说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了，直接拿着枪上去干就行了。

但一码归一码，这时候他还是要试一试的。

“来吧，5分钟之内没找到机会就出击，不然就会错过时间了。”黎昊桀开始在心中默数，同时压制着自己的呼吸，打开了狙击枪上的防颤模块以及一大堆信息采集器。周围环境的温度湿度风向通过信息终端不断的传输到他头盔的目视区域，为他保障着这一次狙击的成功。

“加油啊！”舟震岳在他身后轻声助力。

不只是他，这一刻许多人都在不同的地方默默的观看着这次瞄准，他们有的希望他失败，有的希望他成功，还有的有更古怪的期盼。

“妈的，你别动啊...”黎昊桀继续挪动，想要把水妖最中心的位置套在瞄准镜里。“该死，要是不能一枪打中正中，那么作用的范围非常有限，他大不了放弃一部分躯体，直接继续跑路。算了还是不要了。”黎昊桀退出那一发能力抑制弹，把他交到舟震岳手里：“把它放在你这一支弹夹中间的位置，自己去慢慢搞，我还要尝试狙击。”

说完，黎昊桀又在包里掏了掏，拿了一发特制的燃烧弹：“还是把你激怒算了...希望这能给你个教训。这玩意儿我可就不用瞄那么准了！”没过几秒，黎昊桀就扣下了扳机。

噗

经过消声处理的子弹离开枪膛向那一团鲜红的血水飞去。

砰！

音爆的破空之声在空中开始回荡。

噗叽

弹头接触到了那一滩鲜红的液体。

熊熊！

特制的材料迅速的相互反应、燃烧了起来。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炙烤着周围的一切。

哗啦！

这是水妖涌动的声音！

“跑！”黎昊桀猛的吼道，用念动力在自己身上一推，一下就飞窜了出去。舟震岳本来想上去刚两下，但看到一团水刚刚被火球烧过，以及这一团水在涌动中无意中在水面上形成的一个个愤怒脸庞，他吞了口唾沫，还是用虚无力场在自己脚下形成了两个放大板的‘脚掌’，狠狠一蹬便产生了巨大的推力，然后用上了念气辅助自己保持稳定，就这么在空中奔跑，跟着黎昊桀一起跑路了。

哗叽！身后传来奇怪的声音，昭示着水妖在接近。

“妈的，我们飞的怎么没有他游的快？这货还没有指挥部给他规划地图路线，怎么可能会越追越近？”舟震岳直接就在公共频道里吼了出来。

“傻X，黎长官那是在诱敌深入，专门放慢速度，你是空踏没练到家，又非搞个半吊子玩意儿装13，跑的贼慢能怪谁？嘿嘿，好笑！”

“就是，你既不是专门强化肉体的变异系能力者，又不是专门修炼这方面武技的古代系能力者，还想第三能级就学会空踏？你以为你是什么天才？蛤？蠢材？哈哈哈！”

听着公共频道里传来肆无忌惮的嘲笑，舟震岳是又气又笑，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只得低下头自己跑路。

他们都很开心啊，你怎么不开心呢？

“没空理你，闭嘴！”黎昊桀阴沉下脸，在公共频道里就骂了出来，搞得大家都是一脸懵逼。沉默了片刻后，公共频道里又恢复了标准的信息传递，精确的为二人指导着最佳路线。此时距离焦痕审判到达第一打击点还有8分钟，黎昊桀等人到达第一打击点还剩6分钟。

“喂喂！要不我们跑慢点，谁想拖他两分钟？跑了怎么办？”舟震岳跟在后面继续叫唤着，还时不时回头给水妖一枪，宣泄着心中无处发泄的恼怒。同时他心中也在想：“一会儿要真的要困他两分钟，这货绝对恨死我，不行不行，反正都恨了，我再多打两枪！”然后转头又是扑扑两枪打在那一大团红水上，溅起一片片水花。嗯，要把他引过去，这么拉仇恨还不够！

舟震岳打开强力扩音模式：“后面那团④馬玩意儿？你知道你他妈长得有多丑吗？知不知道等你升天之后，你们全家人都会认不出你的！”

他这么一说，后面的水妖猛的涌了一下，追得更紧了。似乎不把这两人生吞活泼，不解他心头之恨。

黎昊桀：“没想到你还真是粗中有细啊，还特地去看过水妖的审讯报告！”

舟震岳：“？？？”

黎昊桀：“那不然你怎么知道他这个状态下其实是能够看到东西也能够听到声音的？你还专门准备好了语言战术？”

舟震岳：“我哪里会知道啊？谁没事去看这些变态的审讯记录啊？我只是每次都是这样想让对面全家族谱升天，骂着骂着我就习惯了...这些话都是我脱口而出，哪里需要什么准备？”

黎昊桀：“......”

瞟了一眼面板上的倒计时，黎昊桀默默想着：这个速度有点快了，这样下去的话会早到20秒，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在原地拖住140秒以上，每多一秒钟，我们的风险都会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只有在路上把时间给...

噗

又是一发燃烧弹激射而出，这回距离水妖最近的舟震岳都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给震的晃了一下。

“舟震岳！”黎昊桀在公共频道里又开始吼了：“不要再按约定路线走了，我们现在开始就且战且走，不然到了第一打击点，我们要拖上两分钟，那个太悬了。而且如果绕路的话，我怕水妖识破，到时候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舟震岳听了之后二话不说，转身就是一拳。虚无力场在接触水妖时变得又扁又宽，舟震岳这一拳的力量作用在上面，就好像拿了一个大号的苍蝇拍子拍在水妖身上，啪叽一声直接打凹下去了一大坨，就好像史莱姆被乒乓球拍拍了一下。

哇叽！

水妖发出不明意义的声响，开始改变自己的追逐策略。只见他将自己分为几股细流，也学着舟震岳他们那样爬上大楼，在大楼之间穿梭。

“我擦！这货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分成这么多段？他的能力不是液化吗？”舟震岳本身跑的就慢，被这么一追追得更近了，忍不住向黎昊桀发问：“喂喂，你倒是说话呀！”

黎昊桀这时候也是眉头一皱：是这货升级了，还是之前就有藏拙？如果是藏拙...该死，升级了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这两个结果都是让人头疼呐！不过舟震岳被越追越近...

念动力从黎昊桀的装备包中又拆出一盒特殊的子弹，黎昊桀保持着念动力探路，直接在空中调转方向，抬起枪口对准水妖最大的那一股分流，同时念动力已经熟练地将前面一支弹夹退下来，插上一只新的弹夹。一串操作行云流水，伴随着他右手食指轻轻扣动扳机，又一发子弹出膛。这一次射击的距离太近，已经容不得水妖做任何反应！

弹头接触水妖的分流之后，周围的温度开始迅速下降，直接把分流冻住了一大块。水妖怒吼一声，直接抛弃了一部分躯体，轻松摆脱了冰冻，又追了上来。

“该死该死，我他妈怎么没有想到带点特殊子弹？我这里全是...诶，不对，哈哈哈！”舟震岳在自己身上扒来扒去，突然看了看有一个弹夹上的特殊标识，随即哈哈大笑：“水妖小儿拿命来！”舟震岳看着前方接近一栋大楼，双脚用力一踏，将自己的身体再抬升了一截，然后将力场向外延伸，又是一蹬将力传导到了大楼上，让他在空中完成了一个后空翻。他在后空翻中快速启动装甲之中的自动瞄准装置，手指轻轻抠动扳机，迅速射出了超过15发子弹。

其中有4发没有命中，十一发直接命中了超过4股不同的支流！

“蠢货！实弹对我有什么用啊？”水妖打了这么半天，终于开口了。

“傻逼智障，tmd，变成一团水就没长眼睛了是吧？自己nt还怪谁？”舟震岳打完这一梭子子弹，又再次开启了无情的扩音嘲讽。

“混蛋，我要把你的嘴撕烂！呃呃呃呃呃....”强烈的电流从每一发子弹中窜出，在液体当中游走。

“怎么样，还上网不？”舟震岳又用嘴巴补了一刀。

“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要电我，不要！！！我不是怪物！！！啊啊啊啊！！”水妖被电击之后不知道唤起了什么奇怪的记忆，跟发了疯一样加速，不停的拉近着与舟震岳之间的距离。舟震岳通过装甲的后置探视装置看到这一幕，吓得亡魂大冒，也顾不得在空中装逼，撤掉脚下的虚无力场直接落到了地上就开始以最高速度发足狂奔。

“儿子啊！你追的这么近干嘛？是不是害怕爸爸走了不要你了呀？”舟震岳继续扩音嘲讽，显然是领悟到了拉怪的真谛。到了地上之后，他的速度可就比原来在空中装逼快多了，甚至还有时间站到一些地方悠闲的瞄准，然后打出一发发带有强烈电流的子弹。估计是审讯的时候网瘾治疗多了，就连黎昊桀也发现水妖对电击的仇恨程度甚至远远大于低温和高温。

“干得好！舟震岳！继续拉怪！这样子我们绝对可以成功！保持这个速度，不要让水妖感到绝望，不然他会放弃追杀！”黎昊桀看着有人帮他分担压力，于是自己也继续加强攻击。只可惜水妖似乎是预料到了什么，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聚拢过，这让黎昊桀留给舟震岳的的王牌一直没能打出去。不过他对这个倒是没什么忧虑，他只是内心有些遗憾：“看来还是一定要用那个武器啊。”

他心中默默想着武器参数，计算着二人生还的概率：中心打击范围方圆数10米的空间，会在5毫秒之内上升到上千度的高温，方圆百米之内会在接下来的10秒之内全部升温到300度以上，方圆千米会在接下来的三分钟之内升高到110度以上。根据我们的奔跑速度计算，我们把水妖引到中心打击位置，我们距离他应该至少会有170米以上，大概也就承受个200多度的炙烤，以我们的护甲和身体素质倒是可以硬扛下来。

不过黎昊桀心中又想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几个字，内心又不免为平民担忧：要完全豁免这件武器的影响，至少需要距离中心打击位置超过5公里。如果影响范围内有活着的人，哪怕没有任何伤势，都会被超过高温活生生烤死...该死，希望他们都疏散了吧，不过这已经是环境影响最小的天基武器了，我也只是不想你们死在这个水妖手里...黎昊桀看着距离第一打击点越来越近，心中不免担忧。

你这理由可真蹩脚，消灭秩序的破坏者不才是你的第一目标吗？你所做出的一切，找出的一切理由都不过是虚假的掩饰罢了，你真正的目的就是这样而已，干嘛要装得这么痛苦？毕竟死的人多、人少少、怎么死，都只不过是一堆参数罢了。

“我只是不想坐以待毙，而且时间也不允许我思考太多...可恶，明明都想好了，这个锅要我来背，但还是忍不住想给自己找理由啊...”黎昊桀使劲摇了摇脑袋，将杂念甩出脑海，继续一心一意的和舟震岳进行着拉怪大业。这时候，他的传感器上已经收集了超过400人的生命信号，而随着他们的行动，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可想而知，第一打击地点为中心的5公里以内，绝对不止这么点活人。当审判的光柱从天而降，他们都将成为水妖的陪葬者。

嘿嘿嘿，你也是个小屠夫了呀...

“滚啊！”黎昊桀怒吼到。他已经有些无法忍受了，这时候就连抠动扳机的力道都大了一些。似乎在宣泄着心中无处发泄的情绪：“你他妈懂些什么啊？如果我们不来，如果我们不用那样的武器，tmd就一定能确定消灭掉水妖吗！如果这货跑掉了，就算他这回肯定会因为能力崩溃而死，但谁知道这些本来就是变态的家伙，发起疯来能够在临死之前造成多大破坏？谁他妈知道他杀的人会不会比这更多？而且如果还有幕后黑手，这货他妈还不一定会死啊！你有想过他再活下去，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多大的破坏吗？这些你懂个屁呀！！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啊啊，生气了呀？嘿嘿。你也只能骗骗你的那些小伙伴，这说辞对你自己可是没用啊...

黎昊桀狠狠咬紧牙，脸上青筋暴起，面罩上甚至都开始提醒他控制血压稳定了。

“黎昊桀，黎长官，我们快到了！你快问问指挥部那帮人卫星有没有就位啊！这一波没杀掉，后面可就难了，我可不想你去祭天啊！”舟震岳略有疲惫的语气传来，将黎昊桀拉出了思考：至少现在他们还需要我，如果我真的有罪的话，时间终究是会给我审判的...

“放心，指挥部那边早就弄好了，我这边的信标也处于待激活状态，到时候只要我轻轻一摁，就能把那家伙送上天！”黎昊桀快速回应，以此来给舟震岳信心。

“那到时候高温怎么办？我们可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跑到5公里之外啊！”舟震岳回应到。

“你小子，第3能级的身体素质，还穿了那么多护甲，我估摸着500度以下的高温都奈何不了我们，何况到时候我们大概只用承受200多度的高温呢，你担心的啥？还不如多花点心思，看水妖会不会逃跑。”

“那个长官，这你倒是不用担心。”舟震岳笑了：“经过刚刚的试探，我发现这家伙是个真正的nt，精神状态这个时候绝对已经不正常了，能够保持液化都是因为他已经开始能力崩溃了。我估计他现在就只是看到活动的物体就杀而已，哪里来的心思去想那么多！要不是他现在保持的一直是分散状态，估计一发能力抑制弹打下来他就嗝屁了。”

“以防万一吧...”黎昊桀心中默默想：精神失常了？那岂不是我们只要把他领过去，然后开火...这么简单就能完事儿了？嗯...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他检查者卫星的各个参数，二人的护甲强度、身体数据，测算着各种距离，但却一直没有找到隐患在何处。

“希望是我想多了。”

或者说你已经想到了，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呢？

但想象终归只是想象而已。当审判的光束从天而降，滚滚热浪掀起，水妖受到重创导致能力崩溃加速直接死亡，无数人的惨叫回荡之时，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二人站在焦土之中，看着生命信息收集器上面显示的光点一个个暗淡，就仿佛看见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周围的空气全部都变的火热，每一寸皮肤都起了水泡，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在吞吐一团火焰。而最为痛苦的是，他们会在这个状态下挣扎至少半分钟...

但这就是代价，换了其他的任何方案，他们都没有办法能保证杀掉一个发了疯的第三能级巅峰能力者。

咽了一口唾沫，舟震岳缓缓坐在了废墟上：“那么任务就完成了...”然后一下子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黎昊桀打开他身上的救援信标，走到一旁开始思索：

“......问题不会出在我们这边...其他地方任务情况也一直在传来，看来是不会出什么意外了。还有什么呢？还有，还有...不好！风潮！还有个风潮！”黎昊桀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霹雳：既然风潮已经开始和崔无坚交战了，那么他是怎么能够保持着天气诱变的呢？如果他没有和崔无坚交战，那么天气诱变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么大的范围？甚至他们之前在来的路上都被异常天气影响了，搞得一飞机的人死的只剩两个？

“可恶啊，没想到居然是那边出了问题！”黎昊桀心中的焦虑一下子涌了起来：最保险的地方出了问题，他深深的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啊啊啊啊啊！！！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那边的交战程度就算有什么情况也根本没有办法传来任何信息，我这里也根本赶不过去，难道就要这么干坐着等待最后的消息吗？我最讨厌坐以待毙了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黎昊桀抱住自己的脑袋，痛苦的蹲了下来。他想做些什么，可是他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

正当他痛苦而又焦虑时，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你为什么要在城市里面使用天基武器？”

黎昊桀内心：！！！怎么会没有警报？

体内的念动力疯狂喷涌而出，在这一瞬间爆发出了超过500公斤的推力，瞬间推开了周围的一切存在——除了他！

黎昊桀怔怔的看着他，心中交织着一大堆复杂的情绪：“怎么是...你!”

来者歪了歪脑袋，掂了掂右手上灰朴朴的长剑：“所以呢？请给我一个你屠杀平民的理由。”

黎昊桀苦笑道：“我说我是在除暴安良，你信不信？”

唰！匹练一般的刀光闪过，黎昊桀还没来得及反应发生了什么，就感觉视野变得清晰了。

？？？视野变得清晰？？

“我擦！烫烫烫烫烫！”黎昊桀伸出双手捂住脸部——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刚刚一瞬间，自己身上的头盔被切成了两半，现在他的头部已经暴露在了空气中。脸部的娇嫩肌肤突然接触到直到现在仍然超过160度的空气，瞬间给人带来了痛楚。不过以黎昊桀第三能级能力者的身体素质，过了几秒钟就慢慢适应了，他把双手放下，脸蛋通红的像一只蒸熟的螃蟹。又过了好一会儿，两根腊肠才动了动：“老哥，你不知道我们刚刚干了什么吗？我们刚刚千辛万苦击杀了一名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的B+级能力者罪犯...”

话没说完，刀就已经架在了脖子上：“你知道吗？”

刀刃缓缓靠近黎昊桀脖子上的大动脉，让他感受到一阵阵刺骨：“就在刚刚那一瞬间，我指的是你们朝城市中发射天基武器的那一瞬间，这座城市里还有超过170万人没有疏散。”

黎昊桀咽了口唾沫：“我们知道，已经尽量选了空旷地带了...”

男人提起刀，似乎是不想听他狡辩，将刀尖对准黎昊桀的脑袋，然后是...

啪啪

灰朴朴的刀背拍了拍黎昊桀的脸，将他从死亡的恐惧中拉了回来：“你感到恐惧吗？”

“有那么一点点吧，虽然当我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想好了，但...有些事......”

“哦？什么样的事情？”男人似乎来了兴趣，俯下身来，把刀插到地上。像热刀切黄油那样，坚固的钢筋混凝土丝毫不能阻挡这把锋利的长刀，刀刃长驱直入，哪怕只是轻轻往地上一戳，大半个刀身都直接没入了地里，显示出这把长刀的不凡。

黎昊桀看的眼皮直跳：“大概就是为了救人而杀人吧，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谁都知道这些能力者罪犯简直就是变态，他们只是纯粹的为了快乐而杀人，如果我不来杀他的话，那么他也迟早会把这座城市里面的人杀完...”

“放屁。”男人把身子蹲得更低，两只眼珠子死死地盯住黎昊桀：“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死？”

“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在我们的分析里面，这已经是最优方案了！”黎昊桀试图据理力争。

“呵，所以你们宁愿拿那么多平民来陪葬，就为了少牺牲几个珍贵的‘逆鳞镇暴部队队员’？”

“不是的！上面下了死命令，让我们坚守阵地。我能够策反这么多人已经是尽力了！怎么可能还能还把镇暴部队的人给编排出来？而且我说过这已经是最优解了，其他方案谁说就一定不会让这些平民死亡...”

男人凑近黎昊桀，接着又站起来。眼前一晃，黎昊桀就看到他右手上拿着一个东西问：“所以这玩意儿是在放屁吗？”

黎昊桀定睛看了看他右手上拿的那个东西，瞳孔骤然一缩：“我找过机会了，我找过机会了！如果能减少伤亡，谁不想啊？但这玩意儿一旦没有打中，等这次水妖逃跑之后，下回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用了！毕竟能力抑制弹头造价高，而且很容易被针对，甚至本来就是一支奇兵！许多人都不能够确定是不是有这种武器，以及这种武器的存在形式，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如果今天我为了所谓的‘良心’用这样的武器将水妖逼退了，那以后要是遇到更危险的能力者需要用到这样的武器，但是他已经提前知道了我们有这样的武器，以及对应的处理方法，那你说该怎么办？”

男人没有理他，只是侧过头盯着满是硝烟的城市：“你听到了吗？”他抬起右手指了指西边的一栋大楼：“那栋楼第21层，还有两个6岁半的孩子。他们两个被他们的母亲穿着打湿的衣服压在身下，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们母亲现在全身上下被蒸汽重度烫伤，浑身的皮肤都起了水泡，痛得她直打滚，每一次反滚就会有水泡破裂，给她带来更大的痛苦，让她翻滚的更用力。而她的孩子们在不久之后将要遭受比她更凄惨的命运。”

男人又把头偏向另一边：“离这里1.5公里，有一栋居民楼。楼里面全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不清楚这次疏散的含义。他们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演习，一次年轻人的神经过敏，却唯独没有想到这是一场灭亡的灾难。你们的天基武器发射的时候，这群老头正围在鱼塘边上看鱼。而现在...”

男人转过头来望着黎昊桀：“整个鱼塘里面的水全部被武器产生的高温所煮沸，这些老人没有年轻人的敏捷，他们只能在惊恐之中大口的喘着气，慢慢的向后退去——他们所喘的每一口气都是蒸出的高温蒸汽，吸入肺部之后，会在他们的体内产生巨大的痛楚。这些痛苦催促着他们赶快远离鱼塘，而每一次试图远离，都会让他们喘气喘的更厉害，吸入更多的高温蒸汽，产生更多的痛苦。”

黎昊桀听到这些，面露痛苦之色：“别说了，别说了...”

男人叹了口气，转过头去望着他。像是在回应着黎昊桀，又像是在自说自话。口中缓缓吐出三个字：“凭什么。”

“凭什么这些弱者就能够被随意牺牲？凭什么你们可以决定他人的生命？凭什么你们觉得是什么就该是什么?凭什么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枉下定论？凭什么你们做了这样的事，还能够给自己辩解？凭什么你做了这样的事，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样子啊！！”

黎昊桀沉默无语。

男人凑上前去，拎着他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你回答我呀！刚刚不是分析的挺理智挺冷静的吗？你知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这座城市里面还有超过5万人正在挣扎？这些人中有老人有小孩，有普通的工薪阶层，有收保护费的地痞流氓，有自愿留下维护秩序的警察...”

男人甩手将黎昊桀扔在地上，转身抽起长刀，将刀刃拖在地上一步一步靠近：“...却唯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该死的呀！没有一个人是该被随意牺牲的啊！”

咆哮声震耳欲聋。被高温所扭曲的空气在吼声之下被扰动，在空中显示出层层涟漪，昭示着男人心中的不平。

咳咳...

黎昊桀被摔在了地上，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这看似随意的一扔，几乎都要把他镶进水泥地里！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擦了擦脑袋上的鲜血，然后发出了低笑：“呵呵呵...哈哈哈哈！你以为...”黎昊桀试图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做不到。他翻身趴在地上，用左手支撑着自己的半边身子先立起来：“你以为你他妈是谁呀？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老子在这里拼死拼活消灭罪犯的时候，你他妈在哪里呢？你是谁呀？妈的！你是欧阳问啊！不是你难道会有今天这个局面？老子说白了也是在给你给你擦屁股，tmd怎么就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

砰！

欧阳问刀背一扇，带起一阵狂风抽打在黎昊桀的身上，将他又一次打倒在了地上。

“哈哈哈哈，打得好，来，继续！”

“这不是无意义的毒打，这是反抗。”

黎昊桀笑了，嘴里涌出更多血沫：“反抗...咳咳咳咳...嘿嘿嘿...所以力量就不该交到你这样的人手里呀，像你这样的人只会滥用它...呃...咳,你和那些凡夫俗子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反抗有力且有效，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反抗无力且无效。”欧阳问又顿了顿，指了指焦土中的一栋栋大楼：“甚至没有反抗的机会，只能无奈的承受、无力的挣扎。”

“我呸！”黎昊桀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但这口唾沫飞到一半就被高温烤成了气态。他张了张嘴，但是暂时只能吐出话语来：“唔...反抗？他们、你们，凭什么反抗？老子给上面的人当白手套、背黑锅，这些人在安稳的环境里生活，他们也配说这字眼？我们在黑暗中负重前行，这些凡夫俗子享受着我们的血和泪带来的成果，有什么资格反抗我们？是，我承认我的第一目标确实是击杀水妖，但是我已经尽全力给他们以怜悯，帮他们做出了选择，你来和我说我屠杀平民？我说，你们错了呀！简直是大错特错！你们反抗就是胡扯！你们...咳咳咳咳咳咳....”急促的咳嗽打断了黎昊桀的言论，欧阳问默默接过话头：

“所以说，在你的眼里，弱者连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吗？为了这样的机会，弱者连反抗都是错的吗？”

欧阳问直视他有些涣散的双眼，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他：“为了自己的命运而反抗，也有错吗？我出生的时候，被誉为欧阳家族千年难遇的天才。”

欧阳问一步一步向黎昊桀走去，双目之中露出追忆之情：“本来吧，五大家族维持平衡暗中统治着这个国家。国泰民安，社会安稳，这一切看起来都挺完美的。但是...在那一次的意外中，欧阳家族的唯一一个第五能级能力者意外的牺牲了，而其他4个家族的却全身而退。”

欧阳问走到了黎昊桀的跟前，蹲下来用空闲的左手拎住他的头发，提起黎昊桀的脑袋：“饿狼分食！这场风暴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第四能级和第五能级之间的差距犹如天谴，我父亲即便是第四等级中的佼佼者，却打不过哪怕是最弱的一个第五能级。所以我们是弱者。在你们的眼里，弱者不该反抗的。但我们反抗了。欧阳家族动用了家族积攒万年的资源，都用了无数年来累积下的人脉和关系，最终将我送到了一个普通人的家中寄养，避免了我从出生就被人利用的命运。”

黎昊桀咳出几口血沫：“让我猜一猜，咳咳...是不是普通人‘自由’的命运也并不平静？你是不是没有忍耐住‘普通’和‘平凡’，然后用了能力之后被人发现了..咳咳咳...”灼热的空气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他现在有一点感受到了那些挣扎着的普通人的感受。

欧阳问松开手，任黎昊桀的脑袋自由落体。他转过身去眺望着远方：

“差不多吧，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一些事情。再加上那一户人家是完全随机挑选的，就连当时把我送出去的亲生父亲也不知道我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

“咳咳咳咳...你的资料我们当然都看过，大家都知道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咳咳，只不过你拥有了执行你理想的力量罢了。如果你没有这一份力量，那你和其他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咳...你只不过是没有反抗之力的蝼蚁罢了，你也只是发不出声的弱者而已。你又何必要反抗强者这样的存在呢？你又何必要不满着你自己也正在在行使着的这个权利——凭借自己的意愿决定...啊啊！”

黎昊桀身下一根钢筋飞窜而起。这根钢筋旋转着，带着巨大的动能向欧阳问的后脑勺。这是黎昊桀用尽浑身力气发出的一击，是他精心谋划闲扯换来的机会；这一击是他能造成的最强的穿透，最大的损伤。

先用一部分念动力开出一个飞行通道，将通道中的空气全部排开，以达到没有空气摩擦的效果，再让钢筋旋转起来，自下而上飞快飞出

这是危机下的的巧妙构想，是对能力的精湛操控！

黎昊桀想过欧阳问会有多强，毕竟是能够击退4个第五能级的人。但问题是，以黎昊桀的权限级别他是不能够知道一个第5能级真实情况下到底能有多大的破坏力的！他只能够类比着每一级能力者之间的差距，按照他估计的实力来发出了最强的一击——在他的计算当中，第五能级大概就是比第四等级强个几倍。再加上欧阳问长时间战斗，那么面对这一击必然会受伤。

这一击近在咫尺，眼看就要击中了；这一击精巧绝伦，直冲要害的去了；这一击发出之后，黎昊桀已经开始等待血肉被钢铁刺穿的响声——但以上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推测，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事实上是：

欧阳问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瞬间转身，带起一阵狂风，竟然主动蹲下身来，让那根钢筋戳向自己的眼睛！

吱.....

火星四溅，钢铁扭曲的难听声音回荡在这片空间，让人不禁想捂住耳朵。黎昊桀瞪大了眼睛：钢筋因为突如其来的阻力而卷曲，扭成了一根麻花。欧阳问面无表情的松开眼皮，让钢筋掉了下来。“你看到了吗？这个现实终究还是要靠力量的。空有理想却没有能够将之实现的力量，这大概就是最大的悲哀了吧。”欧阳问吹了口气，强大肉体带来的恐怖的肺活量制造了强大的气流，让黎昊桀身边的空气迅速降温。海量的念气涌动着，将黎昊桀扶了起来。

黎昊桀内心一片冰凉：这就是第五能级？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刚刚我的那一击可以媲美坦克主炮，但他只用了眼皮子就夹下来了...

突如其来的冲击打乱了黎昊桀的内心，让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欧阳问叹了口气：“所以我其实没有搞懂，刚刚你为什么要出手。就如同我无法理解那4个家族，为什么看到我们的反抗会那样生气一样。”

黎昊桀摇摇晃晃半天才站稳：“呃...咳咳...你...太危险了...世界上不该有你这...这样的...存在...你...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你...你有一个幼稚的理想，但最为可怕的，咳咳，是你拥...拥有实现这个理想的力...力量...”黎昊桀说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你...你这样的疯子，为什么会存在啊...为什么你会憧憬着人人平等那样的乌托邦呀...这怎么可能做得到...你所说的一切都只会是徒劳，咳咳咳咳咳咳......一切都不过是在破坏这个已有的社会，破坏着这么多年来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成果。你想要的人人平等，人人掌控自己的命运，但你想要的一切在这个已有的世界里找不到...”黎昊桀仰起头，任由泪水流下：“我今天就能看到明天这个世界的废墟。旧世界的尸体上，新的世界拔地而起。我的世界正在死去...我看着这一切发生，看着你...”

看着眼前深泪俱下的黎昊桀，欧阳问没有打断他，静静的听他继续说：“你是你自己理想的践行者，可你却是现世的破坏者，秩序的践踏者。你想要你理想中的的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呀！有你这样的存在，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美好？你想要的只不过是恐怖的独裁，依靠绝对的力量将世界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太危险，太危险了。那些人根本没有真正认清到他们在和什么样的怪物作战！或许你的力量并不是最大的威胁（显然黎昊桀并没有真正见识过第五能级能力者到底能产生多大的破坏力），你的思想也只不过是幼稚的笑话。但当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咳咳，咳咳咳...你的存在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威胁！！！所以哪怕我做不到，我也一定想要尽全力去消灭你这样的危险。”

说完这些话，黎昊桀仿佛失去了全身的力气，直接瘫坐下来。他抬起头，注视着这个注定会杀死他所处的世界的男人。二人就这么沉默的相视着，过了好一会儿，欧阳问才开口：“做不到的话你就看着吧。”欧阳问转过身去凝望着天边：“你就看着吧，看着这个世界在我的手下变得更美好，看着我为这旧时代画上句号，为人类开启新的纪元吧。”

欧阳问飞身而起，用念气推动着自己在城市的上空飞行，当他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双脚猛然发力，一圈乳白色的气环在他身后炸开，然后天地在一瞬间失去了声音——超音速！

这才是真正的空踏！肉体与技巧完美结合的例证之一！让强大的能力者能够在空中以超音速的姿态更加灵活的“奔跑”。

空隆隆隆...

巨大的声响回荡在城市的上空，高速的移动带来了猛烈的狂风。高强度的大脑算力精确的计算着每一寸土地上的热量，规划着每一次飞行的路线。高空中的低温空气与陆地上的高温空气相撞，产生猛烈的对流。原本永不可能相交的天与地，在这一刻被一个人做到了。他搅动着天空中的风云，引动着大地上的风暴，将这片被高温所覆盖的焦土迅速降温。

大楼之中的孩子正在哭闹，他们的母亲刚刚离他们而去。高温继续向他们娇嫩的肌肤袭来，试图扼杀幼小的生命。下一刻，清风拂过，给他们带来清凉。孩子缓缓睡去，不知发生了什么；鱼塘边的老汉们绝望地面临着死亡，年迈的身躯被滚烫的蒸汽灼伤，痛苦的灼烧感使死亡在这一刻成为了所有人的目标。下一刻，天空中狂风大作，卷走了所有的热蒸汽，给他们以生的希望。

不只是大楼中被困的居民、街道上翻滚着的行人、汽车里绝望挣扎的司机...

这座城市中每一个受到灾难影响的人都被拯救了，他们茫然，他们不知所措，直到有一个人跪了下来。然后人们都开始下跪了。他们或痛哭、或狂笑、或感激、或疑惑，他们双膝跪在地上，他们抬头仰望着天空，看着天空中那个伟岸的身影——无论他们在哪，无论他们是谁，只要抬起头来，都能够看到。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伟岸的身影发出了声音：“我的同胞们...”这声音铿锵有力，这声音勾动着每个人心中最深沉的情感。孤独的人听了像是遇见了知己，渴望拯救的人听了仿佛是望见了救星，绝望的人听了仿佛是触到了希望，黑暗中的人听了仿佛是看到了光明。

“你们好。我是欧阳问。你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不认识我，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话，要做的事。我知道你们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前所未有的痛苦。相信我，我也一样。我不是什么圣人，不是什么救主，我只是一个渴望美好世界的人。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命运从他人的手下解放出来，每个人都能够不让自己被所谓的宿命所摆布，每个人都有掌握自己生命的机会...”

跪在地上的人们开始失声痛哭，或是进行最狂热的祭拜，或是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我不会向你们承诺什么。我既不是腐败的掌权者，也不是欺凌弱者的强者。我来到这里只为了宣告。同胞们，你们的苦难结束了，今后的世界注定会变得更加美好！我只希望你们答应我，当你们今后面临绝望的时候，不要失去生的希望。抬头看看吧，我或许就在你的身边...”

黎昊桀面色苍白的看着这个刚刚处理完天基武器余波的男人站在自己面前，用不知名的技巧、海量的念气，在每个人的面前形成了海市蜃楼，让城市中所有的人看到他的身影；在每一个人耳边振动着空气，让城市中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话语;干涉着每一个人大脑中的多巴胺分泌，让每一个人为他而疯狂。

黎昊桀双唇颤抖的，眼泪不知何时已经流干了。他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最深沉的情绪撅住了，有什么异物堵在他的喉咙中，让他发不出半点声音。

恐惧？还是震撼？他自己都分不清了。他唯一所知道的就是...

“你他妈真是个疯子...”

一字一顿，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不，我并不是。我只是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已。”欧阳问转身飞上了天空，像所有人看到的那样。他在空中遥遥的向人们招手，而每个人都举起自己的手以示回应。所有的人仿佛都看到了，看到下一个苦难之地被他所解救，看到下一批同胞同样举起手来以示回应。

“我的同胞们...”所有人默念着，并用目光默送着他们新纪元伟大的领航者离开。

......

“疯了！这个疯子！疯了！疯了！全都疯了！”北镇日召语无伦次的叫着，在这地下避难所里疯狂的走动。

“这个疯子，这个疯子，他怎么敢？他怎么能！他怎么敢这样说？他怎么能这样做！”北镇日召咆哮着，无能暴怒着，引来其他三位族长和朱大爷的“另眼相看”——瓜分欧阳家族的计划，提的最早的是他；攻打欧阳家族的时候，派的人最多的是他（如果出兵前的一晚上4位族长密谋的时候没有遇到朱大爷估计他还会再多派点人）；打起来被打的最惨的是他；这会儿闹得最凶的还是他。

朱大爷看了看卫星画面，又看了看北镇日召，最终暗自摇头：果然么，即便时间空间改变，有些人有些事却永远也不会发生变化。他无奈的摊开手，叹了口气：“所以诸位看到了吧，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只是至今为止而已。”东方厂公顿了顿，看着朱大爷无奈的目光又接着补充道：“但您放心，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信任。”他又上前了一步，把脸凑近低声道：“至少是你我之间。”但这房间就这么小，屋里还坐着一票子第五能级。别说是这一句了，这一票子家伙就连房间里跳蚤的动静都能听到！

西门文刀皱了皱眉头，缓缓启唇表了态：“对啊！这有些人啊，那就是没救啊！这没办法啊。”边说就变想着南宫斐笱那边看去。

南宫斐笱看了看西门文刀，眉头轻轻一挑，然后张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词汇搞得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到了最后，似乎是发现大家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南宫斐笱总结了一下她长达20分钟的发言：我们就按照朱大爷的计划行事吧。

众人无语。

北镇日召坐在一旁，情绪依旧激动——毕竟按照5大家族当年的契约，这个20年是该北镇家族执掌国家政权。

或许这才是北镇日召这次这么跳的原因。

“好好接着看吧。我说过，无论看多少次都是这么惊艳，现在看来还真不假呀...”朱大爷感叹着，双手轻轻下压，示意安静。于是4个都可以一击灭城的第五能级能力者纷纷排排坐吃果果，安安静静的坐回座位上继续看着这一次计划的运转。

朱大爷缓缓的在脑中盘算：应劫之人，你究竟能做到哪一步呢？

......

嗤！风刃扫过空气，发出破空之声。

“哈哈哈哈，你来的太晚了呀，崔无坚！”风潮得意地叫着：“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你可以理解得了！”风潮双目之中泛起蓝光，蓝光一点点收束成蓝色的圆环。

“还差一点...还差一点...”风潮心中焦急的默念。

崔无坚躲在仅有的掩体之后，面无表情的等待着机会。

风潮双手五指张开，在胸前猛地合抱。天空中一道惊雷落下，正中风潮怀中。他双目之中蓝环闪烁，狂猛的闪电被约束在胸前的狭小空间里，毁灭的光辉跳动着，照亮周围的一切。

“出来呀！像当年一样无所畏惧的突破所有的阻碍，然后一拳把我打倒呀！来啊！现在怎么当了缩头乌龟了？你的锐气呢？啊！”风潮双手扭动，像是在搓汤圆那样把胸前的雷球一点点压缩着，直到正好能被擒在双手中。  
 “不出来是吧？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喝啊！”第四能级的念气涌出，附带着使用者的特质——塑形！风潮的念气对于可以将包裹的物体约束起来进行操纵，而当他用这招来探路的时候，则能够凭借被包裹住的空气扫过物体之后的气流变化来感知敌人。

“嘿嘿，抓到你了！”他桀桀怪笑，双手向前挥出。

雷球在空气中划过，带起湛蓝的电弧轨迹。

崔无坚从掩体后跃出，躲开这一击。

砰！

混凝土砖块被炸得粉碎，空气中传来臭氧的异味。

二人相视着。此时无需过多言语，到了这样的状态只是死战而已。

“风潮！”崔无坚超限发动能力，使他的战甲上都染上了点点银星。

“崔无坚！”风潮伸手再次唤来雷霆束在手中。

二人怒吼着，同时向对方冲去。在这近乎凝固的时光里，风潮四周是迅烈的气流，身前有一道厚厚的空气屏障。他双手上雷光闪烁，在身后拉出两道弧光；而崔无坚任由狂风肆虐，雷光照映着自己浑身的金属色泽，只是继续催动着他带有“附着”特质的念气。肌肉随着念气一同收缩、舒展，为他提供着巨大的动力。他身体前倾，右手在前，左手收缩在后。脚踝向下扭转，脚后跟缓缓离地，身躯一点点抗拒着地心引力

——崔无坚跃起，左拳自下而上击打在风潮的下巴上；雷电撞击在化作金属的胸膛上，化作一条条银蛇肆虐着。铁拳与雷霆相撞，巨大的威力将二人分开。

轰隆隆隆————

这是钢铁与雷电的碰撞！是能力与能力的碰撞！

二人一触即分，同时向后飞去。随即重重摔在地上——鲜血刹那间涌上喉头。

崔无坚一个翻身站了起来，一口咽下喉头的鲜血。他只是站起来，然后是...

“战！”他呐喊。

战。他战斗！

他俯下身子积蓄力量，接着向风潮落地的地方轰然冲去！路径上的一切，无论是狂风还是钢筋，都丝毫无法阻拦这个男人。他加速！他发力！他跨过二人间的距离，将右拳也糊在了风潮扭曲的脸上。

“啊！”风潮痛苦地大叫。

“快，快...再快一点呀...”风潮在内心呐喊。

崔无坚没有停下，继续将自己的暴力倾注到风潮的肉体上。第三拳落下，重重击打在风潮的肋下，将风潮右半边的软骨戳进了内脏。

“嗷！”风潮吃痛，用念气试图将崔无坚推开，但他做不到。

就如同当年一样，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又是...”

左拳再次落下，打掉风潮几颗牙齿，

“啊！！！我是第四能级！凭什么你一个第三能级可以压制我！我不服！呃！”

右拳再落打断风潮的鼻梁。

“吼！可恶啊！我......！”

风潮内心狂吼：只差一点了！最后一点...

双拳并出，直捣黄龙。左右双拳同时击打在风潮胸口，将他整个个胸腔都打的凹陷。

但无论是崔无坚还是风潮都知道，这样看似狼狈的伤势对于第四能级来说只不过是手掌骨裂那种级别的伤势，也就是痛一痛就过了，无外乎叫两声罢了。如果接下来崔无坚不能在短时间内将风潮的伤势上升到严重影响作战能力的地步，那么当风潮从当前的阵痛中缓过来后，那才是真的晚了。

想到此处，崔无坚双手五指张开，一左一右按住风潮的脑袋，同时双目猛睁，体表上点点银星开始微微发亮。

“嗷！！！混蛋！你想速死我就成全你！你放开呀！！！”风潮看到这一幕，双目充血。不顾身体损伤，直接爆发出全身力气，以他所能做到的最快速度将崔无坚砰的一声炸开。

但他再快，也快不过光。只是刹那间，缕缕星光自体表上每一颗星点放射而出。细小的星光扫过地面，土地龟裂；扫过树木，枯萎腐烂；扫过人体，血肉成灰！

扫过风潮的右眼。

那是怎样的感觉？没有剧烈的疼痛，可怖的伤口；只是微微的刺痛，然后就是无尽的黑暗。就仿佛星空之中骤然出现的黑洞，无声无息吞噬一切。恐怖的杀伤来自能力与科技的合理结合。哪怕只是一个第三能级的能力。

崔无坚的第三能级能力“坚不可摧”。这个能力可以将崔无坚皮肤周围的物质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他接触到的一些物质。现在他转化的是地球上至今为止发现的最不可思议的材料之一——星钢。星钢本来是深蓝色的，但如果长期暴露在宇宙射线充沛的环境（太空或人造高辐射环境）中，星钢就会自外而内出现点点星斑。也就是说，星钢在具有远超地球上几乎所有材料硬度的情况下，还能够将环境中的辐射以未知的形式储存起来。而配合这套特制的战甲，崔无坚能够将这些辐射以射线的形式释放出来。但由于技术限制，每次释放这招后会有一定量的辐射残留在装甲内无法快速清除。所以每次用了这招后，继续着甲战斗的时间越长，对身体的伤害就越大。风潮是“老资格”的能力者罪犯了，对于这些手段早已见惯不惊，因此才会说出那番话。

毕竟这招用了之后如果不赶快接受治疗，那么超过一定时限之后，生命就开始倒数了。

卓绝的威力，巨大的代价。

铠甲上点点银星消散，露出原貌。铁甲之下，崔无坚身上皮肤金属化的状态如潮水般褪去，现出剧烈起伏的胸膛。这一瞬他就连能力都维持不了了！

“呃...混蛋，又是这一招...但这次...嘿嘿，你以为只是你吗？”风潮挣扎着坐起。

“啊啊啊！”右手手指紧紧扣住坏掉的眼球，缓缓将它拉了出来。风潮用念气暂时堵住破裂的血管，狠狠一握将右眼捏爆：“这次，我也已经有了失去一切的觉悟了...”他看着一动不动的崔无坚，眼中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双手摊开，手心向上。闪电自空中再次劈打而下。

“终于...要开始了。”风潮自言自语。

噼啪！

接触闪电后，风潮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将闪电约束起来，而是任由来自天穹的雷霆击穿自己。于是光亮之中，他的双手不见了。而诡异的是没有一丝鲜血流出。

风潮张口狂笑：“哈哈哈哈哈！我说过，你来晚了呀！”风潮双脚缓缓离地：“你知道吗？被关了这么久，我每天都在不同的情绪中煎熬。这些情绪分别折磨着我，直到今天。不过现在，他们全都混杂在了一起，正如我接下来将要做的...”自下而上，这一次崔无坚看清了：风潮的身体肉眼可见的一点点化作尘埃消散在空气中，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明明看起来是自杀的行为，可却给崔无坚一种芒刺在背般的巨大威胁！

空空空......

天空中的巨大气旋开始收缩，暴雨开始减缓，闪电劈下的频率降低。

越是如此，崔无坚心中越发不安。

拳头收回是为了打出更重的一拳。

这一刻，不只是崔无坚。全球各地的卫星都发现了华夏地区极端异常天气的骤然变化。有些正在做天气预报的播报员上一句刚刚讲完“本次极端恶劣天气将持续至少一周...”然后下一句还没出口，就看到屏幕上的“红色暴雨预警”一下子就降低到了黄色...搞得播报员的脸色都由红润变得蜡黄...

“嗯？天气恶化的范围在减小？”黎昊桀停下包扎，疑惑的看着信息终端上的扫描结果。但当他查看了几个特殊的数据之后，面色骤变！毫不犹豫的，他拨通了那个他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拨通的号码。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他没有等对面开腔，直接张口就是：“立即让所有常规有生力量撤出风潮的能力最大覆盖范围...不！再额外后撤至少5公里，越远越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最后传来一个沙哑又苍老的声音：“理由。”

“...”黎昊桀听到这个声音后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沉思许久。最终他还是睁开双眼，缓缓开口：“风潮的能力崩解马上要达到峰值了，这个收缩只是为了下次更加猛烈地扩张！”

“但他会死。死在自己的能力崩溃之下，死在这个所谓的‘峰值’之前。这是无数年的经验教训，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哪怕是第四能级的肉体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长时间的能力超限施展。”

“那如果是第五能级呢？”黎昊桀冷冷地反问：“人形天灾、移动核弹。你们忘了吗？”

“理由。”

当然是直觉了

黎昊桀皱了皱眉：该死，闭嘴！

揉了揉眉头，他这才接着说：“欧阳问刚刚来过你们知道吧？”

电话那头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黎昊桀轻笑：“他告诉我的。他还说既然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处理自己的烂摊子，那就由他来。以后也...”

“明白了。会安排下去的。顺带一提，我们的数据库刚刚又被入侵了。加上上次的，一共丢失了三把天基武器的启动密匙。那么这次袭击和你有关吗？”

“呵...”黎昊桀把手掌掩在脸上，看着自己信息终端上又多出了两道权限，对着天上竖了个中指，轻蔑道：“放心吧，做完之后我会原地束手就擒的。我只是希望你们放过被我挟持的同事们。”

“...如果你能杀死其中一个...不，哪怕是重创其中之一...”电话那头刻意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吊他的胃口：“...那么我们保证你，你一个人，也只有你一个人；你将会受到人类有史以来最...”

“好了，什么刑罚我都认。你们开心就好。但被我挟持的那些人都是人才，是华夏的未来。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安排。”

似在考虑，电话那头久久没有传出声音。直到黎昊桀几乎以为对面已经挂电话那么漫长的时间之后，听筒中才传来最后的声音：“你的生前预嘱已通过，请不要滥用你...”

“好了好了，你们从小培养的我，还不清楚我吗？”黎昊桀挂断了电话。这个动作却不小心扯到了伤口。

“嘶~~~”他倒吸一口凉气，拆下那一卷绷带，摇了摇头又开了一封新的。

“哎，东西都给你了，希望你能多活一会儿吧。”他抬起头注视着天边的太阳，挥了挥手。

这就说再见了？不是还早吗？

“再也不见。”黎昊桀小声咕哝。

沉思片刻后，他嘴角微微上扬，再次接通了和片区分基地的通讯：“各位同志，你们好。很不幸的告诉诸位：你们又要被我挟持了。”

当崔无坚意识到风潮在干什么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甚至不是出手，而是...

“这还搞个蛋呐？”崔无坚终于忍不住开始吐槽了。

“先是莫名其妙的‘出逃’，然后是毫无顾忌的能力超限，现在又是临战突破？！”崔无坚嘴角溅出一些唾沫星子。他本能的想抬手去擦一下，但是却发现自己的头盔还没有摘。

“艹...”崔无坚捶了捶脑袋，暗骂着：自己现在的状态居然这么差了...该死，接下来可是恶战呀！他看了看面板上自己的身体数据，又看了看已经分解的只剩一个脑袋的风潮。无奈的叹了口气：“连接主脑。”

“正在转接...连接完成。”冰冷的人工合成音从头盔自带的耳麦中传出。

嘴唇微微颤抖，他犹豫不决。

他回身又看了看满目疮痍的城市，看了看风潮现在分解的只剩下半个的脑袋正在狂笑。最终，他下定了决心：“开始录入。”伴随着系统的声音传来，他用坚决的语气说到：“以下指令以我的最高权限发出...”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等待系统反应。

他抿了抿嘴，用口中的鲜血稍稍浸润一下干裂的唇：“请立即向能够反映到的最高级别官员报告，局势已经恶劣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请求动用‘坠星印’。第3次说出‘陨落吧’之后，请立即进行打击。坐标...就是我！”

不等系统做出回复，崔无坚向着风潮大吼：“来吧杂种！”

但这时候风潮刚刚把耳朵的部分分解掉，似乎越朝着大脑，分解的速度就越慢。

“嗯？”崔无坚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点，双眼微微眯起：是了，是我太紧张了！风潮他们绝对是被下了什么特殊的药物，能够激发潜力，加长能力超限的时间，提高能力崩解的效果。一个一路都是嗑药上来的水货，自己是不是太紧张了...

不过仍然不能轻敌...

轰！轰！轰！

当风潮除了大脑之外的所有部分全部都被分解掉之后，巨响从天空中传来，然后被层层肆虐的狂风闪电所包裹着的风潮大脑应声而起，直直的冲着天空飞了上去。

崔无坚下意识的随着飞行的轨迹抬头看向天空——云层翻涌，极为不合常理的聚集在了一起，似乎在构建着什么东西。他打开头盔上的扫描功能，追踪着风潮大脑的飞行轨迹。这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我擦，果然第五能级个个都是怪物...诶？这不是没上升多高吗？

崔无坚愕然，随后是狂喜：妈的，果然是嗑药的水货！我看这架势还以为要上天呢！结果半路上就萎了...但下一秒他就知道他错了。

空空空空...

聚集的云层拧成一团向下游来；暴雨纷纷调转方向，在空中聚成了一片湖海，向着风潮所在的位置汇聚而去，与云层互相缠绕，形成了不明不清的模糊云雾；一道道闪电劈向风潮所在的位置，然后被模糊的云雾所吞没，只留下时不时从内部透出的不稳定光亮。一团巨大的聚合体在空中生成，随后5个凸起从上面显现。

“艹！聚云为体！这么大一个身体，只有大脑那么小的一坨是弱点，这还怎么打呀？”崔无坚打过无数的硬仗，完成过无数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头一次感觉到无力。他撇了撇头盔面板上的那个“**发射进度0/3**”，然后抬起头来将扩音开到最大：

“你下来呀！！！”

咚...

天空中的闪电仿佛都为这一喊迟疑了一刻，发出沉沉的闷响。

巨大的云体停下四肢的进度，优先把脑袋凝结了出来：“嘿嘿嘿嘿嘿...”沉闷的声音从天空中传来，给人以巨大的压迫感.

“我说过...”

似乎是发现了这样可以更快完成进度，风潮又接着先把右手凝结了出来。

“现在的我...”

手肘手臂，然后是手掌。自上而下的，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

“已经不是你...”

随着这一掌的下压，盔甲中的传感器“嘀嘀嘀嘀嘀”地疯狂发出警报声，提示着崔无坚传感器监测到了周围气压急剧上升。崔无坚将双臂交叉护在头上，巨大的压迫力几乎要将他的双腿压断。

“可以...”

这天地间似乎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拦得了这一掌，仿佛这就是天。天要亡你，你不得不亡！

“阻挡...”

这一掌还没有真正的打到他，狂猛的掌风已经让他喘不过气了，一点一点，他的膝盖缓缓向地面靠近。

“陨落吧，陨落吧...”崔无坚念出口令，然后哇的一口吐了一瓢血在头盔里。

**发射进度1/3，开始调转发射口...**

**发射进度2/3，0.05%威力预热中...**

他撤下护在头上的双臂，发出不甘的嘶吼，他任由无孔不入的气压透过钢甲将他压的喘不过气，他任由这自天而降的恐怖巨掌向自己袭来，他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将自己一寸一寸的撑了起来。首先是右腿，然后是左腿。浑身骨骼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噼啪脆响，最终他挺直了自己的腰杆。

“来吧...杂种...”他轻轻的唤出声：“陨落吧...”

**发射进度3/3...磁场偏转计算进度100%，疏散完成进度76%，0.05%充能进度100%，预热进度100%......位置锁定进度100%！0.05%威力，坠星印发射！**

数百公里外，黎昊桀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自风潮所在的城市位置绽放。

啪！

他狠狠一捏，将手上的通讯设备一把捏成了废铁。碎屑扎进他的手掌，鲜血缓缓涌出。

仿佛不在意，他只是捏紧手心，狠狠咬牙：“妈的...这群混蛋...我他妈不是还没喊发射吗？艹！”

咯嘣

鲜血从嘴角流下，黎昊桀含糊不清的说了几句什么。随后他吐出混合着鲜血的破碎牙齿，绝望的闭上了眼。

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

那是一道光。

那是正电子与带负电的电子湮灭而后转换成光、能量、γ射线，以崩溃原子结构来达到摧毁目标的目的光。

那是利用与目标构成物质中的电子产生反应时电子之间的湮灭来破坏目标的武器。

那是华夏人真正传承千年的“玉玺”——阳电子炮：坠！星！印！

强烈的光；即便在数百公里之外，以黎昊桀第三能级能力者的身体素质看来，依然如此刺眼。

巨大的能量；这是最直接的动能和热能，大地的形貌为之改变，万物同样为之融毁。

仪器难以计量的伽马射线；它们进入到人体的内部，并与体内细胞发生电离作用，摧毁着一切生物体内的活性物质，破坏着范围内所有生命的神经系统。

一颗10万吨级的核弹杀伤半径也就是3.22千米左右。而由于由于各方面的需求，这样的影响范围为代价来击杀一名能力者，仍然是小题大做。波及范围小，打击速度快，杀伤力强。这不仅是现代战争的要求，也是武器击杀能力者最基本的要求。而“坠星印”站在基本上都是大规模打击用途的天基武器的角度上，相对就满足了小、快、强的要求。不同于速度相同，打击面积同样准确的激光武器那样只是纯粹的高温。阳电子炮能够提供更稳定的杀伤力。“坠星印”0.05%的威力下，转换成光辐射的能量会较多，冲击波和热能相对会较少。然而正如同核武器杀伤力真正最恐怖的是之后的核辐射，阳电子炮的伽马光量子也同样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没有人知道千年前华夏的祖先们是如何建造出这样的武器，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数千年过去了，这件武器仍然能够正常运转。同样的，就连共同执掌这件武器的5大家族也不知道当初先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会建造这样一件武器，为什么会将这样一件足以让星辰坠落的武器交到后辈手中？

但不论怎样，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要为这空前的威力而颤抖。

来不及再说什么，崔无坚就被一股巨大的冲击波掀翻。但同时他又感到一种奇妙的温暖。

“这就是死亡吗...”他闭上眼，默默品味着。同时脑海中闪过一幅幅画面，一个个人像。但这些对现在的他来说就像是画廊中的成列品，而他已经成为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参观者。这一切都与他没有了丝毫的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他脑子最后里剩下的念头就是一些遗憾以及一点点的后悔。

“所以我其实还想对谁说些什么来着...但已经晚了呀！下次，下次就把想要说的早些说出来吧。这一生的话，就先再见了...”放空自己的意识，崔无坚等待着永恒的寂静到来。

这时，他突兀的听到了一个模糊的...声音？！

双眼微微睁开一条缝：“死神来收魂啦？哎，听不清你说什么了。算了，就这样睡去，似乎也不错。”崔无坚再次闭上了眼。

但耳边那模糊的声音越来越明显，到了最后几乎连成一片含糊不清的低语。

跟随着低语的指引，他开始无意识地在意识的边缘徐徐前行，逐渐步入人类难以触及的领域。

“来，来...到这里来...”不明的呼唤从遥远处传来。

崔无坚随之迷迷糊糊地梦呓：“是谁...是谁在呼唤......我？”

我...我......我......

意识的边缘传来悠远的回声，崔无坚似乎感受到了在边缘之外那一片辉光在发出召唤：“我，我！是我！快来这，来...”

崔无坚本能的想要拒绝，但他在浑噩中却难以控制自己，只能一点点向辉光中走去。越是接近，他越是感到脚下能踩到什么东西。像是丝绸般柔顺的水晶，云雾般凝结的星云。

脚尖点地，一圈涟漪绽放。

柔顺的水晶荡漾着，向远处传去难以描述的波动；星云随之飘散，露出倒映着世间已知的地面。

他感到那遥远的呼唤近了，近了。

俯下身子，他将手掌按在地上——一股信息流淌而上。

这样的感觉很难形容。就像是在你脑袋上开了一个洞，然后把要交流的信息全部转化成文字和图片（以及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之后全都一股脑塞进你的大脑。

霎时，双目睁开！

“终于...等到一天了...”他开口了。

于是寂静的焦土中，一点辉光升起。

光缓缓扩张，囊括周围已存在的一切，形成一个光茧。

随后光茧周围刮起了风，物质被卷起。意念一动，之前被炸飞老远的那一小块星钢飞了回来，融入了光茧。感受着这特殊的材料，被卷起的物质纷纷在空中一顿，接着巨变开始！几个质子、几个电子被改变，然后组成已知的结构——星钢！

旋绕在光茧周围的星钢被尽数吸纳，接着又无声无息的破裂。但见余温尚未散去的灰烬中，钢铁的身躯重塑。

落于地面，半跪在地的钢铁之躯又一次睁开了双眼！这双眼中少了几分情感，多了几分淡漠。

“我...”他低语。

“回来了！！！”他站起！

自灰烬之中，他归来！

环顾四周，接下来周身的物质再次改变——空气中的分子、原子被拆散，质子、电子被重排。人类目前能够合成的强度最大、熔点最高、延性最好的材料“天火精金”就这么被制造出来了。金属被无形的力量拉伸，塑形。只是片刻，一套金丝全身铠就覆于其身。

“一不小心弄多了一点呀...”他用几根手指把玩着多出来的那一坨天火精金，高高抛起又轻轻接住，漫不经心的思考着。

不要小看这约莫半立方米的天火精金。这么一坨天火精金的质量就在一吨左右——黑市上起码可以卖出50亿（国际均价约合5000米钞/克）米钞！而且这种东西向来是绝对的有价无市。

男人笑了笑，皮肤流动起来。奇异的构造运转着，露出胸膛中深藏的辉光。手指轻轻蘸取一点，向着精金点去。无灵魂的材料随之剧烈扭动，仿佛有了自己的意识。片刻后，他安静下来，被握在了手中。金属开始像水银那样流淌。先是握在手中的剑柄缓缓成型，定格在最适合的形态。然后金属顺势而下，构成镜面般光滑的剑身。随后两侧收窄、中间镂空，形成锋利的刃和令人生畏的血槽。

挥了挥手中的大剑，空气被轻易切开。

一道气刃从剑尖激射而出，在远处废墟中斩出一道深痕。

他回手将剑横握在胸前，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他闭上眼，将手放在剑身之上，仿佛是在交流。片刻后，他睁开眼，目中隐隐有辉光流转。剑刃微微颤动，似乎是在表达着新生的喜悦。

满意的收起剑，他感觉到还有什么未了之事。嘴角微微上翘：“也罢，便帮你了了心愿吧。”转身走了几步，身形便隐没在了空气中。

仅仅是几个呼吸时间，巨大的音爆声就响彻城市上空。

“来晚了吗？”欧阳问立在空中环顾四周然后皱了皱眉：“该来的还是来了吗。”

他撤去用作浮空的念气，降到地面上向前走了几步，来到之前被大剑一道剑气削出的深痕处，无言的看着那颗隔了好几层水泥板被切成两半的大脑，嘴角抽搐了一下：“死的这么干脆，倒是便宜你了。”

伸手摸了摸剑痕，欧阳问背后的长刀突然开始颤抖——兴奋又激动

他背过头去看了看：“我说过，兵器就是兵器。算是什么货色都是由主人说了算。”

听了他的话，刀抖的更厉害了——惊恐又害怕

欧阳问正要起身，动作却一下僵住。他瞳孔猛地一缩，毫不犹豫的发动了能力。

只是瞬间，超过200倍的重力施加在欧阳问的身体上，破开地面将他压入了地下。

一道剑气紧随其后，无声的炸裂在他背后的长刀上。

哐隆隆隆...

唰！

水泥碎裂、剑刃破空以及一串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这时候才姗姗来迟，传到欧阳问的耳朵里：“很不错呢，人类。我给你机会仰视我。”

远超人类极限的反应下，欧阳问抬起头，发丝随着这个动作飘扬，在空气中留下道道黑色的细痕。他神情极为淡漠地看了一眼那个浑身穿着金丝铠甲，身躯上隐隐有点点星光的身躯，以及他手上提着的剑。

这时候欧阳问穿透地面时破坏的砖石有的还在下落，那人挥剑的风压还在传递。两人的目光在场地中央碰撞。欧阳问面色不变，周身像老虎出击前抖擞那样猛的一颤，浑厚的劲力将身上的战斗服寸寸震碎——之前即便是一人独战四大家族联军的时候他身上的衣服也没有被破坏半点！而现在仅仅是战斗还未开始...

任由身上的战斗服破碎，欧阳问只是默默催动着另一个能力。这些战斗服的碎片刚刚形成，还没来得及脱离原有的位置，就有片片鳞甲从欧阳问皮肤下生长而出。背后的“传世”失去束缚，向着地面落下。

那人又一次：抬手，挥剑。

简简单单的动作，却在空气中划起涟漪。

又是一道剑气。

欧阳问侧过身子，左手在前摆出一个古怪的起手式，右手在后接引传世。

无声的碰撞里，剑气被手掌击溃。

砰！声音裹挟着欧阳问的问候传出：

“上一个和我这样说话的人现在还在近地轨道上。”

语言在这样情况下的交流是极为缓慢的。欧阳问第一句话传出后，在袭击者出第三剑前，那一掌已经变招了。击溃剑气就像是铡刀砍人的时候切碎囚犯的衣服那样，只是为了施展斩首那样的目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微不足道的威力罢了。

四指并拢，拇指弯曲，这一掌继续向前劈出。过快的速度让空气都有了一定的阻力。但对于这突破音速的一掌来说，这只是前摇罢了。念气包裹住手掌附近的空气，然后被一掌劈出。气劲划破二人间的距离，这一记空劈掌直接撞击在了精金铠甲上。

以欧阳问的目力，甚至能看到他的铠甲上爆起了一个气团！然后...

就仅此而已。

不过欧阳问脸上也看不到惊讶——战斗还未开始，这只是高手之间的试探，看看对方值不值得自己出手罢了。

于是当第三剑蓄势待发时，长刀入手。

战斗，从此刻打响！

“那么...”欧阳问甩了甩手中的传世，将刀尖前指，意味深长的说：“你能说一下你是谁来着吗？我感觉你挺眼熟的，但是啊，总是对不上号啊。”

“哦，谁？你的意思是在问我，我是谁？”那人瞪大了眼，露出惊讶的表情，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事。

眉头一挑，欧阳问本能的觉得这个人脑子有病。

“是啊，也难怪了。这样低等的世界，低等的生命。你们还没有见识过什么叫真正的强大，你们当然也不会明白我是谁...嗯，倒是个有趣的概念。那么我便给你一个恩赐吧，聆听我的名讳吧！你可以称我为......彭蚩章！”

“！！！”听到这个名字，欧阳问心头瞬间一跳，面色沉了下来。

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彭蚩章右臂一挥，大剑一记横扫。

欧阳问双手握住传世，被鳞甲包裹的身躯传来巨大的力量，刀尖向下斜指，念气配合着肌肉发力，猛力向上一抬，用刀背撞上剑背。

两把兵器都是如此的光滑，以至于当两把武器以这样的方式相接时，便如同两条迎面相撞来的梭边鱼，直接交错而过。

“咦，这招倒是有趣。”彭蚩章用念气震动空气，在欧阳问的耳边发出声音。

欧阳问没有理他，只是冷哼一声便再次发起攻势。

此刻二人的武器刚刚递出，手上正是旧力已尽新力未生的时候。欧阳问稍稍改变用力的角度，错开彭蚩章的大剑，同时脚下带起一片残影，像鬼魅一般欺身而进。

欧阳问的手肘处两根锐利的骨刺在同一刻破体而出。他将刀背卡在这两根骨刺之间，左手手肘向前一推！

锋利的刀刃瞬间被推向了彭蚩章的胸膛。

但正当这一刀要斩在他的铠甲上时，欧阳问却突然收招，再次对自己施加了一个超重力，整个人向下一矮，又穿入了地下。

“哼...小聪明。”彭蚩章慢慢将手腕还原回正常人类的状态，让扭曲的关节和回刺的大剑缓缓复位。他轻轻的笑着：“我说过，你们这是低等的世界，低等的种族。可笑啊，居然还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其他高等存在。”

彭蚩章说到这里，身体一阵扭曲，后背剧烈的波动起来。如果从他背后看去，这时便能够看到有4个鼓包正在他皮肤下游动，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背后破茧而出。

“啊啊啊啊，愚蠢的生命啊，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强大！”

噗！噗！噗！噗！

四肢和全身上下其他部位同样颜色的手臂从他背后破出。加上他已经有的两只手，现在总共有6只。

彭蚩章余下的5只没有拿兵器的手臂分别一招，更多的物质被他摄取了过来。这些物质在飞到他附近的时候，就一点点被无形的力量粉碎，然后又一点点被无形的伟力重组，构成另一种物质。

然而欧阳问就像各种影视作品里等着主角变身的boss一样，迟迟没有动作。

“切，这个时候还在躲吗？”彭蚩章在心头暗暗不爽，没想到这次的敌人居然如此谨慎。

“那我就干脆快点完成吧...”想到此处，彭蚩章也就干脆不再伪装。

只见之前还能够看出步骤，看出过程来的物质重组，转瞬之间就直接完成了。除了握住大剑的那只手以外，其他手上分别抓上了盾、钩、鞭、枪、斧这5种不同的兵器。6只手臂握住6种兵器在身后展开，常人难以言喻的辉光从他身上绽出，照亮着周围的一切。万物都在这光辉的照耀下缓缓消融——这并不是比喻，而是彭蚩章周围正在发生的事！

看着敌人直接开大招了，欧阳问却仍然在地底下细细琢磨：“他刚刚在勾引我，那么说明他一定有某种可以瞬发的强大能力，但是限制应该只是在近身...也有可能是他在误导我...不过事到如今，有些事情很有必要先把他打服了再慢慢了解。”扭了扭脖子，欧阳问用念气抓起旁边的长刀，将自己身上的引力反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

“抓到你了，蝼蚁！”彭蚩章兴奋的大叫，将6只手臂上分别握着的6把兵器交在一处。一道水桶粗大的金色辉光从相交之处喷射而出，直直地贯入了地下。

然而说的是辉光，其实这道攻击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光速，甚至还没有他自己会挥剑的速度快。不过对付不同的敌人，自然就需要用上不同的风格。彭蚩章深深明白着这个道理，所以当他对对手稍微有了一丁点了解之后，他就会根据对手的变化而做出变化，做出调节。而这正是他身为高等种族所具有的天赋，是这些低等种族一辈子的仰慕都得不来的。

彭蚩章狞笑：“嘿嘿嘿，等会儿几下把你解决掉之后，我还要去帮那小子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呢...”

正当他得意的时候，方圆百米的一切物体在这一瞬间浮了起来。如同地球的引力在这一间束缚不住他们；仿佛这一刻方圆百米内的一切引力都消失了。但不过是短短几秒，浮起来的物体就再次落下。

彭蚩章面色微变，张口惊叫一声，猛的加大了输出的力道。水桶粗细的能量柱瞬间膨胀，向着井口粗细靠拢。

轰...

欧阳问之前穿下地面的声音这时才传来回响。在听到这个声音的同一时刻，彭蚩章同样隐隐约约听到了三个字......吞大地！

这一瞬间，即便他看似占着上风，但没有由来的，心中竟隐隐有了一股不安之感！

彭蚩章自我安慰到：“呵呵呵，不过是蝼蚁罢了！在此等伟力之下湮灭吧！”在这近乎欺骗的自我催眠下，他脸上的笑容更加凶残，狰狞的笑声传遍四面八方。

然而有些时候，现实总是来的那么让人措手不及：

井口粗细的光柱，从上而下，从天空落向大地。

躲在地底的蝼蚁正要被这伟力击溃。

大地之上，天空之中，彭蚩章在狞笑；天空之下，大地之中，欧阳问在咆哮！

对着大地狞笑，那是对蝼蚁的轻蔑；对着天空咆哮，那是对世界的挑衅！

光柱与刀刃相接，本来该融化在金色辉煌当中的人与刀，在这一刻却不可思议的逆流而上！

如同逆着悬崖瀑布而上的鲑鱼，欧阳问手中握着传世，一人一刀斩了上来。如果此时从他的角度看去，便可以看到他手中的刃上缠绕着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是宇宙的四大基石当中对时间和空间作用最强的力，是刚刚那一瞬间中消失掉的...引力？！

方圆百米大概是个多大的范围？

那是数百万立方米的空间。

那么当刚刚那几秒钟地球对这方圆数百万立方米的物质所施加的引力，此刻施加在一把三尺利刃上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吼！”欧阳问口中传来不似人类的咆哮，自下而上地将这道光柱斩开，坚决而又不可抗拒的向彭蚩章靠近着。被切开的光柱迅速溃散，消散在空气当中。只有一丝丝细小的流光可能在空中滞留几微秒。点点流光溢出，金色的光辉在欧阳问的鳞甲上跃动，给他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色。一道道金色的细丝在他漆黑的鳞甲上蔓延，看起来分外美丽。

然而美丽通常伴随着致命。

每当一点金芒接触到他的身上，欧阳问就感觉自己永远的失去了一些东西。这种感觉就像是常人被切掉了手指之后天真地将手指放回原位，以为他会快快长好，结果却发现无论如何都不能长回去。这样的感觉，对于一名能够超高速再生的能力者来说，实在是糟糕透了。

“这一招太危险了！哪怕只凭借着这一招，这个什么彭都拥有了足以威胁世界的力量！”

欧阳问眼中闪烁着坚定和信念的光芒，口中再次暴喝，握着刀的右手猛地发力，将这一刀彻底推了出去。

刀气逆光而上，将井口粗细的光柱一分为二，接着撞击在彭蚩章的六把兵器上。

这一次，声音有足够的时间来传播，欧阳问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倾听了。

惊天动地的撞击声中，如同是一颗导弹爆炸了一样，周围数十米的位置再次下陷，同时整个废墟先是颤了一颤，然后一片飞沙走石中，气浪带起大片大片的烟尘朝着废墟之外吹去。

接着整个废墟的周围的残垣断壁上出现无数的裂纹开始蔓延，只听轰轰几声，仅存的几面墙壁也开始断裂，垮塌。

然后在一片巨响声中，整个城市以这片废墟为中心开始了二次坍塌。之前没有被风潮和崔无坚的战斗波及到的建筑里，一块块天花板掉了下来，一面面墙壁倒了下来。掀起了更多的烟尘。如果这时候还有无人机在上空拍摄，那么就能清晰的看到：以这一击为中心点，一个由建筑残渣和烟尘构成的圆环在整座城市当中缓缓展开。

......

“然后呢？”萧帝氪问道：“所以这就是当年那场所谓的小行星撞击吗？亏我上学的时候还把这一段背的最认真，没想到全是瞎扯的。”

艰难的扭动了一下脖子，他盯着朱大爷的双眼：“所以你给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在向我揭露着我所离开的世界当中，我不知道的事情？你是想揭我伤疤呢，还是为了向我炫耀你们所谓的那个什么计划？”

朱大爷神秘莫测的笑了笑：“年轻人不要总是这么心急，我说过跟你有关就一定会有关系的。虽然你们萧家是世俗家族，但你们祖上可是出过一位不得了的人物啊，连我如今都不能提起他老人家的名讳。但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我们就用萧家始祖来指代吧。”

“等一下。”萧帝氪挤了挤眉头，做出一个别扭的表情：“我干嘛要相信你啊？既然你这么牛逼，有什么事儿你不自己做呢？不去找那些什么牛逼的能力者来做呢？非要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少爷来帮你们干这些活儿？我在地球上生活的好好的，莫名其妙聪明到这种地方来，身上还要背着那么重的血仇，舍弃我以前所享受到的一切，老子凭什么要听你讲话呀？”

萧帝氪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这让朱大爷很是无奈：“孩子啊，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祂不会给你选择的机会，不会给你回转的余地。不会因为你拥有什么就对你网开一面，不会因为你失去什么就对你大发慈悲。我知道你现在心情肯定特别差，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能够听完一个老人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吗？”

说到这里，朱大爷的语气竟有一点恳求的意味！

“那我就是不想听呢，你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要施展什么技术把我控制了呀？还是说现在的这这一切只不过都是一个骗局！”

讲到此处，萧帝氪双眼一亮：“啊我明白了！虚拟现实是吧？你当我读的书都是白读的？我算是明白了，现在一定是已经是过了我之前说的那个聚会的时间了。你们肯定是在我回来的路上绑架了我，然后对我实行了心理催眠，接下来又把我带到这样一个大型虚拟现实构架当中，而这所有的目的都只是为了一个！”

萧帝氪尽量抬起上半身，试图让自己像眼镜蛇抬起自己的上半身那样，看起来有一点点的威慑力：“你们就是看上我家的钱了！”

说完之后他双眼一闭，悠哉悠哉的躺了回去：“所以呀，现在是不是门外一定有一大堆特警把你们围住了？你刚刚给我讲那些故事，无外乎就是想让我说说感谢你、和你合作之类的话。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把它提取出来当做素材，做什么伪证之类的吧？真是精妙的手段啊！虽然不知道是你们怎样用心理催眠心理暗示之类的方法，给我植入了这些脑子里的东西，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无聊的事；但我必须要说的是，虽然我看起来是个脓包，但我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蠢的。”

朱大爷听到这里只感觉血液混合着拳气冲上头顶，两眼发黑险些就栽倒在了地上。

看到朱大爷这副模样，萧帝氪更加确认心中的猜测了：嘿嘿编故事呢？跟我编，你搞笑呢！老子的日常生活比那些yy小说都还精彩，你还能给我编出什么花样来？

不过他随后又想到自己当前的状态，内心又是一阵不安：糟了，我听说这些绑匪啥的最忌讳的就是被绑架的人冷静又睿智，他们不会要把我打傻吧？难道......难道这是商业报复？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绑票？他们难道有更大的阴谋？我操，之前忽略了这些可能性了......完了完了，他们不会要用酷刑来折磨我了吧？警察叔叔，你们快点来呀！狗日的，亏那个局长的傻逼儿子还跟我玩的那么好，没想到他老爹这么不中用！

“你...你很好。”

朱大爷声音颤抖，气得胡子都吹歪了：“老夫辛辛苦苦帮你这么多年，就算你们的那个萧家始祖对我有一些恩情，如今该还的我也都还完了。我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想的是好人做到底而已。结果没想到你居然...你居然用这样的恶意来揣测我！”

朱大爷双目一暗，伸出他那只枯瘦的手，将它轻轻按在了萧帝氪的脖子上。

“你也感受到了，对吗？”朱大爷阴冷的笑着。

萧帝氪咽了一口唾沫：“是啊，您皮肤可真差...”

朱大爷先是一愣，随后破口大骂：“小兔崽子，老夫问的是你感受到你生命的脉动吗？你没有感受到你的颈部大动脉正在随着你心脏的跳动而起伏吗？”

“啊啊，脉动啊，我还挺喜欢喝的。当初那个仙人掌味，我可是一直喝不惯呢...”

听到这里，朱大爷也知道这个小子现在是无论如何都不肯认真听他说话了。于是冷哼一声，道：“那你就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吧。我倒要看看在这个残酷的大陆上，你要怎么生存下去。我也想看一看，当你的所认为的幻想反过来变为真实的时候，你的表情会有多么精彩。”

朱大爷将双手重新插入袖中，冷冷的转身离开。

萧帝氪在心头竖了个中指，小声咕哝：“撒比...”

这时候朱大爷正好走到门边，冷不丁的一下子转回头，吓得萧帝氪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

他故作镇定的边抑制住冷汗边说道：“怎么，你又想到什么新的骗局了？唉，我告诉你吧，你要是现在把我放了回去之后，我随便甩一张支票给你，到时候7位数之内随便你填，行吗？”

深吸一口气，朱大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或许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相信吧。那也没关系。你...活下去吧，努力的活下去吧！然后亲自用你的眼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一切到底是虚假还是真实。”

朱大爷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继续说：“毕竟我还是长辈，就给你一条忠告：好好动一动你的脑子吧。毕竟无论是你来的世界，还是这个世界。这里面的水都深的很呐...”

朱大爷侧过头来，最后给他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如果你想听接下来的，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到时候你会知道我在哪里的。”

“嗬嗬嗬嗬...”

朱大爷发出奇怪的笑声，转过头去便离开了。

砰！

门被冷风吹关上。

萧帝氪闭上眼，抿住嘴唇沉默了一会儿。

片刻后他睁开双眼，极为不屑的嘲笑道：“你\*个\*，还要跟老子装呢。我\*\*倒要看看到时候在警察局里几十根电棍杵着你的时候，你的表情会有多么精彩。”

“不过动动脑子倒是真的，别到时候给我下点什么慢性毒药、心理暗示之类的我连发都发现不了。那些玩意儿我可真没办法了。”想到这里，萧帝氪开始仔细的检查起脑中的记忆。

**几分钟后**

傲天宗清静的调养区中突然惊起一片飞鸟，然后从一个角落里的厢房中传来重物掉在地上的声音。

“靠靠靠靠，摔死老子了。我去啊，死老头，你回来呀！你把话说清楚啊！”

萧帝氪这会儿激动地倒在地上，边痛的直抽冷气边骂骂咧咧：“算了算了，不来就不来。虽然你们给我做的虚假记忆确实做得很真实，但老子真不信你能找到这么多影帝级别的演员来配合你演这场戏。看我等会儿出去，马上让这些人全部露馅...”

**又过了几分钟**

“啊噢！”萧帝氪惊叫。

“哼，叫什么叫？像你这样为了一个女人背叛宗门的败类，如果不是大长老亲自保你，早就将你逐出门派了！如今你消耗门派资源，非但没有半点感激的话语，反而在这里哭天喊地，影响其他的同门休息，我真是都为你丢脸！你呀，也不为其他的同门考虑一下！大家毕竟都在一个门派里，你这样子......”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萧帝氪床边坐着的青年手中上药的动作却一直没有停下来。

这青年年龄与他相仿，体态比萧帝氪如今这具身躯显得更加壮硕，双眼时不时微眯，仿佛随时都在脑子里干着自己的事。但配合上他脸上那副和善的表情，以及手中那一丝不苟的动作，倒是给人一种憨厚、能干又平易近人的形象。

如果没有旁人来提醒，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此人正是傲天宗曾经和萧帝氪齐名的绝世天才——苏鳏遒！

之所以是曾经...嘿嘿，现在他已经是傲天宗唯一的绝世天才了。

但如今这唯一的绝世天才正在边给他上药，边教育着他：“宗门给了你修炼的机会，给你倾注了那么多的资源，让那么好的师傅来教导你，到头来你就是这样回报的？我苏鳏遒虽然也不是说是什么为傲天宗做过重大贡献的人，但我至少知道，门派对你的大恩大德大情大义，怎么可能比得上区区儿女私情呢？”

萧帝氪趴在石床上翻了个白眼，歪了歪脖子，努力把脑袋凑过去：“兄弟，朱大爷给你多少钱工资啊？”

“工资？你在说什么？朱大爷又是谁啊？还有...”

说到这里，苏鳏遒放下手中的药膏，站起来退到一旁，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谁要做你这种败类的兄弟啊？”

“唉，年轻人演技果然不行。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朱大爷都比你演的好多了。”

萧帝氪略微抬起脑袋，语重心长地盯着他说：“年轻人啊，我知道。我知道或许我可能经常因为一些荒唐的事上电视、上新闻，你们也都认识我。或许你很羡慕我的生活：你可能经常看到色情杂志上你最喜欢的妹子第2天就和我上了花边新闻的头条；你最喜欢的游戏公司刚刚出了新游戏，但是第2天就因为里面有几个boss不合我心，就被收购然后变卖搞得倒闭；你甚至有可能看到你身边的人攒了一辈子的钱，准备买一套房子，结果第2天过去发现房子全都被推平了，废墟之上连夜给我的新女朋友修了个游乐场。”

他欣赏着苏鳏遒呆滞的目光，极为满意的说：“怎么？这就绷不住了？难不成你是人才市场随便拉来的一个演员？朱大爷这么穷啊？连我都敢绑架，不多做些准备的？好歹得请几个奥斯卡影帝来吧？你们这些不入流的小演员也唬得住我？”

苏鳏遒砸吧砸吧嘴，半天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萧帝氪乘胜追击，想要进一步击垮这位演员的心理防线，于是便趁着朱大爷不在装了起来：“哼，我跟你说明白了吧！这次绑架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我识破了。只不过我平常的生活太无聊了，想要来点刺激一下而已。如今陪你们这些垃圾绑匪玩了这么久，小爷我也累了。看在你和我年龄相仿的份上，本大爷勉强收你做个仆从。朱大爷给你多少钱一个月，我翻十倍给你。”

苏鳏遒听着这人在这里胡扯，上下嘴皮子打仗，是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来回复他。

但这情景看在萧帝氪眼里，那就是这货动心了！

OK！这么多年的学没白上！咱们资本家不怕你不动心，怕的只是你没有心！只要是个人，就没有用钱搞不定的事儿！

他嘴角勾起一丝邪魅的笑容，用恶魔般的语气诱惑道：“嘿嘿，小子！这么好的事儿，我可只给你一次机会。一会儿要是其他人来了，说不准这10倍工资的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嘿，你不回答，那我再给你说个事儿。咱们市警察局的那个章局长你知道吗？就是专门从部队上调过来的那个！他儿子章马也跟我从小玩的可好了，都是一起踢足球的小伙伴。懂了吧？现在没准儿你们这外边儿就围着几百号特警呢！待会儿几百杆枪指着你们，你觉得你还有机会逃？”

苏鳏遒嘴角抽动了一下，额头上留下一丝冷汗：早就听说过，此人被废掉修为之后心智癫狂，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废人。我今天本来专程想来好心劝一劝他，让他再度修炼，没准以后还能重回巅峰，这样我在求道之路上也好多一位同行的道友。现在看来，这世上有些人啊，或许真的是不可药救吧...唉，亏我当年还把他当成我平辈当中唯一的对手，没想到仅仅是半年不见，就变成了这样。难怪师傅常常说求道之路是孤独的，我如今算是明白了。

苏鳏遒看着萧帝氪眼神中露出的傲然和得瑟，失望的摇了摇头，轻轻放下药膏转身离开了。

但走到门口，他又想到擦在萧帝氪身上的药膏只有在第一刻钟内药效才是最好。如果行气运功来吸收的话，可以大幅加快痊愈速度。他摇了摇头，内心觉得自己毕竟是个好人，于是又忍不住回来叮嘱一下萧帝氪他身上擦的“”的疗效的事：

“‘’...”

“蛤？”萧帝氪听到这话，赶忙把他打断：

“你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好好，放心吧，以后我身边肯定有你一个位置。”

“不是，我...”苏鳏遒满脸都是凌乱，一脸懵逼地说：“我到底说的什么呀？你到底又在听些什么呀？你到底又在说些什么呀？”

“嗯？那你在说些什么东西啊？我怎么这会儿听不懂了呢？”

萧帝氪两脸懵逼地说：“你不是自己说的：‘’的吗？现在怎么又反悔了？难不成你觉得朱大爷还能给出比较更好的待遇？他到底给了你什么承诺？连我都有些好奇了。还是说你们只是纯粹的比较蠢？唉，我想或许是吧，否则你也不会就是个不入流的人才市场小演员了。”

苏鳏遒眉头深深的皱起，但随即又想了想萧帝氪当年好歹也是和自己一个级别的天才，如今因为一个女人落到这个地步，心中难免有所触动。

“唉，罢了罢了。你是疯了也好，废了也罢；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不好受。我说不出来什么安慰你的话，因为曾经的你和我一样都是如此天资纵横。或许其他人理解不了，这对你是多大的打击，但我能够理解呀。我不希望你就这么沉沦在这里，一辈子做一个打扫祠堂的杂役，被无数人压在身下，永世不得翻身。”

萧帝氪这时候是真的懵了：这人，这人不会被我说傻了吧？这些话都说出来啦？感情朱大爷给我做的这份记忆，还给所有人都写了剧本？这也忒他妈周到了吧？那是不是那个什么长弓马也逗还专门找人来演的？难不成到时候真的还有什么徒弟师傅的戏份？我的妈呀，这也太好玩了吧！好好好，我什么play没有van过，今天就当陪你们玩一会儿真人rpg了。

他哧溜哧溜地舔了舔嘴唇，仿佛想到了什么美好的回忆。这刻心中便开始盘算着一会儿怎么样好好“入戏”来打打这帮人的脸。

当然喽，在苏鳏遒在眼里看来场景就变了：

见萧帝氪听了自己的话之后开始沉思，苏鳏遒终于欣慰的长舒一口。这便接着试图鼓励这个当年。现在，甚至是以后都是自己在同辈之中唯一认可的对手：“你要相信你自己。当年你能做到的事，你现在也能做到，而且会比以前做得更好。或许现在你的修为暂时追不上我们，但是没事儿。”

他走到萧帝氪身边，蹲下来直视他的双眼，目光炯炯，一字一顿的说道：“我们都是天才，是不能够被常人以常理来揣度的。他们可以不理解我，他们可以畏惧我们，而我们只用做好一点——碾碎他们......用绝对的实力！”

苏鳏遒缓缓起身，一步一步向门外走着：“所以无论你在这些时间里遭受了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够在重回巅峰之后将他们一一扫除，而不是现在像这样在这里默默承受。”

走到门口，他还不忘回过头来补上一句：“拳修之路是孤独的。到时候普天之下如果没有人能与我相争锋，那必定会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吧。好了，萧兄，我就言尽于此了。师傅还要让我去接见宋家那边来的一个少爷。我如今顺道来看看你，在这里耽搁太久也不太好。告辞了。”

有礼有节的向萧帝氪拱手作了个揖，然后缓缓倒退出了门外，轻轻的把门关上，留下这个自己唯一看好的对手默默沉思。

过了一会儿，萧帝氪结束了沉思状态，面色越发难看：“完了完了，我本来以为这是什么商业报复，现在看来完全就是一帮子神经病了！我特么现在可怎么办？”

萧帝氪这图抠抠脑袋，结果发现手也弄不了，脚也动不了。

颓废的叹了口气，撤去脸上伪装的得意表情：“一个朱大爷是神经病，难不成所有演员都是神经病啊？明明被揭穿了，还要强行把台词说完，这不都是些有病的人吗？真的是搞不懂他从哪里找到这些演员，不会是精神科的墙垮了吧？”

本来他还想着跟这帮人好好van一van，到时候把所有人都收到他们家的产业下，好好打一打朱大爷的脸。结果这会儿发现有可能所有人都是神经病，这让他怎么敢冒险——你指望一个天天锦衣玉食的大少爷真的用生命找刺激吗？得了吧！在杂志专栏、新闻采访上吹一吹牛逼还是可以，真要落到身上来，这谁tm吃得消啊？

怎么办？

现在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如果这是一次恶性的商业报复之类的绑架，那么朱大爷完全没有必要搞这么一个影视村。随便上点酷刑拍点视频，轻轻松松就能达到报复、勒索啊之类的目的（萧帝氪很清楚自己其实完全没有被救援的价值，萧家最多为了面子应付一下）。但搞这么一手，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有什么价值值得别人这样做？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的人，不该不知道他到底在萧家是个什么情况呀？这是他目前最想不通的一点。

但如果是第2种情况...

萧帝氪就不敢想象了。

无论是这份陌生的记忆、朱大爷离奇的故事、玄乎的警告，还是周围这帮神经病的表现，用第2种情况来思考的话，都让他觉得毛骨悚然。

在第2种情况下，他没有一个会为了面子可以调动一大帮特警队的家族；没有只要把自己名字一亮，道上的人都得让让路的身份；更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近乎无限的资源。他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具残破的身躯，一个奇奇怪怪的老爷爷，以及...一份额外的记忆。

“这是什么烂开局嘛...”

萧帝氪感觉自己的眼眶有点湿润，心头一下子失落起来：“\*的，\*的，为什么呀？我\*\*生活的好好的，这是怎么啦？我干嘛要来遭这个罪？老子不想玩，老子不想陪这帮\*日的玩了！\*\*\*的，我\*\*忍不下去了！”

无言的怒火冲上心头，萧帝氪感到十分的憋屈，十二分的恼怒：

“我堂堂一个萧家大少爷，凭什么遭这种罪？我天天过得人上人的生活，按我的意愿做我一切想做的事，凭什么这时候我要来听别人对我指手画脚？妈的，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你说黑的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吗？！老子偏不，老子就是不！”

他缓缓抬起头，愤怒的火焰灼干了尚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一切痛苦都成为了愤怒最好的燃料。

“我为什么要去管那些所谓的规则？如果是在我原来的世界，那些规则没有资格束缚我。如果真的是像那个死老头所说，那么在这里...”

萧帝氪双目之中似有火焰在燃烧。

肉眼不可见的阴影当中，有未知之存在...在升腾！

“宋家少爷到！”

一位宋家的仆人拿出扩音符怼在傲天宗门口大声喊道。

“迎客。”

两个字从傲天宗深处传出。

仅仅是两个字，听了之后便让人觉得回味无穷，巴不得沉浸在这两个字的音韵中。拳修倒还好，最多回味一下其中的韵味，用不了几秒钟就能清醒过来。可是那些凡人仆从们可就遭了殃了。

只见凡人听到这二字之后，一个个双眼迷离，口角微张。有些意志力差的人嘴角甚至流下了口水，俨然一副傻子的模样。

宋家的少爷见状赶紧开口：“宋石叁远道而来，并无意冒犯。手下不懂事，还望尊者收了神通。”

“哼！”

又是一个字传来。

听到这这个字的所有人，仿佛都觉得自己的脑袋被拳头捶了一下，一下子全都清醒了过来。之前那个拿着扩音符大声叫嚷的仆人更是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不停的扇着自己的耳光。

宋石叁厌恶的看了这个人一眼，把脑袋扭到一旁，轻声交代：“赶快拖下去，别让这废物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是！少爷！”两名手下应声答道，转身向那个仆人走来，轻轻的将他拎起来便往身后的密林深处走去。

宋石叁满意地点了点头，缓缓从车轿上走了下来。

一位体态略显壮硕，看起来憨厚老实，但双眼时不时微眯的青年走到他面前：“想必这位就是宋家的少爷了，在下苏鳏遒，傲天宗外门弟子。”

！！！

宋石叁心头一惊：这个人就是传闻当中练成了傲天宗多年以来都没有人练成的，号称大陆第一守御神通“十地不动”的那个绝世天才苏鳏遒吗？嘿哟，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宋石叁表面上尊敬，恭敬的回了个礼，嘴上却说：“诶，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太对呀。既然苏兄已经被内门长老收为亲传弟子，是当时该叫内门弟子才对，怎地来的外门的说法呢？这么不给你面子吗？还是...”

苏鳏遒嘿嘿一笑，一眼就看穿了这个人是个傻逼：“呃...兄弟，咱们有些时候还是要讲一讲规矩的。不能够说...”

宋石叁突然插嘴：“道友此言差矣。规矩是什么？那是给平凡的人用的。咱们是啥？咱们不是平凡的人啊，你干嘛去遵守那些平凡人的规则呢？”

苏鳏遒额头留下一丝冷汗，尴尬的答道：“本门规矩是由傲天大帝当年定下的，我甚至不觉得我有资格在大帝面前称上一句‘平凡人’。”

“害！我说嘛。”宋石叁不屑的摆了摆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反正我觉得这事儿就这么个回事，你怎么想啊？那也不关我的事儿啊。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咯。”

“什么\*\*病啊？”

苏鳏遒那没把这句话给说出来，只能够尴尬的笑笑，侧身示意这货赶快进去。

然而宋石叁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说完一样，继续在那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大道理，搞得周围的人都是一阵尴尬，时不时还要附和着笑一笑。苏鳏遒有心赶快把这个\*\*病甩掉，结果却突然听到后面不知谁说了一句：“早听说傲天宗的‘十地不动’号称天下第一守御神通。如今难得有了传人，可否让我等拳修见识见识呢？”

“我艹！”

苏鳏遒又差点骂了出来。

不过他还是极有礼貌的说道：“刚刚是哪位兄弟说的这句话呀？”

此言一出，全场寂静。

哦，不。还有一个人没有安静——宋石叁。

这货依旧在给身边的人滔滔不绝地叽里呱啦的讲着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在意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他身边的人看着苏鳏遒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纷纷朝两侧退开，把他一个人留在路中央和苏鳏遒对线。

宽敞的道路上，瞬间只剩下了两个人。

一个双眼微眯，不知在想些什么。

一个嘴巴不停，不知在说些什么。

似乎是听到了之前的那一句“十地不动”，宋石叁又开始发表自己的“高明”见解了：“这个所谓的什么十地不动啊，听这个名字就只知道要不能行动才可以施展。根据我的猜测，这种功法呀，肯定是要在10个不同的地方历练，最终能达到在10种环境下全都能一动不动的扛下所有伤害，方称之为十地不动。苏兄你觉得我的分析如何呀？”

“此人莫非也是心智失常？我今年才多少岁啊？还10个不同的地方历练呢，那我再练20年估计时间都不够。还有一动不动才能施展？你\*\*放\*\*\*狗屁。”

在心里骂完了爽了爽，苏鳏遒嘴上却只是说：“咳咳，我觉得吧...”

“诶！”

宋石叁再次打断，莫名其妙的来了一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全场再次寂静。

苏鳏遒嘴角抽了抽，强行咽下了那句险些脱口而出的“艹\*\*”，按耐住自己心中即将要爆发的情绪，开口道：“宋少，如今时辰正是晌午，不如我等一同用个午膳，期间也好交流一二，您意下如何？”

“你要这么说，我就觉得有些...”

眼见宋石叁又要开始发表“高明见解”，苏鳏遒赶紧转头向那些同门用眼神示意，于是众人心领神会，纷纷围上来：

“好呀好呀，好久没有聚在一起吃过饭了！”

“哎呀！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上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是入门测试之后呢！”

“哈哈，那可是咱们感情增长最快的时候了。”

“我觉得此言妙哉，这样大家既能享口福，又能够交流一下修炼的经验，简直是万全之举啊。”

......

苏鳏遒长舒一口气，心想着这货这回该不会还有什么要说的吧？哼哼，\*\*一个，还不是被我一句话搞...

他刚刚这样想，便愕然回头：

“你们不聚在一起吃饭的，那是每个人分开吃的饭吗？这么松散的吗？”

“为什么你们入门测试之后要大家一起吃饭啊？这什么奇怪的规定？也是那个什么帝下的？”

“你们之前那个感情没有增长快过吗？怎么吃个饭感情就增长那么快呢？难道你们师傅在你们饭里面下了迷药？”

“我怎么就觉得此言不妙呢？你说妙就妙啊，你说有口福我就真的会觉得好吃吗？你们那些经验我看得上眼吗？”

......

宋石叁一人仿佛长了七八十张嘴，转眼间就把所有人的话挨个“破解”，令人叹为观止。

苏鳏遒眉头都要拧到一块儿了，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觉得生活处处都在针对自己。

“难道这是师傅对我的考验？专门派了这个人来故意针对我，就是为了磨砺一下我的性格？”苏鳏遒自己脑补了一下，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很有可能：首先，他觉得不可能有一个人会有意识的针对身边的所有人。其次，他觉得这样的人早就该被打死了，怎么可能还会活在这世上呢？所以他更加确信自己的想法！

“没错，这个人一定是故意这样的！宋石叁平常生活中肯定不是这样的人，我只要挺过了今天，后面的日子绝对就好过了！”苏鳏遒想到这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你笑什么呀？”

苏鳏遒头也不回的张口就答：“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觉得很高兴而已。”

“哦？是什么事那么高兴呢？你说出来看我会不会觉得也很高兴呢？”

嗯？他眉头一皱，心中暗想：是哪个同门如此莫名其妙，问出这种不是人该问的问题呀？

缓缓转过头，然后他后悔了。

“苏兄，你快说呀，说出来给我听一听啊。哎呀，没事儿，你说嘛，我又不会告诉别人，说出来听一听又怎么了嘛？”宋石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其他所有人全都说愣住了，这会儿居然又凑了上来。

苏鳏遒觉得今天的阳光都是如此的灰暗：怎么就摊上个这么莫名其妙的...等一下！不是还有一个人也喜欢说莫名其妙的话吗？嘿嘿嘿...

缓缓转过头。他望着宋石叁，嘴角勾起一丝诡异的微笑，令人不寒而栗。